

《资本论》注释

卢森贝著

II



《资本论》注释

第二卷

卢森贝著

赵木斋、崔松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数字
知识
出版

序言、第1章……………赵木斋译
第2章——第21章……………翟松年译

Д. И. Розенберг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О ВТОРОМУ ТОМУ
«КАПИТАЛА» К. МАРКС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译出

《资本论》注释

第二卷

〔苏〕卢森贝著

赵木斋、翟松年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74,000字
1963年3月第1版 1975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4002·206 定价0.70元

目次

序言.....	1
---------	---

第二卷研究的对象(1) 研究的次序(7) 《資本論》第二卷論述的性质(8) 《資本論》第二卷的地位及其特点(10) 馬克思以前政治經濟学中关于生产和流通的問題(16) 庸俗政治經濟学和修正主义者的交換观念(22)

第一篇 資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研究的对象(29) 研究的次序(31)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环	34
-------------------	----

研究的对象(34) 研究的次序(35)

I. 第一阶段 $G-W$	36
---------------------	----

初步意見(36) 形式和內容(37) 貨幣資本和生产資本(38)
 $G-W$ 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地位(40) $G-A$ 和
 $G-P_m$ (41) 概要(43)

II. 第二阶段 P	44
--------------------	----

上一阶段对这一阶段的制約(44) 生产資本的机能(45) 生
产資本的組成部分(46) 生产資本的特点(47)

III. 第三阶段 $W'-G'$	43
-------------------------	----

对商品資本的煩瑣理解(48) 商品資本的特点(49) $W'-G'$
的形态变化(51) G' 形式的資本的特点(53) 資本循环前后的
貨幣(55)

IV. 总循环	55
---------------	----

資本流通的两个公式(55) 产业資本(56) 貨幣資本循环的

第一章注	63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65
研究的对象(65) 研究的次序(67) 初步意见(68)	
I. 简单再生产	69
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流通(69) 生产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72) 生产资本循环中的 G—W(73) 危机问题(74) 货币资本的其他机能(76)	
II. 积累及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76
潜在的货币资本(76) 扩大再生产的公式(77)	
III. 货币积累	78
货币贮藏形式的剩余价值(78)	
IV. 准备基金	78
货币贮藏形式的 G 的“附带”机能(78) 简短的概要(79)	
第二章注	80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81
研究的对象(81) 研究的次序(81) 循环的三个阶段的顺序(82) 这个循环的出发点的特征(82) 商品资本循环的特点(83) 商品资本循环的一般特征(85)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87
研究的对象(87) 研究的次序(88) 资本作为运动(88) 培利的价值论(90) 价值量的变化在资本各个循环中的反映(92) 产业资本和一般商品流通(93) 经济发展的图式(96) 实现问题(97)	
第五章 流通时间	98
本章内容简述(98)	
第六章 流通费用	102
研究的对象(102) 研究的次序(103)	
I. 纯粹的流通费用	103

流通之为流通(103) 流通中的劳动(104) 关于生产劳动和必要劳动(105) 不同种类的纯粹流通费用(106)

II. 保管費用	107
两类保管費用(107)	
III. 运输費用	108
商品的运输(108) 人的运输(108)	

第二篇 資本的周轉

研究的对象(111) 研究的次序(113)

第七章 周轉时间与周轉次数	115
几点意見(115)	
第八章 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	117
研究的对象(117) 研究的次序(118)	
I. 形式上的区别	119
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形式和内容(119) 固定資本及其周轉(121) 流动資本(122) 总的概述(123)	
II. 固定資本的成分, 替换, 修理, 积累	125
几点意見(125)	
第九章 垫支資本的总周轉。周轉循环	128
本章的基本原理(128)	
第十章 关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重农学派与 亚当·斯密	130
初步意見(130) 重农学派(130) 斯密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学說(131) 斯密学說的批判(132) 甲、对斯密的資本学說的批判(132) 乙、对斯密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学說的批判(134) 丙、对斯密的关于流动資本与固定資本各要素的概念的批判(135)	
第十一章 李嘉图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	138
李嘉图的学說及其批判(138) 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问题的看法(141)	

第十二章 劳动期間	142
本章的基本原理(142)	
第十三章 生产時間	145
研究的对象(145) 本章的簡略內容(145)	
第十四章 流通時間	147
几点意見(147)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注	148
第十五章 周轉時間对垫支資本量的影响	151
研究的对象(151) 研究的次序和內容(154)	
第十六章 可变資本的周轉	156
研究的对象(156) 研究的次序(158)	
I. 年剩余价值率	159
問題的一般提法(159) 李嘉图主义者所陷入的絕境(160)	
剩余价值率和流通速度(161) 年剩余价值率(162)	
II. 个别可变資本的周轉	164
III. 从社会方面考察的可变資本的周轉	165
第十六章注	167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168
研究的对象(168) 研究的次序(169)	
緒論	169
資本的周轉和剩余价值的流通(169) 威廉·湯姆遜(170)	
I. 簡單再生产	172
貨幣材料的生产(172) 剩余价值的流通和貨幣(173) 工資 的增长和处于流通中的貨幣量(175)	
II.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176
第三篇 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	
研究的对象(179) 研究的次序(184)	
第十八章 緒論	183

第十九章 前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	189
I. 重农学派	189
重农学派关于再生产的学说(189)	
II. 亚当·斯密	190
斯密的分析的总的出发点(190)	
第十九章注	192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194
研究的对象(194)	
I. 问题的提出	195
$W' - W''$ 的循环(195)	
II. 社会生产的二部类	196
这种分类的基础(196) 二部类的图式(198)	
III. 二部类之间的交换: $I(v+m)$ 对 IIc	199
魁奈和马克思(199) 交换的进程(200)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规律(202)	
IV. 第二部类范围内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203
消费品生产的两大副类(203) 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意义(205)	
V. 货币流通在交换上的媒介作用	207
VI. 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	209
第一部类不变资本补偿的特点(209)	
VII. 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210
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二规律(210)	
VIII. 两部类中的不变资本	213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三规律(213)	
IX. 对于亚当·斯密、斯托赫、兰塞等人的回顾	214
最通俗形式的斯密教条(214)	
X. 资本和收入; 可变资本和工资	215

XI.	固定資本的替換	217
	問題的提出(217) 問題的解決(218)	
XII.	貨幣材料的再生產	220
	問題的實質(220) 貨幣材料生產的歸屬(221)	
XIII.	特斯杜·德·托拉西的再生產學說	222
	本節的地位和意義(222)	
第二十一章	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223
	研究的對象(223) 研究的次序(225)	
I.	第一部類的積累	225
	貨幣貯藏(225) 追加的不變資本(226) 再談貨幣問題(227)	
II.	積累的圖式說明	228
	第二部類中的貨幣貯藏問題(228) 圖式的分析。第一例(231) 第二例(232) 露莎·盧森堡對馬克思圖式的解釋(234) 否定馬克思基本前提的用意(240)	

序 言

第二卷研究的对象

《資本論》第二卷把我們引入了流通領域。但是應該把單純流通和資本主義流通或資本流通过程分开^①。單純流通在《資本論》

第一卷第一篇、特別是在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中，已經研究過了。

商品流通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在商品流通已經達到相當水平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說：“商品流通是資本的出發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商業——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②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發展流通時改造了流通，使單純流通成為資本主義流通。流通的不是商品，是商品資本；一種特殊商品即勞動力也加入流通了。使勞動力變為商品的生產資料同生產者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和出發點，是所謂原始積累，而資本主義生產經常再生產這種分離。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再生產資本和資本家，而且再生產無產階級，即再生產資本主義關係；因而，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資本主義流通的客體，再生產資本主義市場（我們在這裡指的還不是貨幣

① 馬克思把商品流通（不是商品形式的資本流通）也叫做單純流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有一章是研究商品流通的，標題為《貨幣或單純流通》。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49頁。（凡《資本論》引文都請參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譯者）

市場、借貸資本市場)。

單純流通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理論上也是先于資本流通的。資本生产过程不仅以价值,而且以价值的运动、价值形式的交替,即价值从商品形式变为貨幣形式以及相反的更替为前提的。因此,在分析作为《資本論》第一卷研究对象的資本生产过程以前,必须先分析商品流通或單純流通。在第二卷研究的已經不是單純流通,而是“資本的流通过程”。后者的分析只能在資本生产过程分析以后做;因为只有在那以后才能弄清資本的实质,弄清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提出資本流通問題,即提出“資本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脫棄的不同形式”^①更替的問題。

固然,資本流通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也做了(即便不是完全地,也是部分地)。我們指的是第一卷的第二篇《貨幣的轉化为資本》。在那里列举了資本运动的总公式 $G-W-G$, 并指出第一个 G 变为劳动力和生产資料, 即 $G-W$ 成为 $G-\left\langle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right.$ 。但是不論資本总循环的特点,或是第一阶段 $G-W$ 的特点,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資本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以内,方才被討論到。因此,資本在不同阶段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在第一卷,都还没有談到。它們現在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②。

资本主义生产也包括流通。这是由这种生产的本性决定的。劳动力和生产資料被分离,生产資料脫离生产者,它們在流通阶段在 $G-W-\left\langle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right.$ 的行为中联合起来,紧跟着便是生产阶段。在流通阶段同生产資料联合起来的劳动力本身,成为資本的一部分;劳动生产力变成了資本。从事生产的好像不是劳动,而是資本。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頁。

② 同上。

資本家不僅應該墊支購買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應該墊支購買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就是說，在生產階段占有剩餘勞動之前，應該經過一定的流通階段 $G-W < \frac{A}{P_m}$ 。其次，資本家只要墊支了價值，那末價值就應該復歸到他那里，這也就是說，緊跟着生產階段還應有另外的一個流通階段： $W'-G'$ 。所以，剩餘價值的生產還包括兩個流通階段，或者說，直接生產過程應該有兩個流通過程加以補充，它們一起構成一個統一的資本循環。

由此可見，資本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組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生產。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研究了這個整體的一個方面，在第二卷中則研究它的另一個方面。但是應該特別着重指出，對這各個方面不應該孤立地、而應該把它們經常聯繫起來並互為條件地加以研究。不過《資本論》第一卷的整個結構和第二卷的整個結構不同。

馬克思說：“當作會把價值增殖的資本，不僅包含有階級關係，即有僱傭勞動存在的確定的社會性質；它還是一種運動，一個會通過各種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着循環過程的三個不同形式。因此，只能把資本當作運動來理解，不能當作靜止物來理解。”^①

資本是一種階級關係，資本是一種不能分割的運動；但是第一卷研究的任務，是闡明隱藏在這種運動后面的階級關係。第二卷研究的任務，是闡明那種運動的特點，即表現出階級關係的資本循環過程的特點。

由此還可看出，馬克思在第二卷把資本作為運動來研究時，把資本的生產過程又放到了研究範圍內，但已經是從另外的角度、即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06—107頁。

从各种形式更替的角度来研究，因为資本在生产过程中，脱去了它在流通阶段所具有的那些形式，而采取了生产資本的形式。假如在《資本論》第一卷內，流通阶段是在为了了解資本生产过程所需要的限度內来加以研究的，那末在第二卷內，資本生产过程則是在为了了解資本流通过程这个資本形式更替过程所必要的限度內来加以研究的^①。

对于把資本和生产資料等同起来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說来，資本的流通就是生产資料的流通，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物质技术过程，另一方面是法律行为，即所有权从一个人轉給另一个人，因为資本对于他們說来，只是屬个別人所有的有用物資的总和。对于馬克思說来，資本的流通既不能是物质技术过程，也不能是法律行为，因为資本不是物的总和，而是—定社会形态的階級关系的物的表現。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資本的流通是資本的各种形式的更替，也就是階級关系的物的表現的更替。但是資本以每种形式执行—定的现实机能。資本在貨幣形式中把劳动力同生产資料联合起来；在生产形式中生产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是資本价值本身和新創造的剩余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商品形式中实现資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并在消費（个人消費和生产消費）領域中拋棄使用价值。

由于階級关系，貨幣具有貨幣資本的形式，生产諸要素具有生产資本的形式，商品具有商品資本的形式。所有这三种資本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都由于有同一的階級关系。反过来，階級关系表现在而且只能表现在这些資本形式的統一中、即这些形式彼此不

^① 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流通过程”这个术语的：狭义的，在买卖的意义上；比較广义的，在資本形式更替的意义上。对第二卷的标题《資本流通过程》，正应该从包括生产阶段在內的比較广义的資本循环的意义上理解。

斷的更替中(其次，我們在考察生產資本時，將談到生產資本的重要，即談到表現階級關係的其他資本形式都是由生產資本派生的)。所以，作為資本形式更替過程的資本的運動，並不僅僅是兩個流通階段，即貨幣變為商品和商品變為貨幣，而且還包括生產階段，即包括資本的全部循環。

不論是單純流通或資本流通，通常都伴隨著許多生產技術因素，如商品的運輸、包裝和分稱、商品的保存，等等。這就會令人產生一種幻想，好像可以把流通歸結為這種生產技術業務。這就抹煞了生產和流通之間的任何界限，或者說(實際上是一樣的)，把生產和流通之間的差別歸結為各種組織技術過程之間的差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確實持這種觀點，它認為流通和商業的實質是商品從生產地點轉運到消費地點，即看成是把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中(關於這一點下面詳述)。馬克思以完全不同的觀點看待流通。在他看來，一方面，流通和生產構成一個整體，另一方面，它們彼此根本不同。

這樣，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便把資本作為循環過程來研究，所以“首先要將那些與形式變化和形式構成本身無關的一切要素丟開”。馬克思還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所以，我們這裡不但假定商品是依照價值售賣，而且這是在不變的情形下進行。所以，也把循環過程中會發生的價值變動丟開不問。”^①

但是，從這裡還要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既然假定，商品依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價值在循環期間不變動，那末這也就是假定：1. 各個資本家的資本有機構成都是一樣的；2. 流通速度也是到處一樣的；3. 資本的有機構成和流通速度在整個循環過程期間內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頁。

變。否則，商品就不会按照价值、而会按照生产价格出售。所以，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还没有提出在产业资本家本身之間分配剩余价值的問題。还要假定，每个产业资本家完全得到他的資本所生产的那些剩余价值。

其次，既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仅仅研究資本（个别資本和社会資本）循环，那末也就没有必要把流通領域同生产領域分开，也就是没有必要把資本分为工业資本、商业資本和借貸資本。因为这“与形式变化和形式构成本身无关”。个别資本和整个社会資本全部暂时被看做最一般的形态，即单一的产业資本的形态。因而，整个資本家階級暂时被看做占有全部社会剩余价值的一些产业資本家。

資本的各个形式还没有彼此分开，还没有变为資本的特殊形态。但是因为研究已經轉入流通領域，在研究資本循环过程，所以，資本既做为生产資本出現，也做为流通資本出現。这就又带来一系列的形态变化。首先剩余价值从現象表面看来好像既是生产的結果，又是流通的結果。剩余价值好像是整个資本循环的結果，生产在这种循环中只是它的一个阶段。結果是剩余价值的实质被歪曲、被隱蔽，它不是作为資本主义的剩余劳动占有形式出現，而是作为利潤出現。固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对剩余价值还没有从它的轉化形式、即利潤形式来研究，但是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的基本条件在这里已經指出了。所以从这里就产生了如年剩余价值率这类新的范疇。

資本作为运动隱蔽和否定了資本作为階級关系，因此剩余价值不仅作为生产資本的、而且作为流通資本的“仔畜”出現。另一方面，在循环以外，在运动以外，又没有資本作为階級关系的表現。所以，資本作为运动既否定了自己又肯定了自己。

《資本論》第二卷由三篇構成，標題是：1. 《資本的形態變化及其循環》；2. 《資本的周轉》；3.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

個別資本是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的具體體現者。只有把貨幣變為商品和商品變為貨幣以及購入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消費，作為同一的資本價值的運動來考察，我們才能看到由各個形態變化構成的緊密鎖鏈、緊密循環，即看到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例如一個資本的流通階段和另一個資本的生產階段，決不能組成什麼循環。所以，《資本論》第二卷研究的出發點是個別資本，它的運動表現為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不言而喻，個別資本的運動不是在空虛無物的空間進行的，而一個資本的循環總是同另一些資本的循環交織在一起。固然，從理論上也可以設想一個唯一的資本在單純流通的環境中運動。設想一個唯一的資本家向簡單商品生產者購買生產資料並把自己的產品賣給他。但是馬克思並不拿這種想像的情況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在研究的一開始，就認定以產業資本家的社會作為前提。對個別資本不看做是單獨的、偶然的資本，而看做是總起來構成整個社會總資本的無數眾多的資本之一。更正確些說，一開始就是把資本作為一定形態的運動來研究，這個形態是這種運動在個別資本流通中所採取的。

這裡完全適用列寧關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原則：“只有從歷史上某個一定社會形態的社會生產關係體系來看，並且從表現在重復億萬次的大量交換現象中的關係體系來看，才能了解什麼是價值。”^① 只有持這種觀點才能明了什麼是資本，它不僅是社會的，

^① 《列寧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2 頁。

而且是个别的。

个别資本的各个部分完成不同的周轉。一些采取流动資本的形式；另一些采取固定資本的形式。但是这对于理解形态变化及其循环并没有关系，因此馬克思在第一篇中把資本运动还是看做没有区别的运动，即还没有区分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这种区分是第二篇《資本的周轉》研究的对象（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次序）。

馬克思对各个資本的运动完成了全面分析以后，便在第三篇轉入社会总資本的研究。馬克思写道：“但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們还只考察个别的資本，还只考察社会資本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个别諸資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錯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并且正是在这种交錯中，形成社会总資本的运动。”^①

从个别資本的运动轉到社会資本的运动，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一步。須知社会資本的运动不是各个資本运动的简单总和，而是有机的整体，并且这种运动暴露出在研究个别資本运动时还没有觉察到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方面。

《資本論》第二卷
論述的性质

按照計劃，按照作者的基本想法，《資本論》第二卷是和第一卷一样完整的著作。但在論述方面却不能这样說。固然，恩格斯做了不少工作，以期《資本論》第二卷，“一方面成为一部联貫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成为一个只是著者的，而不是編者的著作……”^②但恩格斯本人繼續声明，他“只得尽可能把著者的原稿，照原样录下来；在行文上，只更改著者自己如果还活着也会更改的地方；并且只在绝对必要并在意义毫无疑问的地方，插入說明的插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30—431頁。

② 同上书，第1頁（編者序）。

句和連結句”^①。

从恩格斯对馬克思原稿的說明可以看出，这些原稿是未經整理过的。此外，《資本論》第二卷是由恩格斯根据几种原稿編成的。不用說，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重复，各个部分、特別是一部分原稿終了和另一部分原稿开始的地方不十分連貫，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在研究《資本論》第二卷时是應該考慮到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这书仿佛实际上不是完整的著作。

至于实际材料，按照恩格斯的話說，“几乎沒有加以分类，更談不到推敲”。但是实际材料不仅在論述上，在研究本身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对价值的增殖过程，即由历史制約的、只是一定时代所特有的过程，是同劳动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在第二卷中也是这样，对資本的运动及其形式的更替，是同物的、物质的运动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对由历史制約的規律性是同自然規律性联系起来研究的。就在这里，实际材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馬克思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研究劳动期間、生产時間和它們对于流通速度的影响时，指出了劳动期間和生产時間的长度是由什么自然因素决定的。他极詳細地論述了农业、林业、畜牧业具有很长的劳动期間和生产時間；从官方报告和論述这些經濟部門的农学家的著作中，摘录了大量引文。在第十四章，馬克思考察了流通時間，摘引了說明流通時間怎样由于运输业（海运和陆运）的发展而变化的实际材料。

不論在第一卷或第二卷，都有大量的历史的考察和題外的順便說明；只是在第二卷，題外的順便說明加工不够，給人以偶而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頁（編者序）。

連貫的印象。馬克思在研究“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极抽象的题目）时，仿佛无形中轉到了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中把經濟形态分为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的問題。不仅从理論上、而且从历史上考察了产业資本的运动；产业資本的发展表明旧的經濟结构的消灭；与此相关，馬克思談到了俄国农民的“解放”和地主經濟中发生的变革。

我們还應該指出，《資本論》第二卷有使它同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近似的一个特点。不論在《政治經濟学批判》或《資本論》第二卷中，对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学說的批判都特別注意；有几章接触到了經濟思想史。以专章批判地分析了斯密和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关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还有专章論述了这些經濟学家关于再生产的观点。

《資本論》第二卷
的地位及其特点

《資本論》第二卷在形式上不是第一卷的繼續。《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終点——“資本的积累过程”，不是第二卷研究的起点。在形式上第二卷同第一卷的第二篇《貨幣轉化为資本》直接相連，后者开始分析資本的循环，但是这种分析的綫在生产阶段就断了。不过事情不能从形式上看，而要看問題的本质。

《資本論》第一卷的中心問題是剩余价值；研究它的本质、它的产生条件、它的生产方法及其轉化为資本；剩余价值的研究，在第二篇开始在第七篇終了。但是剩余价值系以利潤表現出来，而且只能以利潤表現出来，就像价值只能以交換价值表現出来一样。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它在那里采取不同于自己的利潤形式。利潤做为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要在《資本論》第三卷里研究，但是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的过程，則在第二卷里研究，这个过程就是資本循环。

李嘉图既然实际上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并因此完全把两者混淆起来，于是就越过了资本循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资本流通过程，仍然是李嘉图所不了解的。

我們順便進而探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像已經說过的，这个过程受资本循环的制约，它是资本循环的产物。但是这个过程中的各个因素是怎样的呢？

第一，剩余价值不仅要生产，而且要实现；只有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才能或者把它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把它用于积累，即转化为新资本。第二，虽然剩余价值只是由可变资本生产的，但是它却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为必要条件，这种不变资本不仅要完成表面上的形态变化，而且要完成实际上的形态变化；它的价值在流通阶段只是改变自己的形式，而在生产阶段转移到新产品中。第三，剩余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商品资本 W' ，其中包括和垫支了资本价值。最后，第四，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同垫支的资本价值的实现紧密相联系的，当后者没有实现时，前者也不可能实现。虽然任何一部分 W' 都可分解为 $c+v+m$ ，但是这只是从生产方面看；从实现方面看，只有在资本家已经收到垫支的资本以后流到他手里的那一部分货币额，才能认为是实现了的剩余价值。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资本循环的一个阶段中所发生的剩余价值直接生产过程，被全部循环掩盖和歪曲了。到循环終了时，剩余价值已经不是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了。我們在前面說过，剩余价值可以表现为不同于自己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它在资本循环終了时所采取的；这种形式就是利润。因此，剩余价值和利润，正好像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样，既彼此相同，又互有区别。

利潤的源泉是剩余劳动。因此，利潤和剩余价值是同一的^①；另一方面，利潤不直接表现为剩余劳动的占有，而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情况：利潤直接表现为全部垫支资本的产物。只有馬克思既揭示了利潤和剩余价值的同一，又揭示了它們的區別。

揭示隱藏在利潤后面的剩余价值，是《資本論》第一卷的任务之一；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潤，是第三卷的主要任务之一；全面分析把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的資本流通过程，是第二卷的任务。这决定了第二卷的地位和意义。

李嘉图学派不能放棄利潤之归結为剩余价值，因为这个結論是从他們的劳动价值学說中得来的，但是他們遇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难。而馬克思則认为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不論是价值学說，不論是剩余价值和利潤学說，馬克思都是完全重新建立起来的。馬克思不限于宣告价值决定于劳动，他还研究什么样的劳动創造价值；他以此闡明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还以此闡明了价值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交换价值。于是表明，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单是同义語，不单是两个名称，其中一个可以代替另一个，而是两个范疇，它們在同一時間既彼此相同，又互有區別。它們的相同和有區別，就像現象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既相同又有區別一样。

所以，馬克思在利潤和剩余价值方面，不限于把前者归結为后者，而是首先闡明剩余价值能以生产一般說来所依賴的条件。同时发现，剩余价值是一个特殊的資本主义范疇，它只能表现为利潤。研究剩余价值的方法，是和研究价值的方法一样的。馬克思以

① 順便說說，假如只限于此，即只限于利潤来源的揭示，那末利潤和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疇便沒有任何必要了。正因为馬克思的前輩认为利潤之归結为剩余价值只在于对利潤源泉的揭示，所以实际上就他們來說，都是标明同一現象的两个名称便沒有任何必要了，于是他們只使用利潤这个名詞。

交换价值做为出发点，以期“跟踪探索隐藏在它后面的价值”，然后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又返回到交换价值，以便阐明价值怎样表现为交换价值，价值形式是怎样发展的。所以在剩余价值方面，研究的出发点是 $G-W-G'$ （产生更多货币即利润的货币）这一公式。对资本流通公式的分析把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已经说过，《资本论》第一卷差不多是以全部篇幅来研究剩余价值的。因此，马克思需要再回到利润，以便查明剩余价值怎样表现为利润，利润怎样分割为特殊形式：企业家的利润，利息，地租。这点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了。但是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在资本循环中转化为利润，因此首先应该研究这种独特的资本运动，第二卷就是研究这个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剩余劳动的占有上，而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则都建立在对别人劳动的剥削上。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在于：无偿劳动占有的方式，这种占有所服从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制度下所有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动的形式。《资本论》各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的；不过在第一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第二卷研究资本主义流通的特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第一卷研究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第二卷研究它的另一个方面，第三卷则研究包括各方面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资本在它们的现实运动中，是以各种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于这种具体形式，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形式以及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形式，都只表现为特别的要素。”^①

第二卷中所研究的这些“特别的要素”，就是资本在运动中时而脱弃时而采取的那些形式。这些形式的特点、它们的统一和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页。

別，資本各个部分运动的形式，社会总資本运动的形式，这一切都是在第二卷中研究的。这也就說明了《資本論》第二卷的抽象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中写道：“以貨幣形式为其完成形式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內容、极簡單的了。但二千余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毫无結果；同时，对許多內容更丰富且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近于成功……在淺薄的人看来，这种形式的分析，好像是斤斤計較一些瑣細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誠然只是一些瑣細的事情，但和显微鏡下的解剖，正好是做的一样的事情。”^① 这一切完全适用于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这一卷研究的对象是“极无內容、极簡單的”形式，但是“人类智慧”却不易理解它們；何况它們好像还是“一些瑣細的事情”。

考茨基就不想明白这“一些瑣細事情”的意义，他写道：“我們看到，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发展了对剩余价值表现形式的构成发生影响的一些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序列还没有完結，例如地租就沒有談到。我們也还没有指出，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何互相影响着，研究的目的本身不过是几次暂时拟定的。”^② 考茨基曾花了不少力气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閹割馬克思著作的革命內容；他从上面那一段話做出了这样的結論：“因此，无怪乎第二卷的研究使我們有些不满意；这种研究解开了許多謎，但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說是完整的，那末第二卷只不过是第三卷的序；这只是一些摘录，只是一个軀干，这个軀干显得很美，但是更加生动地激起熟悉整体的希望。”^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頁。

② 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解釋。馬克思的〈資本論〉》，哈尔科夫，1924年版，第202頁。

③ 同上書，第202、203頁。

考茨基歪曲《資本論》第二卷的內容，使它庸俗化，完全經驗主義地對待它；解決了一些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當任務是研究資本形式的不斷更替時，那末一方面就應該更深刻地理解我們從第一卷中已經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問題，這些新的問題只有在第三卷中才能解決，因為這裡必須舍去同形式本身無關的一切東西。馬克思說：“為要純粹地理解這些形式，我們首先要將那些與形式變化和形式構成本身無關的一切要素丟開。”^①我們可舉兩個例子說明這一點。在第一卷中資本還沒有分解為各個形式，它只分為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在第二卷中它以極豐富的形式出現了。自然，我們就開始更深刻更充分地理解資本；開始更深刻更充分地理解作為貨幣資本形式和商品資本形式的貨幣和商品（它們在第一卷第一篇中已經研究過了，但完全是從另外的角度）。可是在進一步研究時，這個跟着就有進一步的分解，即貨幣資本轉化為借貸資本，商品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但是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們只臨近了它們的起源地，即臨近了只能借以看到“結”的那種集中點，但距離“解开”還很遠。

請看另一個例子。在第一卷中，剩餘價值率只做為剝削程度的表現；在第二卷中，可變資本流通速度的研究表明，可變資本怎樣分解為墊支的可變資本和使用中的可變資本，剩餘價值率又怎樣分解為實際的剩餘價值率（表現為剝削程度）和年剩餘價值率。年剩餘價值率很接近利潤率。我們在相應的一章里指出，年剩餘價值率是聯繫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的中間範疇。但分析在這裡中斷了，馬克思沒有談到利潤率；只有使剩餘價值率變形的一些因素被提出來了。為了理解流通的變形作用，這已經夠了；要解決剩餘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頁。

价值轉化为利潤和平均利潤的問題，这还不够。誰不透彻了解第二卷的特点，也就是說，誰不能够确定它在馬克思整个經濟体系中的地位，誰就可能同意考茨基的意見，說“第二卷的研究使我們有些不满意”。

假如我們簡略地考察一下，在馬克思以前的政治經濟学中是怎样解釋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的，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又是怎样解釋它的，那末我們对于第二卷的地位和意义，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馬克思以前政治
經濟学中关于生
产和流通的問題

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有的对流通估計不足，有的又对流通估計过高。前者开始于重农学派，后者开始于重商学派。我們

从重商学派讲起。

1. **重商学派**。在这个学派产生时期，政治經濟学研究的对象只是流通。馬克思对于这一点說道：

“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論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資本运动时的表面現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部分地因为商业資本是資本一般的最早的自由的存在方式。部分地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曾經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学，是在理論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①

重商学派作为商业資本的理論家，是从这个資本的运动形式 $G-W-G'$ 出发的。他們认为資本流通过程是只由两个流通阶段 $G-W$ 和 $W-G$ 組成的循环。因此，他們认为流通是利潤的源泉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416頁。

和一般財富的源泉。其次，他們這種看法是同他們認為財富是貨幣的積累的观念相聯系的。實際上，對於商人說來，商品的買賣只是使自己的貨幣資本增加的手段，只是使 G 變為 G' 。商人從流通中吸取了比他們投入到那裡的為多的貨幣。

但是商業資本逐漸開始占有生產；商人開始控制受他們支配的小商品生產者——家庭手工業者；所謂資本主義家庭工業出現了。於是政治經濟學不能忽視生產過程；晚期的重商學派代替了早期的重商學派（馬克思稱早期重商學派的體系為貨幣主義體系，稱晚期重商學派的體系為重商主義體系）。資本循環單是在 $G-W-G'$ 這個形式中就已經不符合實際了；商人已經不局限于只買賣成品，他們還購買原料，將它供應附屬他們的小商品生產者，他們還時常供應後者勞動工具。因此，他們資本的循環已開始採取這種形式： $G-W...P...G'-W'$ 。晚期的重商學派，即重商主義體系的代表人物，實際上就是從這種資本運動形式出發的。

雖然資本的循環已較為開展，不單單是一些流通階段，但是生產過程還是一種從屬的東西，流通仍占上風。這是第一。第二，整個資本循環還是以貨幣形式存在（不論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貨幣），而整個資本運動則作為貨幣的自行增殖過程出現。馬克思在描述貨幣資本循環的片面性，即 $G-W...P...W'-G'$ 時，寫道：“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必要的禍害。所以，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在周期為一種狂想所困擾，那就是，想要不經過生產過程就賺到錢。”^①

II. 重農學派。資本徹底占有生產。產業資本在歷史舞台上出現，商業資本的作用根本改變了。關於這個馬克思寫道：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3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即資本支配着生產本身并給予它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特別的形式時——商人資本只表現為一種具有特殊機能的資本。在一切以前的生產方式下，商人資本却表現為資本的最突出的機能；生產越是成為生產者的生活資料的直接生產，那就越是如此。”

隨後寫道：

“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商人資本會由它以前的獨立的存在下降成為一般投資的一個特殊的要素；利潤的均衡，使它的利潤率，還原為一般的平均。它只還是當作生產資本的要素來發生機能。現在和商人資本的發展一起形成的特殊社會關係，不復有決定作用了；反之，凡在商業資本仍占優勢的地方，腐舊的關係就會統治一切。”^①

在政治經濟學中也發生了革命：“理論的研究從流通過程過渡到了生產過程。”這種過渡是由重農學派完成的，所以馬克思完全正確地稱他們為“現代政治經濟學之父”，因為只有從那時起，政治經濟學才成為真正的科學。重農學派已經認為生產是利潤的源泉。按照他們的意見，在流通中只是對所生產的剩餘產品進行分配；流通也是不斷的生產即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於是重農學派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偉大的任務：論述整個的社會總產品的生產、流通和分配。

但是重農學派從……屋頂建築自己的科學大廈。他們還沒有弄清楚商品、貨幣、一般資本的概念，就企圖分析社會資本。這裡表現出他們的勇氣，也表現出他們的弱點。他們一下子比重商學派高得不可比擬；他們拋棄了重商學派觀察表面現象，特別是個別資本的流通領域的一切幻想。但是重農學派把受歷史制約的生產方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403—404頁。

式同一般生产混淆起来；他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构成所有社会存在条件的自然技术过程。此外，他們在理解生产方面十足的自然主义还表现于，他們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是生产，在他們看来，在那里物质本身才增长和加多。

馬克思說：“因为重农主义的偉大和特色在于不从流通而从生产推寻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也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相反，必然要由这样的生产部門开始，这些部門一般是可以和流通或交换分离开来考察的，并且这些部門不是以人与人之間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与自然之間的交换为前提。”^①

重农学派既把生产部門——“这些部門一般是可以和流通分离开来考察的”——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了解資本流通过程，各种資本形式和各种資本循环形式的特点。固然，他們把社会資本流通描写为商品資本的循环形式： $W'-G'-W\dots P\dots W'$ 。但是在他們看来，商品資本不是和其他資本形式不同的特殊資本形式；他們只是摸索地接触这个唯一适合表现社会資本运动的資本循环形式。

馬克思指出：“这諸种特质，都表示这个循环，已經不仅是一个个别資本的孤立的循环。”^②

随后写道：“ $W'\dots W'$ 是魁奈的經濟表的基础。他选定这个形式，而不用 $P\dots P$ 形式（生产資本循环的形式。——卢森貝），来和 $G\dots G'$ 形式（重商主义体系特別坚持的公式）相对立，这就表示了他的偉大和正确的見識了。”^③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1册，第15頁。（參閱三联书店版，第43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頁。

③ 同上书，第99頁。

假如重商学派在流通后面沒有看見生产，那末，相反地，重农学派在生产后面也沒有看見流通；流通对于重农学派，就像生产对于重商学派一样，只是必要的条件，“必要的禍害”。假如在重商学派看来，财富是货币的积聚，那末在重农学派看来，财富就是物质资料的积聚。固然，物质资料要通过流通渠道，但流通不受生产方式本身制約，而是同生产并存，并执行一定的职能，这种职能是必要的，但同生产本身的实质无关。

不过由于重农学派是社会資本再生产的理論家，所以他們已經不能忽視流通同生产的联系；在再生产中这种联系是作为一种最初的事实直接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們看到重农学派有确定同資本周轉、同資本各个部分流通的周期性有关的那些資本形式的最初意图。馬克思說：“重农学派既然把資本在劳动过程內的物质要素分析了，又研究了資本在流通內采取的形式（固定資本，流动資本，虽然他們使用的名称尚有所不同），并一般地規定了資本流通过程和資本再生产过程間的关联。”①

III. 斯密和李嘉图。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学，沿着重农学派所开辟的道路繼續前进了。生产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于是同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斯密和追随他的李嘉图，把自己的研究轉移到資本最初独立发展的那些工业部門中。他們已經不认为它們是“沒有生产效果的”和“單純的农业附屬品”。此外，李嘉图已把地租（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归入利潤部分，归入剩餘利潤，它是由超过劣等地段的优等和中等地段提供的（斯密还认为地租的源泉是农业中的巨大劳动生产率）。同时，重农学派认为地租是唯一的一般收入形式（非劳动的收入形式）；魁奈还不

① 馬克思：《剩餘价值学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1册，第10—11頁。（參閱三联书店版，第37頁。）

承认利潤是一个确定的范疇。

这首先是由于資本主义在英国（斯密和李嘉图的祖国），比法国（重农学派的祖国）发达得多。資本主义（它是在封建主义内部产生的）在英国已經消灭了封建主义；而古典政治經濟学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资产階級說明”^①。

英国資本主义是强大的世界力量，它建基在差不多把触鬚伸展到地球各个角落的广泛开展的国际貿易上。因此古典經濟学家对待流通、特别是商业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虽然他們（特别是斯密）十分激烈地同重商学派辯論，但是他們所反对的只是重商主义体系对于商业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描述。古典經濟学家作为产业資本思想家，不否认也不能否认商业資本的意义，但是他們不同意它是統治力量。

古典經濟学家不否认商业資本的意义，可是他們不明白資本主义流通本身的实质；此外，他們甚至不怀疑这里存在什么问题。在这方面他們并没有比重农学派前进一步。斯密和李嘉图，像重农学派一样，根本不把資本理解为階級关系和运动。因此在他們看来，資本流通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資本价值形式更替的过程，而是（像已經指出的）伴随着法律行为即所有权由一个人轉給另一个人的技术过程。正因为这个，古典經濟学家也就沒有发现生产和流通統一的問題；他們认为生产和流通是經濟活动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它們之間是相联系的。

馬克思給产业資本下了这样的定义：“一种資本，在它的总循环中采取和又放棄这各种形式（即货币形式、商品形式和生产形式。——卢森貝），而在每一种形式中完成一种适合它的机能，这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2册，第18頁。（參閱三联书店版，第46頁。）

就是产业資本……”^① 古典政治經濟学把資本主义生产和一般生产等同起来，不了解也不能够了解資本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它把产业資本归结为生产資本，而又把生产資本和生产资料等同起来。它认为，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不是产业資本的不同形式，而是不同的資本，更正确些說，是不同种类的資本。因此也就把商品資本和商业資本完全等同起来，把貨幣資本和借貸資本完全等同起来。所以，虽然古典經濟学家作为产业資本的思想家輕視商业資本（在他們的学說中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产业資本占首位），但是他們还不能够从产业資本中引出商业資本，把它看作是产业資本的独特形式。在他們看来，商业資本一开始就作为同产业資本平行的資本出現，它們之間的差別实际上只归结为投入不同生产部門的不同資本之間存在的差別。

在一个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古典經濟学家甚至比重农学派后退了一步。他們不单是同后者相对立地宣称所有产业部門都是生产的，这完全正确，而且认为商业也如此；实际上他們把商业摆在特殊生产部門的“等級”上。所以馬克思断定：“近代經濟学，甚至它的最好的代表，也直接地把商业資本和产业資本混在一起，实际上完全忽視商业資本的特征性质。”^②

庸俗政治經濟学
和修正主义者
的交换观念

如果政治經濟学作为真正的經濟科学，照馬克思的意見，“是在理論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那末反过來說也是正确的；政治經濟学一离开生产过程，它便不再是科学了。它从科学的政治經濟学变成了庸俗的政治經濟学。固然，生产也可以庸俗地研究，这是最初的庸俗化者法国的薩伊和英国的麦克洛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38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23頁。

等人出色地证明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有庸俗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生产等同起来。但是，马克思以后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有了一个激进：它把生产完全丢到了自己研究的范围以外。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这个有不同的“论证”，但是所有他们都归结到一点，即生产过程不是他们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心理学派和主观主义者在生产中找不到一点心理的和主观的东西；生产是不依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可是依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庸俗观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经济福利的主观估价，人对物的关系，因此它不牵涉到生产。所谓社会派的拥护者在生产中看不到什么社会关系，他们把生产归入技术中。他们按照萨依和麦克洛克的意见理解生产，而把社会关系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这一派的首脑之一施托尔茨曼肯定地说，同物质生产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不应该用因果关系（因果性）的方法，而应该用目的论（有目的的）的方法研究，因为，他说，社会关系是由精神自由规律调节的。

于是这些庸俗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严惩”生产，极“宽大地”对待流通即对待庸俗经济学家一般说来感觉不坏的那个领域。在流通领域内一切都给颠倒过来；这是各种偶像和转化形式的王国。但是主观主义者和“社会派”对于流通依然特别感兴趣。

我们试以社会派的代表人物为例。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不受生产制约，但是它产生在并且能够产生在人们的交往、人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中。这个在经济上如果不可能在生产中发生（在生产中仿佛人只同自然发生关系），就在流通中发生。市场、交易所、银行，这是社会关系的“真正”王国。社会关系是在交换

中，在競爭中，在買者和賣者相互鬥爭中，在買者同賣者鬥爭中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中產生的。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以“社會派”為代表，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發點：流通仍然是它注意的中心。固然在現代資本主義現實生活中，商業資本不占統治地位，但是財政資本和財政寡頭卻占統治地位。組織市場，也就是說，依據市場的可能性壟斷、調整價格，即將價格維持在一定的程度，進行各種各樣的財政聯合和投機，這一切就是工業和銀行大王的主要活動。

馬克思以後庸俗政治經濟學另一派——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也從流通領域汲取深奧道理。固然，他們為了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價值，躲到荒無人煙的地方去：他們在那裡“研究”隱士對一杯水、一塊麵包等等的關係。但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證明，價值既不是社會的範疇，也不是歷史的範疇；他們說，它建基於個人這種生物的心理中，它產生在個人的需要和相應地他對他所需要的物的關係中。“奧地利人”這樣構思了“永恆的”價值範疇以後，就離開荒無人煙的地方又回到資本主義市場上來：在這裡，主觀的價值在他們心目中變成客觀的價值；從各種主觀評價的衝突中得出客觀評價，或者更簡單地說，得出市場價格！

因此，奧地利學派認為真正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流通領域。從“觀察”……隱士所得到的主觀價值範疇，是這個學派為市場價格、歸根到底為整個資本主義建立鞏固的基礎所需要的，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幸福、服務等的交換。他們認為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也只是交換關係，他們否認剝削。的確，要在流通領域中看到剝削，那不是容易的事。依照馬克思的中肯的意見，在這裡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邊沁。

迄今我們所講述的一些庸俗經濟學家，都至少指望他們的學

說是一元論的，是从單一的原則引伸出來的。“奧地利人”把自己庸俗的交換觀念用社會學方面的意義深刻的調查蒙蔽起來了。但是有這樣的庸俗經濟學家，他們是公開的折衷派，企圖使古典經濟學家同他們的庸俗信徒言歸于好。屬於這類人物的首先是英美學派的代表。他們把價值學說建立在生產費用論和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馬歇爾）；把利潤學說建立在生產三要素論和邊際生產率論的基礎上（克拉克）。而基本上他們的“觀念”是沒有什麼掩蔽的交換觀念。他們到處用量的分析代替質的分析，這就使得其中許多人可以把數學方法宣稱為無所不包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按照他們的信念，這種政治經濟學永遠同處於機能依賴中的數量有關係；例如，價格是供求的機能，而供求是價格的機能。經濟學家的工作就在於證明，一定的價格怎樣適應一定的供求和怎樣隨供求的變化而變化。

他們研究的終點和起點，都是流通領域；全部經濟生活是一種交易所，在那裡一些經濟財貨交換另一些經濟財貨，經濟財貨交換服務（這裡也包括勞動），以及服務交換服務。甚至他們認為生產也是交換：生產費用交換成品。這個學派的庸俗經濟學家之一哲文斯描寫了這種令人感動的情景。假設整個社會聚集在一處，例如巴黎交易所；其中主要人物是企業主，他常常向來的人購買他生產上需要的一切，並把他所生產的成品賣給他們。生產本身位於幕後的某處，而資本總循環只歸結為兩個流通階段：買和賣。

特別應該談一談貫串在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中的修正主義的交換概念。希法亭在自己這本著作里離開了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觀念，它同馬克思關於生產和流通統一的學說毫無共同之處。

希法亭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研究最新的資本主義。他是怎樣

执行这个任务的呢？实质上是依据重商主义者的方法，也就是說，他避开了生产領域，把研究直接轉到流通領域。他从單純流通，从說明貨幣在商品經濟中的必要性来开始自己的研究，然后轉到貨幣在“产业資本流通”中的作用，提出信用理論。这就是《財政資本》第一篇的內容。这一篇是希法亭据以建立以下全部研究的基础。在下面他从信用轉到“資本的動員”，即轉到股份資本、交易所、銀行；从“資本的動員”轉到“財政資本和自由竞争的限製”；第四篇研究危机問題，第五篇研究“財政資本的經濟政策”。

我們在这里无意讲述希法亭的各个学說，只是想談一下他对財政資本問題和帝国主义問題的一般态度。他认为財政資本起源于流通，而帝国主义是財政資本的經濟政策，更正确些說（这更符合他研究的性质），是財政資本的商业政策。他只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生产的地方才讲到生产；例如他談到这样的事实，固定資本比流动資本增长得更迅速，因为这是“利潤率均等化的障碍”。

当資本主义走上新的阶段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馬克思主义者遇到了这样的問題：这种轉变的原因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它？列宁是怎样解决这个任务的呢？請看他在自己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生产积聚；由积聚而产生壟断組織；銀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生长，——这便是財政資本产生的历史和財政資本这一概念的內容。”^① 列宁从生产积聚引伸出了作为財政資本主要的和决定的标志的壟断；这就是对問題的真正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而希法亭是从流通中引伸出財政資本，这是对問題的重商主义的解决办法。希法亭曲解“財政資本的历史”，他无视財政資本的出发点，即生产积聚。他以这样的方法論走

^① 參閱《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18 頁。

上了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些資產階級的交換概念的道路。

積聚和集中起初是在個別資本的範圍內發生的。個別資本由於剩餘價值的資本化而被擴大再生產出來，它們由於大的和最大的資本吞并中小資本而增大了。但是個別資本就其數量說來仍然是有限的，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又同個別資本形式發生尖銳矛盾。

馬克思寫道：“如果必須等待積累，來使個別資本大到可以承當鐵路建築事業的程度，然後再來建築鐵路，恐怕世界今天還會沒有鐵路出現。但集中會通過股份公司，一反掌間，就把它弄成功。”^①

但是這不僅在鐵路方面說來是正確的，就是在大冶金工廠、礦井和在馬克思時候還很少發展的大部分重工業方面說來，也是正確的。

從那時起生產力的巨大增長，把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到了首位，而在这里集中開始採取了（當時也應該採取）新的形式：股份資本和托拉斯資本代替了個別資本。當然，不論是股份公司或是企業聯合，都不能消滅生產力及其資本主義外殼之間的矛盾，相反地，它們還大大加劇了這種矛盾，此後，這種矛盾便在新的基礎上，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被再生產出來。

在研究帝國主義時，我們不僅應該闡明帝國主義的實質，而且應該揭示把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變為壟斷資本主義的那些動力。更確切些說，我們應該解決兩個問題：1. 什麼是帝國主義，它的實質是什麼，用什麼特征來說明它；2. 它的起源是怎樣的，它是怎樣並由於什麼產生出來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91頁。

只有研究生产中的重大变化，研究十九世紀末达到空前規模的生产力的相应增长，才能够說明資本集中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又准备了向壟断的过渡)的产生。

第一篇 資本的形态变化 及其循环

研 究 的
对 象

我們已經說过，本篇研究的对象是个別資本的运动。現在我們更詳細地来讲这种运动。

資本在运动中，“穿上”它在循环重复时时而采取时而脫棄的各种形式。这种形式有三种：貨幣形式，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一方面，在这些形式以外沒有資本，即沒有既不是貨幣資本，又不是商品資本或生产資本的資本；資本在每个一定的时刻都处于上述的一个形式中。另一方面，資本經常脫掉自己的形式；而且資本同时既“穿上”某一形式又脫掉某一形式。例如，只是在用貨幣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資料时，資本才采取有效的貨幣形式，在这以前它是潜在的資本；但那时資本也就脫掉了这种形式，代之以生产形式(通过变为两种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資料)。而生产形式不停頓地变为商品形式，因为不停頓地生产新产品。假如資本在某一种形式中滯留的时间超过了需要，那末它也就不再成其为資本了：从有效的資本变为只是可能的資本。

馬克思写道：“資本的循环，只有在它的各个阶段不停頓地从一個过渡到另一个的条件下，才是正常地进行。若是資本在第一阶段 $G-W$ 遇到障碍，貨幣資本就会硬結为貯藏貨幣；若是資本

在生产阶段遇到障碍，生产资料就会放在一旁不发生机能，而劳动力就会呆在另一边不被人使用；若是资本在最后阶段 $W'-G'$ 遇到障碍，卖不出去的商品就会堆积起来，阻断流通的流。”

马克思继续写道：“另一方面，依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循环本身又决定要在循环的各个阶段上，在一定时间内把资本固定着。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限定在一个确定的形式中，作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①

恩格斯对于机械运动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资本运动。他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连简单的机械的移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这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的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就是运动。”^② 资本在每一个时刻也是既具有某种形式又不具有某种形式。这种矛盾的经常产生及其同时解决，就构成资本的运动。

但是资本的运动是循环的和不停顿的，循环应该是不间断地一个跟着一个。因此，每一个形态变化既可能是循环的开始，又可能是循环的中间或终结。例如： $W'-G'$ 可能是循环的终结 $G' \dots G'$ ，可能是循环的第二阶段 $P \dots P'$ 和循环的第一阶段 $W' \dots W'$ 。所以，这里不只是三个资本形式，而且是三个资本循环形式，或者说（这是一样的）每一个形态变化都有自己的循环。

马克思写道：“在一个不断回轉的循环上，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与复归点。”^③ 此外，资本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跟着一个，而且一个靠近一个。在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同时既处于货币形式（在钱柜里），又处于生产形式（在工厂厂房中），也处于商品形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8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1页。

(在倉庫里)。當然，資本在這每一個形式中都在運動着，即都以自己開始資本的循環。

一方面，每一個資本循環，除了總是從貨幣形式開始的第一階段以外，都表現為三種形式。“實際上，每一個個別的產業資本，都同時在這三個循環之內。”^①

另一方面，在同一時刻資本的一部分處於貨幣形式並向商品形式過渡，另一部分處於生產形式並且也向商品形式過渡，而第三部分則已經從 W' 轉化為 G' 。由此可見，資本同時處在自己循環的不同階段上，或者說（這是一樣的），單一的個別資本的循環分解為它的個別部分的循環。

資本形式的研究可以闡明資本的特點，闡明資本在它周轉的每一個階段中的特點。資本循環形式的研究，可以揭示整個資本運動的各个方面，因為循環的每一個形式都極鮮明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徵。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的研究，像以前強調過的，一方面既使得能從原則上劃分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另一方面又使得能看到它們的統一。資本的循環，不論就它處於哪個形式來說，總是對立物的統一，生產和流通的統一。而資本的循環時間則分解為流通時間和生產時間。流通時間的長度是由一些因素決定的，生產時間的長度則是由另一些因素決定的。流通費用和生產費用也有原則上的區別。所以，本篇研究的內容如下：1. 資本的形式；2. 資本循環的形式；3. 流通時間和生產時間；4. 流通費用。

研 究 的
次 序

本篇一開始就研究貨幣資本的循環。這個循環不論從理論上說或者從歷史上說，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須知價值只有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01頁。

在它从 G 轉化为 $W \left\langle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right\rangle$ 的条件下，才能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流通阶段應該在生产阶段之前。馬克思說：“所以，資本不能由流通发生又不能不由流通发生。它必須在流通中同时又不在流通中发生。”^① 因此，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在那里，流通只是在为了理解第二阶段即資本生产过程所必需的限度內来加以研究的），馬克思拿循环 $G-W-G'$ ，即貨幣資本的循环作为分析的基础。資本的理論分析正應該从这个循环开始，因为这个循环的研究可以揭示由于什么緣故貨幣才轉化为資本。

資本最初是以貨幣形式出現在历史舞台上的，所以資本的循环首先是貨幣資本的循环。在发达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每一个新的資本总是作为貨幣資本开始自己的循环。由此可見，从理論上分析、从理論上論述作为运动、作为循环过程的資本，同时也是使資本的历史发展再现；它从前怎样产生的，它日常又怎样产生着。

在分析貨幣資本循环以后，接着就分析生产資本的循环，然后分析商品資本的循环。本篇头三章研究循环的三种形式，每一章探討一种循环形式。

就像貨幣資本的循环先于生产資本的循环一样，生产資本的循环也先于商品資本的循环。商品資本的循环，即 $W' \dots W''$ ，表明 W' 是資本主义地生产的，它不仅包含价值，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由此可見，資本的循环可以在理論上再现，也可以在它們在历史上和实际上一个跟着一个的那种速貫性中再现（我們对此再強調一次）。

如果在本篇头三章中，对資本循环是作为資本周轉过程不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74頁。

的和互相排斥的形式来个别地加以研究的，那末在题目为《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的第四章里，对资本循环已经是从它们辩证的统一中来加以研究。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作为货币运动的总流通过程，而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只是开头的 G 和末了的 G' 之间的过渡的连贯环节。相反地，生产资本的循环表现为 G 以及 W 是不停顿的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短暂阶段。最后，商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周转总过程即商品流通过程，而生产和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但是对总起来作为对立面的统一的三种资本循环的分析，却是从资本所有的多面性和所有的具体性方面论述资本的运动。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本篇的末两章）里，考察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研 究 的
對 象

馬克思說：“所以，貨幣資本的循環，就是產業資本循環之最片面的，從而也是最明確最有特征的現象形式。產業資本的目標與驅使動機——價值的增殖，賺錢與積累——就由此毫無隱蔽地表露出來了（為貴賣而買）。”^① 貨幣資本的循環是資本運動的特殊形式（最片面的），也是最一般的形式（最有特征的）。本章就是從這兩個角度來研究貨幣資本循環的；既把它當作一般資本循環，又把它當作特殊循環即貨幣資本循環來加以研究。

資本在所有的循環中都時而採取時而脫棄它的某種形式。資本形式的這種機能在所有的循環中都是一樣的，例如 G 在所有的循環中都應該轉化為（這就是它們的機能） $W < \frac{A}{P_m}$ 。但是，這對 P 和 W' 說來也是正確的，因為它們的機能並不因它們是否出現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或商品資本的循環階段而有所改變。一些循環不同於另一些循環的地方是它們的起點和終點，也就是一個階段跟隨另一個階段的那種次序。因此對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的研究就在於：
1. 研究各種循環形式所共有的形態變化；
2. 研究循環的各個形式的特点。但是馬克思在本章中把對一般資本形態變化的分析同對貨幣資本循環的分析結合起來了，也就是說，把共同的（各種循環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7頁。

所共同的)分析同部分的(构成货币资本运动特点的东西)分析结合起来。

这种方法我们在《资本论》中不是第一次遇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对简单的价值形式既作为一般价值形式来研究(这就是对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研究),也作为不同于其他价值形式的特殊形式、即个别的和偶然的形式来研究。再举一个例子:马克思研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首先作为一般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研究,即分析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这一切都属于一般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包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次,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作为已经不同于其他形式,即不同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形式来研究(这牵涉到劳动日问题)。

在本章中也是如此,对资本循环既就其共同性来研究,也就其特殊性来研究。这就使得对一切资本循环所共有的资本形态变化、资本形式及其机能的分析,同对使货币资本循环异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的那些形态变化的特殊连贯性的分析合在一起了。

研 究 的
次 序

本章开始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它扼要地论述了资本循环所经过的三个阶段,也就是指出了将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在引言中也有

不仅是关于本章的、而且关于《资本论》整个第二卷的论述。

我们所说的是引言中的这一部分,马克思在其中指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流通的研究和第二卷关于流通的研究的区别,并确定了这两种研究的基本前提。

货币资本循环研究本身既以分析方法进行,也以综合方法进行。开头分析各个形态变化,然后分析作为这些形态变化整体的资本总循环。但这决不是说,开头对形态变化是孤立地离开循环

研究的；从一开始对形态变化即资本形式及其更替，就是作为循环中的阶段、个别阶段来研究的。离开循环，不论是货币、商品或生产要素（物的和人的）都不是资本形式。它们只有作为资本循环的阶段才能成为资本形式。但是最初总循环只是一种假定，作为前提“存在”于观念中，直接分析的是各个形态变化，而随后研究的对象才是前提本身——构成循环的形态变化的统一。

资本形式的研究是从货币形式的研究开始的。这就完全可以了解：资本的货币形式不论从理论上说或从历史上说，都先于资本的其他形式（这点我们已一再强调过）。总之，这里（在研究货币资本循环时）凡在历史上“居先的”（prius），在理论上也是“居先的”。

在分析资本的货币形式以后，分析生产形式，然后分析商品形式。资本的道路如下：它产生于货币形式，首先完成形态变化 $G \begin{matrix} \swarrow A \\ \searrow P_m \end{matrix}$ ，接着是生产过程 P，然后是 $W-G$ 。这种道路制造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时时刻刻产生的一切新的资本。

在结束对各个阶段的分析以后，便进而研究总循环。

I. 第一阶段 $G-W$

初步意見

我們在上面已經摘引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中所做的這一概括：“所以，資本不能由流通發生又不能不由流通發生。它必須在流通中同時又不在流通中發生。”在下面，在同一章中，馬克思研究了資本是怎樣在流通中產生的。原來貨幣之所以成為資本，是由於它轉化成了一種特殊商品，即勞動力。流通領域的研究到這裡結束了，於是馬克思轉入了生產領域的研究，沒有生產領域

資本是不能够在流通中产生的。

在本节中馬克思又回到了流通的第一阶段，即資本在流通中产生的問題。由此可見，《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章是第一卷第四章的繼續。但是另一方面，資本在流通中产生的研究是从另外的角度繼續进行的。以前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研究了这个过程的实际；任务是“探索”隐藏在 $G-W$ 后面，即隐藏在从形式上看按照等价交换后面的社会内容、对别人的无偿劳动的剥削。在这里，在本节中，馬克思是从形式方面，即从以下方面来研究 $G-W$ 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关系如何表现在这种形态变化中，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事实，即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如何表现在流通的第一阶段即 $G-W$ 中。

因此，在上述《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中， $G-W$ 只是在为了解資本生产过程所必需的范围內来加以研究。在这里 $G-W$ 是作为形态变化来全面地研究的，这一形态变化同其他两种形态变化一起成为运动的資本。

形 式 和
內 容

一方面， $G-W$ 属于商品流通总范围。在 $G-W$ 中，和在任何交换行为中一样，表面上只是价值形式的更替：对于购买者說来，货币形式换成商品形式，对于售卖者說来，商品形式换成货币形式。另一方面， $G-W$ 是特殊流通即货币資本循环的开端，或者像馬克思所說的，“在个别資本的独立循环中，成为机能上确定的一个阶段”^①。換句話說， $G-W$ 既是一般形式，即任何交换行为的形式，同时又是交换行为的特殊形式。

但是 $G-W$ 这种特殊的行为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須知它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頁。

可能由一般形式产生，因为形式不产生形式。馬克思說，这起源于“它的物质內容，那种和貨幣相換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①。W 的特点，它的分解为A(劳动力)和 P_m (生产資料)，使 $G-W$ 变形为 $G-W < \frac{A}{P_m}$ 。作为 $G-W$ ，这个形态变化属于一般商品流通，作为 $G-W < \frac{A}{P_m}$ ，它属于特殊商品流通，属于資本周轉。

W 的分解为 A 和 P_m ，必然使 G 分解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处于一定的量的对比关系。必須购买这样多的生产資料，它不仅足够供应必要劳动時間內劳动过程所需要的，而且要足够供应剩余時間內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資料，由购买者支配着的剩余劳动，就会不能被利用；他对于这种剩余劳动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什么用处。”②但是这种生产資料也不应当超过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否則它仍然“沒有和劳动达到饱和状态”，不会轉化为产品。

貨幣資本和
生产資本

$G-W$ 物质內容的量的和质的确定，使它从一般交換行为轉化为特殊交換行为，轉化为 $G-W < \frac{A}{P_m}$ ，从而使貨幣轉化为貨幣資本，即生产資料和劳动力这种生产資本的要素，而全部形态变化也成为貨幣資本轉化为生产資本的过程。換句話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研究的資本在流通中，即在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資料行为中产生的过程，現在从形式方面看是两方面的过程：1. 貨幣轉化为貨幣資本的过程；2. 貨幣資本轉化为生产資本的过程（这两种过程是同时的）。換句話說，这里是一种資本形式同另一种資本形式相交替。

馬克思說：“ $G-W < \frac{A}{P_m}$ 过程一經完成，购买者所支配的，就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頁。

② 同上书，第8頁。

仅是生产一定有用物品所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已经支配着一个较大的劳动力的流动体，或者说一个较大的劳动量，那就是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量更大；同时，又支配着把这个劳动量实现或物化所必要的生产资料。所以，他所支配的生产因素所可生产的物品，比它的生产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个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量。这时候，由他以货币形式垫支的价值，已经存在于一种实物形式中了，在这个实物形式中，它能够当作会（在商品形式上）孵化出剩余价值的价值来实现。换句话说，它是存在于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它有能力当作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东西来发生机能。”^① 马克思用字母 P 来表示这个形式中的资本。

在形态变化 $G-W < \overset{A}{P}_m$ 中，货币实现为货币资本，不过这种实现在于，资本价值脱弃它的货币形式并采取生产形式。实现的总结果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有些人认为，在 $G-W$ 中货币资本最初转化为商品资本，然后才转化为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把表现一般交换行为的形式同 $G-W < \overset{A}{P}_m$ 的内容区别开。作为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 $G-W$ 阶段只不过表示货币转化为商品罢了。作为由特殊内容决定的特殊形式，它表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中还丝毫没有向商品资本的转化。向商品资本的转化是在生产 W' 的生产阶段进行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研究了在资本中所表现的阶级关系；研究了 $G-W-G'$ 后面隐蔽着的东西，至于资本本身的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研究。因此在 $G-W$ 中，也就是在 $G-W-G$ 循环的头一个形式中，曾经揭示了一般资本的产生，但没有研究它的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8-9页。

式。在本节里“資本在流通中的产生”表明資本在两种形式中同时产生，表明資本从一种形式进到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貨幣資本轉化为生产資本。但因此貨幣資本成为先于生产資本形式和其他資本形式的最初資本形式。

馬克思說：“在我們这里所討論的循环形式中，貨幣表现为資本价值的第一个担負物；从而，貨幣資本表现为資本依以垫支的形式。”①

G—W 在資本
主义生产方式
条件下的地位

貨幣在G—W中，不論是在它(指G—W)的一般形式中或是在它的特殊形式即在 $G—W < \frac{A}{P_m}$ 中，都只执行貨幣的机能。“貨幣状态中的資本价值，也只能担任貨幣的机能，不能担任别的机能。”②此外，G是貨幣資本，只是对 $W < \frac{A}{P_m}$ 的购买者來說的，而不是对售卖者來說的。在劳动者方面，貨幣永远只是购买手段。对他們說来，这种形态变化永远是这种形态 A—G—W(A 在这里表示商品劳动力)。在劳动者那里貨幣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生产資料的出卖者也不一定就是資本家，他們可能是出售原料、燃料等等的小商品生产者。

所以，貨幣在G—W中对一些人說来是資本，对另一些人說来却純粹是貨幣。这就使得对資本的形式及其內容不加区别的资产階級經濟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好像对一些人說来是資本的东西，对另一些人說来不是資本。实际上貨幣只是在資本家手中才成为資本的貨幣形式，而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手中它并不是这种形式。資本的价值总是留在資本家手中，它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在增加(关于这点在第三篇讲得更詳細)。但是現在重要的是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9頁。

② 同上。

出这一点：货币在资本家手中成为以及能够成为资本的货币形式，不是由于货币的通常机能，而是由于它在资本循环中所处的地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分离了，当被分离的时候，它们不能成为生产要素。它们在 $G-W < \overset{A}{P_m}$ 行为中联合起来并成为生产要素，但不是一般生产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这就使得 $G-W$ “在个别资本的独立循环中，成为机能上确定的一个阶段”。

在前面说过， $G-W$ 行为之所以从一般交换行为变成特殊交换行为，是由于它的物质内容，由于它是 $G-W < \overset{A}{P_m}$ 行为。这种情况的进一步研究就会表明： $G-W$ 之所以成为特殊的交换行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特殊的物质内容填充了它。 $G-W$ 的物质内容不取决于什么自然规律，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是由历史决定的，同时也是 $G-W$ 行为的社会历史内容。

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总是生产的要素。但它们在彼此分离的状态中，就只在可能性上是它的要素。为了要有所生产，它们必须互相结合。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就是由这种结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法和方式来区别。”^① $G-W < \overset{A}{P_m}$ 行为是为了生产过程而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表明资本主义的特征，使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结构的经济时代”。

G - A 和
G - P_m

$G-W < \overset{A}{P_m}$ 行为分解为完全独立的行
为： $G-A$ 和 $G-P_m$ 。前者，劳动力的购买，
在劳动市场上进行；后者，生产资料的购买，
在商品市场上进行。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是 $G-A$ ，而
不是 $G-P_m$ ，因为生产资料的买卖在简单商品生产者中间也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0页。

但是G—A行为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因为货币对劳动力说来是购买手段，即不是因为劳动力为取得货币出售，而是因为劳动力普遍出售，成为商品。马克思是这样来说明这个意思的：“特征的所在，不是商品劳动力能够买，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①在后面马克思还举例来说明这种情况：“奴隶的买卖，在形式上也是商品的买卖。但没有奴隶制度存在，货币就不能尽这种机能。要有奴隶制度存在，货币方才能够在奴隶的购买上支出。反之，购买者手中的货币，决不能够使奴隶制度成为可能的。”②

购买者手中的货币，也不足以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是由于它同生产资料分离了。从这里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G—A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行为，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脱离G—P_m而独立，而是由于同G—P_m联系起来。总之，作为 $G-W < \overset{A}{P_m}$ 一部分的G—A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行为，因为 $G-W < \overset{A}{P_m}$ 这一形态变化，像前面已经指出的，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方式。

在 $G-W < \overset{A}{P_m}$ 行为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关系在形式上是货币关系。这就会使人迷惑，好像全部实质就在这形式中。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这种经济是货币经济。这里把货币同货币资本混淆起来了。马克思写道：“在货币资本的理解上，……通常有两种相互平行或彼此交叉的錯誤。第一，资本价值作为货币资本来执行的机能，那种正因为它是在货币形式中所以它能够执行的机能，錯誤地从资本价值作为资本的性质去引伸。那种机能其实只能归因于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归因于它表现为货币的形式。第二，相反地，又有人由货币的性质，引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出货币机能的那种使它同时又是资本机能的特殊内容……实则，G—A在这里当作前提依照来实行的社会条件，在简单的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还是全然没有的。”^① 我们说，这也打击了像希法亭之流这类第二国际理论家，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传播资产阶级概念（这在序言中已经讲过了）。

$G-W < \frac{A}{P_m}$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这种特征决不能从裸露的现象表面去寻找，而必须从现象的实质中寻找，即从这种表面所掩盖着的阶级关系中寻找。特点还在于，这种阶级关系在它们所表现的形式中被歪曲了，但是这种形式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在 G—A 行为中，被购买的劳动力表现为被购买的劳动，它的价值表现为工资。因此，结果好像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只存在一种货币关系。

实际情况是，问题正在阶级关系中，而不在阶级关系所表现的这种货币形式中，马克思以所谓农奴解放后的俄国农业为例解释了这一点。俄国地主抱怨缺乏货币来按新方式经营农场，来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经营农场，以代替以前的农奴经济。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有特征性的抱怨：缺乏“自由的”劳动力。货币可以在银行中获得，可是“自由”劳动者很难获得。“因为村落共同体实行土地共有，俄国的农村劳动者还不曾完全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因而，他们还远不是真正的‘自由雇佣劳动者’。”^②

概 要

在说明本章的研究对象时，我们曾着重指出，对形态变化不能孤立地而应作为资本循环中的阶段加以研究，整个循环总是作为前提“存在”于观念中。但是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17页。

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關係永遠是前提。這種關係正是表現在 $G-W < \overset{A}{P_m}$ 行為中。馬克思在結束這一節時寫道：“所以不待說，只有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 $G-W \dots P \dots W' - G'$ 公式，即貨幣資本循環的公式，才是當然的資本循環形式，因為這個公式以僱傭勞動者階級在社會規模內存在為前提。”^①

但是 $G-W$ 行為不僅是上述資本循環的出發點，而且是它的結果，因為資本循環過程也是資本再生產、資本主義關係再生產的過程。因而，馬克思在 $G-W$ 行為中不僅從資本的歷史產生和邏輯產生上研究資本，而且從資本的不斷恢復上研究資本。

II. 第二階段 P

上一階段對這一階段的制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全面研究了第二階段。它的研究開始於標題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第五章。在這裡只是在為了把資本理解為運動所必要的程度內對它加以研究，即把它作為資本循環的第二階段加以研究。

假如單獨地考察 P 階段，那末它就是一般生產過程；它只有同 $G-W$ 互相聯繫並互相制約，才能成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在第一階段，即在 $G-W$ 中，購買了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購買它們不是為了轉賣。馬克思說：“資本家不能再把勞動者當作商品出賣，因為勞動者不是資本家的奴隸，因為資本家購買的只是在一定時間內對勞動者的勞動力的使用。”^② 這是第一。第二，資本家只有在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中也生產地消費生產資料，才能成為產業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17 頁。

② 同上書，第 18 頁。

資本家。馬克思繼續寫道：“所以，第一階段的結果，便是第二階段即資本生產階段的開始。”

P 是 $G-W$ 的結果及其否定，因為 P 意味着流通的中斷。從生產方面看， $G-W$ “不過是第二階段（生產資本發生機能）的先驅和前導”^①。

生 產 資 本
的 機 能

總之，生產資本，即 $W < \overset{A}{P}_m$ ，應該生產地消費。但是生產地消費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是什麼意思呢？這已經由第一階段即 $G-W$ 決定了。

須知資本家不是花掉自己的貨幣，只是墊支出去，也就是說，他支出自己的貨幣是為了使它以增大的數量歸還給他。從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消費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算是生產的消費，即這種消費的成果是其價值大於所消費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商品。

可見， $W < \overset{A}{P}_m$ 的機能，即生產資本的機能，是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方面，是商品的生產，它以發達的商品流通為前提。不論是勞動者或資本家，都同市場緊密地聯系着。勞動者獲得貨幣形式的工資，他們用它來購買消費資料。消費資料作為商品同勞動者相對立，而資本家則作為貨幣資本家同勞動者相對立，在規定期間他反復對勞動力進行支付。資本家也在市場上獲得生產資料。從而， $G-W < \overset{A}{P}_m$ 只有在存在廣泛擴展的商品流通的條件下才能不斷地重新開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在商品流通的基礎上、社會分工的基礎上產生時，也就更加加深和擴大了這個基礎。

另一方面，在 P 階段生產出剩餘價值，也就是生產出資本。所以，正是在這個階段不斷地再生產資本主義關係，而在擴大再生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18 頁。

的条件下，則以扩大的規模再生产着这种关系。

生产資本的机能，就是不仅就价值說而且就实物說以越来越扩大的規模再生产資本。不仅如此，使用价值量以比价值更大的程度增长着，因为这整个过程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

生产資本的
組成部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中已經指出，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現在对这些范疇将予以进一步的說明，因为資本的概念本身已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資本表现为三种形式：货币形式，生产形式，商品形式。可变資本和不变資本在它們构成生产資本的組成部分时，才是生产資本。不变資本在生产过程中被保存下来，这部分資本的价值只是轉移到新产品中。可变資本自行增殖。但这两种情况都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資产階級經濟学家认为生产資本就是生产資料。这样的資本定义在两方面有缺陷。第一，資产階級經濟学家把生产資料和資本混为一談，即把資本的物质承担者同資本本身混为一談。結果，資本从社会历史的范疇变成了自然的范疇，因而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范疇。第二，上述定义非常狹隘，劳动力从生产資本中被排除了。其实，劳动力在出卖以前在劳动者手中虽然是商品，可是在資本家手中則是生产資本的一部分，它的可变部分。由于不变資本也好，可变資本也好，都作为生产資本的一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自己的机能，所以它們的机能就是統一的生产資本的机能。“因为劳动力不过当作生产資本的一个器官来发生作用，所以，产品价值中由剩余劳动創造的超过它的形成要素的价值的余額，也只是資本的果实。”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1頁。

生产关系被偶像化了，占有剩余劳动的结果好像是资本的结果，因为劳动力，即活劳动的承担者，变成了资本的承担者，而劳动力的消耗又采取了资本消耗的形式。

生产资本
的特 点

生产资本不仅在它的机能上不同于其他的资本形式，而且在它的物质内容上也不同于其他的资本形式；更正确些说，各种资本形式的机能的的不同有它们的物质内容的不同作为前提。生产资本就其物质内容说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流通中的资本或由货币构成，或由商品构成。虽然生产资料也可以成为商品，但在这个别资本的循环中它只是待实现的商品；它将在购买它的其他资本家那里作为生产资料发生机能，但在那里它将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要素。其次，生产资本在下述情况下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它生产使用价值，或者是执行由使用价值本身决定的那些物质技术机能，如商品的转运和包装，这种机能是由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地进行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所以能够作为资本存在，是由于其中包含着阶级关系。但是它们作为这种关系的表现，作为形式，是由生产资本派生的。

货币所以采取货币资本的形式，是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是用货币购买的。商品所以是商品资本，是由于商品是由商品资本生产的，从而其中除资本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剩余价值。当然，生产资本以其他的资本形式为前提，它没有它们是不行的，但占居主要地位的是生产资本形式。

生产资本在创造剩余价值时，要首先生产使用价值（或者完成同使用价值有关的业务），这一事实使得生产资本的机能成为实在的，而不同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机能，因为后一种机能只是形式上的。这就会造成一种正是同生产资本有关的错觉，好像利润（剩

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現,而是自然生产要素的自然結果。

本节末尾談到了“生产資本”范疇同“生产劳动”范疇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問題。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說了如下的話：“資本……是生产的；(1)它是对于剩余劳动的强制力；(2)它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一般的社会生产力(例如科学)的吸收器和占有者(是它們的人格化)。

請問，和資本相对立的劳动如何或者因何……表现为生产的劳动，虽然劳动生产力轉移到資本上来了，虽然同一生产力不能計算两次，一次当作劳动的生产力，一次当作資本的生产力？”①

生产資本和生产劳动表現同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但是生产資本和生产劳动在不同的方面表現这种关系。生产資本以物的形式表現这种关系；它是生产劳动的物的表現，这种表現确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即它的机能成为資本的机能，而它的来源即劳动力成为資本的一部分。

劳动力的消費只有在它通过 $G-W < \overset{A}{P}_m$ 阶段轉入生产阶段以后，才能成为生产的消費。在生产阶段劳动成为生产的，从而成为生产資本。

III. 第三阶段 $W'-G'$

对商品資本
的煩瑣理解

馬克思首先嘲笑煩瑣經濟学家的方法，他們在这上面卖弄聪明：“什么种类的商品依照它們的性质被列为資本，什么种类的商品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1册，第376—377頁。(參閱三联书店版，第388—389頁。)

被算做普通商品……”^① 这些煩瑣經濟學家通常把这样的商品像生产資料即机器、原料、燃料等等，列为“資本”。个人消費品則不被列为“資本”，而只算做“普通商品”。此外，这里把物品的自然屬性同它們的社会机能混淆起来了（后者不能从前者引伸出来），在物本身的分类整理上还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实际上同一物品，例如煤，在用于房內取暖时，是个人消費品，在用于工业中充作燃料时，是生产資料。

任何商品只要是資本主义地生产的，就是商品資本。至于商品是“由生铁还是布魯塞尔花边，由硫酸还是雪茄烟”构成的，这毫无关系。馬克思依据这个基本原理，来更詳細地分析商品資本的特点。

商 品 資 本
的 特 点

商品資本首先是商品，不論作为它本身或是作为一般商品，它只能执行一切商品所特有的那些机能，即同貨幣交换。像G在G—W行为中只执行貨幣的机能一样，W'在W'—G'行为中也只执行商品的机能。因而，不能从商品的共同屬性引伸出商品資本的特点，就像不能从貨幣的屬性引伸出貨幣資本的特点一样。但是商品資本的特点不同于其他資本形式，它也不能够从資本实质中引伸出来，即不能够从資本是资产階級社会的基本階級关系的物的表現这一点引伸出来。因为資本的实质應該表現在一切資本形式中。显而易见，商品資本的特点應該在該形式本身的特点中去寻找，即在資本主义关系表現得不同于其他資本形式的地方去寻找。在貨幣資本中資本主义关系表現在 $G-W < \frac{A}{P_m}$ 这种联系，即表現在貨幣轉化为或者能够轉化为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資本中資本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2頁。

主义关系表现在这种资本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而另一部分本身则生产剩余价值。在商品资本中资本主义关系表现为两种价值——垫支的资本价值和新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关系。“W'表现一种价值关系，即商品产品的价值和在它生产中支出的资本价值的关系；它表示它的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结合成的。”①

货币资本作为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手段同劳动者相对立；生产资本包括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劳动者本身；商品资本则是脱离劳动者的他的劳动产品。商品资本是商品，但不是劳动者的，而是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是商品和资本的辩证的统一。

但是这种统一只有在资本循环中才能发生。正是在继P之后的W'—G'行为中，W'是商品和资本的统一；W'是一切商品所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和自行增殖的价值，是物化劳动和物化的雇佣劳动。

“10,000磅纱是商品资本W'，只因为它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因而只是在一种联系中，这种联系原来只存在于这个个别资本的循环中，或者说只是对于用资本来生产纱的资本家才是存在的。”②

商品资本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成品价值超过所消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余额。但是这种关系（两种价值的关系）也只能在循环内部发生；离开循环W'就转化为W，转化为普通商品。马克思继续说：“使10,000磅纱作为价值担物成为商品资本的，比方说，并不是任何外部的而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关系。这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4页。

② 同上。

10,000 磅紗帶上的資本主義的印記，不是在它的價值的絕對量中，而是在它的價值的相對量中；這裡指的，是它的價值量和它里面包含的生產資本在轉化為商品以前已有的價值的比較。”^①

W' 在購買者手中不再是商品資本，即使它是由其他資本家買來用於生產消費（即 W' 成為生產資料）。在其他資本家手中 W' 成為他的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在形態變化 $W'—G'$ 中，商品是商品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僅是絕對價值量，而且是相對價值量，它表示商品產品的價值同生產它時所支出的資本的價值之比， W' 作為價值和兩種價值的關係，是商品和資本的辯證的統一，也就是說，是商品資本。

末了我們再從《資本論》第三卷中引一段扼要地說明商品資本的話：“在流通行為中，商品資本只是作為商品、不是作為資本發生機能。它是與簡單商品有區別的商品資本，（1）因為它已經包含着剩餘價值，所以它的價值的實現同時就是剩餘價值的實現；但這個事實，不致影響它單是作為商品、作為有一定價格的產品存在；（2）因為它作為商品的這種機能，就是它作為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並且它作為商品的運動，因為只是它所完成的過程的部分運動，同時就是它作為資本的運動；但它變為商品資本，並不是由於賣的行為本身，而只是由於這種行為同這個作為資本的一定價值額的總運動之間的聯繫。”^②

$W'—G'$ 的 形
態 交 化

不論是 $G—W$ 或 $W'—G'$ ，都一方面屬於一般的商品流通，另一方面又屬於特殊的商品流通，構成“個別資本獨立循環中機能上確定的——一個階段”。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24 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 3 卷，第 425 頁。

$W'-G'$ 在資本循環中的意義首先決定於，在這個階段中資本價值重新採取貨幣形式，即採取它能夠借以開始新的循環的那種形式。當商品賣不出去時，生產過程就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既不會作為產品的創造者，也不會作為價值的創造者發生作用”^①。因此這種形態變化所由完成的速度，對於資本這個自行增殖的價值的效能起着重大作用，因為 W' 轉化為 G' 越快，價值的自行增殖也就越快，雖然價值自行增殖過程本身不是在流通中進行的。

在 $G-W$ 中開始的流通，在 $W'-G'$ 階段中完成了。以前資本家從市場上選取商品，而現在他則向市場拋出商品，並且比選取的数量多。在 $G-W$ 階段，資本家作為購買者，同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和其他商品生產者（在商品市場上）建立了關係；現在在 $W'-G'$ 中，他作為商品所有者，只同商品發生關係。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不是在 $W'-G'$ 中直接發生的，但是，第一，像以前指出的，這種關係已經物化在 W' 中，也就物化在 G' 中， G' 表示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同原先墊支的價值的關係。第二，在 $W'-G'$ 中占有剩餘勞動的結果顯示出來了，因為隨著資本價值的流通，剩餘價值的流通也發生了。 $W'-G'$ 就是 $W+w-G+g$ ，或者分為 $W-G$ 和 $w-g$ 。

$W-G$ 作為 $W'-G'$ 的一部分，完成了貨幣資本的循環，因為墊支的資本在這個階段回到了它的出發點。但是 $w-g$ ，即 $W'-G'$ 的另一部分，開始了新的循環，但已經是按照簡單商品流通的公式 $w-g-w$ ；剩餘價值最初以剩餘產品即以 w 的形式出現在商品市場，而它的運動則從商品轉化為貨幣開始。

所以， $W'-G'$ 的分解為 $W-G$ 和 $w-g$ ，也是這種形態變化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5頁。

突出特点之一，而这些特点则是由这种形态变化在资本循环中的机能决定的。

G' 形式的
资本的特点

G'是由G+g,即由垫支资本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构成的。G'大于垫支的G,在这里量转移到质,因为G'比G多g量,G'也就成了在质上不同的东西。马克思说:“但G'作为G+g……同时还表示一种质的关系,虽然这种质的关系,不过是作为同一总额的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作为一种数的关系存在。”①

G'不同于G,也就是说,垫支的资本价值(它还应该实现为资本)是已经实现了的资本。但是这个质只是表现为由G和g构成的G'的量的增长。甚至在质上G本身(不是垫支的G,而是作为G'的一部分的G)也已经不同了,因为它在G'中表现为g出现的原因。马克思说:“G成为资本,是由于它和G'的其他部分(即g)的关系,而这一部分是由G决定的,是由G作为原因产生的,是G对作为后果(G是这种后果的基础)的这一部分的关系。因此,G是一种表现资本关系的价值额,它会自行分化开来,并在机能上(概念上)自行区分开来。”②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只表现为结果,引起这种结果的过程的媒介作用,却没有表示出来”③。在 $G-W < \frac{A}{P_m}$ 中劳动者同货币相对立,在P中劳动力被消耗,在G'中这一切都消失了。G'的两个部分相似(G和g毫无区别),它们和任何其他的货币额毫无区别。马克思说:“货币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所以,商品的一切差别,都会在货币上消灭。”于是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所以，这里实现了的資本在它的过程的末尾获得的貨幣表現，是資本主义关系的无概念的表現。”^①

固然，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 W' ，因为 W' 是由同样商品的量构成的，其中的 W 和 w 毫无区别。但是 W' 毕竟是 P 的直接产物，表明它来源于 P 。相反地， G' 直接来源于流通。这是第一。第二，資本在 G' 形式中的存在是短暫的，因为一个循环的終了，同时就是新的循环的开始（在資本不断周轉的情况下）。从而， G' 作为資本主义关系的特別表現会立即消失，因为它一旦又垫出去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即 G' 一旦成为 G ，資本便获得在质上不同的表現，虽然它的外形沒有改变。馬克思写道：“貨幣資本的循环，决不能由 G' 开始，而只能由 G 开始；也就是說，它决不从資本主义关系的表現开始，而只能从表現資本价值垫支的形式开始。”^② 但是 W' 可能成为循环（商品資本的循环）的开端。这个在下面再詳述。

必須屬於 G' 的特点的还有：“把自身表现为 G' ，不是貨幣資本的积极机能，它把自身表现为 G' ，那宁可說是 W' 的一种机能。”^③ G' 形式的資本完全是消极的，因为 G' 的作用即貨幣的作用也是消极的。馬克思在举例說明这种简单商品流通时說，那里的貨幣在 $W-G$ 的形态变化中起消极的作用，是 W 的結果。而当 G 开始起积极作用时，即当它又垫支出去时，那末像我們已經知道的，它已不再是 G' ，而是 G 。由此可見， G' 形式的資本实际上是完全难以捉摸的。固然， G' (G 和 g) 的两个部分的用途往往是不一样的： G 重新垫支出去，而 g 則用来购买資本家所需的个人消費品。从而， G'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32 頁。

② 同上書，第 33 頁。

③ 同上。

的两个部分的机能的区别已经着重指出了它的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继续说：“但就其本身观察， $G \cdots G'$ 形式并不包含资本家的消费，而清楚地只包含自行增殖和积累，因为后者首先表现为不断重新垫支的货币资本的周期增殖。”①

資本循環
前后的貨幣

用来开始资本循环的货币和用来终结资本循环的货币，即 G 和 G' ，都是货币资本。但像上面指出的，在 G' 中所表现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同于在 G 中所表现的。 G' 作为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手段，不同劳动者对立，它作为 W' 的货币表现则同劳动者对立，因为 W' 是劳动者无权过问的他自己的产品。因此，资本在 G' 中表现得和在 W' 中一样。其区别只归结为，资本在 G' 中表现为货币形式，而在 W' 中则表现为商品形式。

“对两者(G' 和 W' 。——卢森贝)的特殊机能的差别，不外就是货币机能和商品机能的差别。”②

IV 总 循 环

資本流通的
两个公式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流通只是 $G-W-G'$ 的形态，现在它是这样的形态： $G-W < \underset{P_{III}}{A} \cdots P \cdots W'-G'$ 。首先看到的是在第一个公式中没有 P 这个生产阶段。在那里全部资本流通是由两个流通阶段 $G-W$ 和 $W-G'$ 构成的。但是因此流通阶段本身在第一个公式和第二个公式中也是不一样的。在第一个公式中同一的 W 周转两次，是 G 和 G' 之间的联结环节。在第二个公式中第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次周轉是 W ，另一次周轉是 W' ，也就是說，周轉着的商品不論在價值上或使用價值上都是不同的。

但是這兩個公式基本上還是類似的。並且第二個公式“已經包含在總公式 $G-W-G'$ 中了”^①。

問題在於，這兩個公式同樣地表明資本的最重要的特徵，像它們在流通中所表現的，即：（1）資本不是耗費了，而是墊支出去了，也就是說，它的開支方法已經預先決定了它的歸還方法；（2）貨幣以更多的數額歸還，好像是自行增殖的價值。

但是這在 $G-W-G'$ 中表現為最抽象的形態，其中抽掉了生產過程。在公式 $G-W < \underset{P_m}{A} \dots P \dots W' - G'$ 中，資本的流通表現得較為具體，具有一切中間環節。第二個公式揭示了第一個公式的內容，說明為什麼 G' 大於 G 。但是第一個公式最清楚地指出了第二個公式的涵義，全部循環的涵義，即 G 轉化為 G' 。貨幣資本循環的突出特點正是在這裡。

產業資本

公式 $G-W < \underset{P_m}{A} \dots P \dots W' (W+w) - G'$

$(G+g)$ 所表現的資本運動，第一，是同一資本價值的運動；第二，它包括由三個運動階段

構成的三個形態變化，資本在每一個運動階段上執行一種同新形式相應的特殊機能；第三，它是迴轉的，也就是說，它是循環。所以，作為運動的資本是多種形式的統一；單一的資本價值通過不同的階段，脫棄和採取不同的形式，但總是單一的資本價值。

馬克思把單一的運動着的資本價值叫做產業資本。馬克思說：“一個在它的總循環中採取這各種形式接着又放棄這各種形式，而在每一種形式中完成一種適合這種形式的機能的，是產業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頁。

本。……”^①

通常产业資本是一方面同投入农业中的資本，另一方面同投入商业、信用中的資本相对立的。馬克思解釋道：“这里所說的产业一詞，包括資本主义地經營的一切生产部門。”^② 貨幣資本、生产資本和商品資本不是单独的彼此孤立的資本种类。“它們在这里只是表明产业資本各种特殊的机能形式，产业資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③

产业資本是所有这些形式的統一。階級关系物化为、表现为資本、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所以，資本是階級关系的表現形式，不过这种形式不断变化，时而表现为貨幣，时而表现为生产要素，时而表现为商品。資本是彼此排斥但又互为前提的三种形式的統一。在一个形式中的任何滯留都会消灭資本本身；資本在貨幣形式中的滯留把資本变为貨幣儲藏，在生产形式中的滯留把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变为无用之物，在商品形式中的滯留“阻塞流通之流”。产业資本應該依次采取这一切形式并执行相应的机能，否則它就不成其为資本了。它經常不断地处于某种形式同时又不处于某种形式，这就是它的运动的实质。

固然，投入劳动工具（机器）中的資本，通常在生产形式中滯留的时间較长。但是这并不是說，資本的运动在这里停止了。价值从固定資本轉移到产品上的整个过程在不断地进行着。只是在这里我們看到了特殊的运动，即固定資本的价值不是一下子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轉移到产品上去的。

也有这样的产业部門，例如运输业，在那里没有什么价值向产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38頁。

② 同上書，第38頁。

③ 同上。

品上的轉移，這是由於一個簡單的原因：在那裡根本沒有產品。馬克思說：“但運輸工業所售賣的是場所變更。它所發生的效用與運輸過程（運輸工業的生產過程）不可分離地結合着。……這種效用只能在生產過程的持續中被消費；它不是作為一種和這個過程不同的使用物而存在，這種使用物只是在它生產以後，才作為商品發生機能，作為商品流通。”①

因此在運輸工業中資本的運動有它的特点；這種運動表現為： $G-W < \frac{A}{P_m} \cdots P-G'$ 。這裡實際上只有一個流通階段，即 $G-W < \frac{A}{P_m}$ ，然後生產資本直接轉化為貨幣資本，而沒有中間的商品流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在這個循環的最後階段沒有資本的運動。這裡沒有物的運動，但有資本的運動，資本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 $P-G'$ 行為就是這種運動。

生產資本的直接轉化為貨幣資本也發生在貴金屬生產中。但是在這裡這種情況的發生不是由於沒有不同於生產過程的物的生產，而是由於生產物是貨幣材料，從而它們立即開始作為貨幣發生機能，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則立即開始作為貨幣資本發生機能。

總之，馬克思把產業資本理解為投入任何生產部門（其中也包括運輸業）的資本。但是應該記住：“只有在產業資本這樣一種資本存在形式內，資本的機能才不僅是占有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並且同時是創造它。”② 由此可見，剩餘價值的創造不一定同商品、即脫離生產過程單獨存在的物品的生產相聯系。為了生產剩餘價值必須有資本主義地組織的物質生產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的有益效果也可能是同這個過程不可分地聯系着，在運輸業中就是這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40—41 頁。

② 同上書，第 41 頁。

样^①。

貨幣資本
循環的特點

馬克思對於資本的形態變化是按照這種變化在貨幣資本循環中依次出現的次序來研究的。但是這還沒有闡明貨幣資本循環的特點，因為貨幣資本的循環迄今還不是特殊循環，而是一般循環，這種循環所以採取貨幣形式，只是由於這種形式是最一般的，它同其他資本循環形式比較起來，既是在理論上居先的，又是在歷史上居先的。

馬克思在把一般資本循環分析完了以後，才着手分析貨幣資本循環不同於其他循環形式的特點。這些特點是：

第一，“貨幣形式的產業資本，作為貨幣資本看的產業資本，形成它的總過程的出發點和復歸點”。這也就是說，貨幣不是耗費了，而是墊支出去了，即為了收回更大量的貨幣而投入流通。資本的運動歸結為 $G \dots G'$ 。“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不可缺少中間環節、必要的禍害。”^② 這極其明顯地指出了資本運動的目的和意義。

第二，正是由於生產過程是“為了賺錢”的手段，所以它也真實地表現出來，“表現為墊支價值的單純增殖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事實也確實如此”^③。

第三，貨幣資本的循環為理解其餘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

①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嘲笑亞當·斯密對於勞動的物化的“蘇格蘭人風格的”（即粗魯的、淺薄的）理解。馬克思寫道：“如果我們把商品當作勞動的物化表現來說……它將只是商品的一個想像的即單純社會的存在方法，和它的物質的現實性是毫無關係的……它所依以造成的具體勞動，可以不在它上面留下任何的痕跡。”（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1冊，第141頁（參閱三聯書店版，第264頁）。）——編者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3頁。

③ 同上書，第44頁。

本)的循环形式提供了钥匙。在这些形式里不直接表现出资本运动的意义在于垫支价值的增长。只有在货币资本循环里,这种实质才充分暴露和显示出来。另一方面,在这种循环里特别着重指出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而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特殊形式的意义。“由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这种过程的始终,且明显地表现为令人眼花的货币形式。”①

第四,在货币资本循环内没有提出个人消费。“只考察货币资本循环的一次的形式,它就只形式地表现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过程。”②固然, $G-A$ 构成 $G-W \left\langle \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 \right.$ 形态变化的一部分,可是对于劳动者说来, $G-A$ 行为就是 $A-G$ 行为(出卖劳动力),它由 $G-W$ 行为即消费品的购买加以补充。此外,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这种消费以货币资本的循环为前提(如果劳动者不消费,资本家就不能把 G 变为 A)。同样地,也以资本家本身的存在为前提,就是说,也以资本家的消费为前提。但循环本身既不表现劳动者的消费,也不表现资本家的消费,因为这两者都是在循环外完成的,都是借总流通完成的,但不是资本特殊运动的一部分。从资本的特殊运动看来,不论是劳动者或资本家的消费都应该达到必要的最低限度。马克思确切地指出:“所以,我们在重商主义(它以 $G-W \dots P \dots W' - G'$ 公式为基础)的解释者那里,发现了这样一种极其烦琐的说教:资本家个人必须仅仅以劳动者的资格消费,资本家国家也必须把它们的商品的消费和一般消费过程,让给另一些比较愚蠢的国家,但把生产的消费作为自己的生命攸关的任务。”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馬克思在這一章的最后几頁總結了全部研究。在这里再一次扼要地表述了以前所获得的成果。全部解釋具有提綱的性质。

“所以，資本的循环过程（上述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卢森貝），是流通和生产的統一，包含二者在內。”^① 資本循环，一方面 是总流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构成特殊的流通， $G-W$ 和 $W'-G'$ 就是这种特殊流通的机能上的一定部分。

資本家在流通領域內获得生产資本各要素，并在流通領域內把貨幣变为成品，获得重新开始資本循环的可能。这就是說，个别資本的循环是受流通制約的，离开流通这种循环是不可思議的，因为在流通中它才能找到自己的特殊商品——劳动力。由此可見，在这里和在全章里一样，馬克思的論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即資本产生于流通同时又不产生于流通。另一方面，資本又使流通发展，每一个資本家都把一切新的商品量和貨幣量投入流通，因此使流通扩大和深化。一般說来，既然資本运动是总流通的一部分，那末資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流通的发展。

固然，这一切不仅适用于貨幣資本的循环，而且适用于其他資本循环形式，因为这些形式离开一般流通也是不行的。但是正是在貨幣資本循环的公式里格外強調了同流通的联系。此外，总循环表现为流通中的运动；像我們已經知道的，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的中断，表现为仅仅某种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禍害”。因此，公式 $G-W \leftarrow \overset{A}{P_{m1}} \dots P \dots W' - G'$ 被归結为 $G-W-G'$ （像我們已經指出的，后一公式非常明显地強調了前一公式的意义），并成为貨幣主义的基础，因为貨幣主义只是对流通、靠流通增加貨幣感兴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6頁。

趣。在开始对生产也发生兴趣的晚期重商主义者那里，相反地， $G-W-G'$ 则开展为 $G-W < \frac{A}{P_m} \dots P \dots W'-G'$ 。

其次，货币资本的循环极充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和作为价值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实质。但同时由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片面性，由于在这个公式中流通比生产占优势，货币资本的循环就隐蔽和掩盖了（也是极充分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人们的关系（阶级关系）完全被偶像化了——全部过程具有以钱“赚钱”的过程的性质。

由于上述特点，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一般资本循环的普遍形式。它所以是这种形式，还由于任何资本都首先表现为货币形式，从而首先完成它作为货币资本循环的循环。这也是货币资本的循环比其他资本的循环更早地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研究者即重商主义者的注意的原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同它一起还有其他的循环形式，这些形式补充它，使它具体化，修正它的片面性。

其实，如果不把资本循环看作一次的重复，资本循环本身就包含有其他的循环形式。如果把这种循环看作一次的行为，这种循环强调了资产阶级财富的货币形式（这迫使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货币才是这个社会财富的实质），那末把货币资本的循环看作多次的重复，资本循环本身便消灭了它所造成的错觉。第一，这种循环作为经常重复着的行为，而不是单独的行为，它以一定的社会性为前提，以总应该在劳动市场上存在的劳动力这种商品为前提。由此就得出结论，问题不在于一些货币，货币只有在一定的、受历史制约的生产方式下才能自行增长。第二，在货币资本多次反复循环的情况下，货币已经成为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成为流通手段，成为计算货币。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资本价值才总是而且应该以

它光采的貨幣形式出現：1. 在這種形式中它總是同勞動者對立，勞動者通常獲得現金形式的工資；2. 資本家也以貨幣形式支出自己的收入。

由此可見，對於這種被看作不斷更新的循環的研究，引起對於其他循環形式的分析，馬克思在以下各章便進行這種分析。

第一章注

1. 全篇的“資本的形態變化及其循環”問題，在本章已經基本上獲得解決，第一篇的其餘各章則發展和補充馬克思在本章中所作的闡述。因此對於第一章沒有透徹的研究，就不能去研究其餘各章。但是我們听听恩格斯對於這一點的意見吧。他在給阿德勒的信中說：“由於你在獄中想鑽研《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為了讓你省些勁，我想給你一些提示。

第二卷，第一篇。第一章要認真地讀，然後你讀起第二和第三章來就會比較容易了，第四章是總的概述，又要仔細地讀；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容易的……。”^①

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在本章中（像我們在正文中已經說明的），把對於一般資本形態變化的分析同對於貨幣資本循環的分析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把對於總循環共同的东西的分析同對於部分的东西的分析、即對於構成貨幣資本運動的特点的那些东西的分析結合起來。因而，在本章中研究的是：1. 資本的一切形式；2. 資本各種形式的機能和一種形式的轉化為另一種形式；3. 總結起來資本是循環過程，是運動。在以下各章只是分析資本循環各個形式的特点，但是一般資本循環的實質却得到闡明。

^① 《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4—535頁。

2. 离开《資本論》第一卷就完全不能理解第二卷。特别是本章直接以第一卷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为根据。因此在閱讀本章时必须再温习第一卷的这两章。由于这样閱讀，結果既可以对第一卷的这两章有更深刻的理解，又易于理解本章。

3.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章，不要忽略在每一种形态变化中所发生的两方面的过程：（1）資本从潜在状态过渡到现实状态，从潜在資本轉化为机能資本；（2）資本在发生机能时，脱棄一种形式并采取另一种形式。因此在分析資本循环时，不要忽略潜在資本和机能資本之間的差別。

例如，資本家手中的任何貨幣額都是潜在資本，可能的資本；貨幣只有在 $G-W < \frac{A}{p_m}$ 阶段才能成为机能貨幣資本。生产資本也是这样的，資本价值一旦完成上述的形态变化，資本便成为生产資本，但是暂时（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它只是潜在的生产資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它才成为机能生产資本。当商品儲存在仓库里时，商品資本也是潜在資本；它在 $W'-G'$ 形态变化中成为机能資本。

第二章 生产資本的循环

研 究 的
对 象

生产資本的循环和貨幣資本的循环——

这都是产业資本的循环，不过表现的（客观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产业資本的多样而

矛盾的——內在矛盾的——內容，构成它的形式的多样化和自相矛盾。构成生产和流通的統一的产业資本的內在矛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作为外在的矛盾即貨幣資本、生产資本和商品資本三者循环之間的矛盾而出現。

在貨幣資本的循环中，着重点要放在流通而且是貨幣流通上；商品是作为一定的貨幣額出現的，而生产則由于在流通的两个阶段間形成中斷，所以只是“必要的坏事”、只是“制造貨幣”时所需的不可避免的中間环节。在生产資本的循环—— $P \dots W' - G' - W \dots P$ ——中，生产被提到首位，循环依靠它来开始，也依靠它来結束。流通——它的两个阶段——則是这两个終点之間即循环开始时的P和循环結束时的P之間的連接环节。馬克思表述貨幣資本的循环和生产資本的循环之間的相互关系如下：“資本价值的貨幣形式在它的循环的第一形式（即貨幣資本的循环）內具有的独立性外观，在这个第二形式內，就消灭了。因此，这第二形式，就是第一形式的批判，把它还原为一个特殊的形式。”^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5頁。

作为货币资本循环的“批判”的生产资本的循环，是本章研究的对象。

货币资本的循环最明显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它是片面地从产生货币的货币形式上来表述的。整个过程系作为货币本身的“活动”、作为货币的自行增殖而呈现的，只不过它的必要条件是生产而已。生产资本的循环则恰恰相反，它把货币归结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归结为为生产服务、为保持它经常更新所必需的东西。于是这里便产生了片面性，似乎全部问题都在于生产（社会存在的条件），而不在于价值的自行增殖。因此，如果生产资本的循环“批判”货币资本的循环，那末同样地，货币资本的循环也“批判”生产资本的循环。它们互相否定并且互为前提，就像同一产业资本的两种形式那样。

关于这点，不仅重商学派不理解，就连他们的死对头——古典学派也不理解。在重商学派看来，资本永远都是货币资本；他们为这种形式的资本的循环的片面性所俘虏。古典学派则在不小程度上为生产资本的循环的片面性所俘虏。在重商学派看来，货币是一切；而在古典学派看来，货币只是必要的流通工具。难怪亚当·斯密把货币比拟作一条道路，循着这条道路大量的粮食和乾草被运到市场上来，但是这条道路本身却连一磅粮食、一束乾草也不生产。

只有马克思，依靠自己的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能以在产业资本中看到互相排斥和互为前提的两种形式的统一——才克服了重商学派和古典学派的片面性。《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全部，就是对上述片面性的克服。而在目前这一章中，货币资本的片面性则是这样加以克服的，即把生产资本同货币资本相对照，从而前者便使后者回到“不过是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的地位”。

但是本章的任务并不仅限于此。生产资本的循环还在一种关系上补充了货币资本的循环。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生产永远是以位于流通各阶段間并使各阶段中断的单独行动的姿态出现的。的确，就连货币资本的循环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以生产的連續性为前提。在这一循环的屡次重复中，还造成生产的不断重复。但是在货币资本的每一个别的循环中，生产的連續性并不直接呈现出来，因此，这一循环形式不适用于研究再生产过程。而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上述連續性則已經直接呈现出来；须知这一循环开始于P并結束于P，簡化成 $P \cdots P$ 。

所以，本章中对生产资本循环的研究，不外是对作为一种連續过程的生产即再生产的研究。

研 究 的
次 序

如上所述，公式 $P \cdots W' - G' - W \cdots P$ 表现了不断更新中的生产，并把它作为再生产而提出来。正如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首先研究簡單再生产，随后再研究扩大再生产，在这里也一样：头一节是分析簡單再生产，第二节則分析扩大再生产。不过在这里，再生产是以不同于《資本論》第一卷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在那里，再生产是当作資本和資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来研究的，也就是說，被研究的是再生产的实质。而在这里，被研究的則是再生产的形式。如果生产资本的循环引起連續不断的生产，那末相反地：生产作为連續的过程、作为再生产，便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取得生产资本循环的形式，并且具体表現在公式 $P \cdots W' - G' - W \cdots P$ 中。

再生产还包括着流通。不过，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由于再生产是从它的实质方面来加以考察的，所以流通虽被考虑到，但未列为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只会使分析趋于复杂。而在这里，流通則成为研究的中心；须知倘无流通就沒有作为資本主义再生产形式的

再生产还包括着流通。不过，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由于再生产是从它的实质方面来加以考察的，所以流通虽被考虑到，但未列为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只会使分析趋于复杂。而在这里，流通則成为研究的中心；须知倘无流通就沒有作为資本主义再生产形式的

生产資本的循环；于是，也就沒有研究的对象了。

从这种观点来看的再生产，或資本积累，同货币积累有着联系。剩余价值既不是在自己的商品形式中，不是在 W 的形式中，而是在货币形式中，在 G 的形式中轉化为資本（当 W 为原来生产它的企业所能使用的生产資料时，則屬例外）。剩余价值必須在它成为现实資本以前，以货币形式貯藏起来，也就是說，货币的积累應該先于資本的积累，說得更确切些，货币的积累應該是后者的因素之一。因此，馬克思分析了扩大再生产以后，紧接着便在第三节里着手考察货币的积累，不过暂时尚限于作粗略的探討，因为他在以下几篇中曾不只一次地重新提起这个問題。

本章系以第四节《准备基金》来結束的。被实现的剩余价值，即被轉化为货币、但尚未达到作为现实資本所必需的量的剩余价值，是准备基金。它便作为这种基金，在本节中加以探討。

初步意見

本章以不算长的一篇序文开始，馬克思在其中作出一系列引言性质的評論。

馬克思提出生产資本循环的公式—— $P \dots W' - G' - W \dots P$ ，并扼要地說明，为什么在这个循环中不仅包含生产，而且还包含再生产。其次，馬克思指出如下的場合，即 W' 的一部分根本不加入流通，而是当作生产資料被利用于原先生产 W' 的那个企业里。馬克思說：“这个价值部分不加入流通。这就是說，有的价值不加入流通过程，但加入生产过程。”^①

随后，馬克思在货币資本循环和生产資本循环之間給划了一条平行綫。但暂时他还仅限于說明那显而易見的两件事。第一，生产过程在货币資本循环中只組成連結流通的两个阶段的中間环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2頁。

节，而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则恰好相反，流通的两个阶段，即整个的流通，“只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并由这种更新而得以继续不断的再生产的媒介”^①。第二，流通本身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与在生产资本循环中完全相反的形式。在前者，它是资本主义的流通，即 $G-W'-G'$ ；在后者，它具有简单流通的形态，即 $W-G-W$ 。

这两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本章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1. 简单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 条件下的流通

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流通具有简单流通的形态。无论在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它都具有这种形态。不过，它的性质则依剩余价值会不会转化为资本或收入而有所改变。在第二种场合，也就是说，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流通分解成资本价值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流通。马克思于揭示这一因素的同时，开始了简单再生产的分析。

固然，马克思在前一章分析 $W'-G'$ 形态变化时会详细谈到这点。但是在前一章，这点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在那里，需要揭示资本的先为 W' 、后为 G' 的这种表现上的特征，以及它在这一形态变化中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需要表明，虽然（由 $W'-G'$ 分解成的） $W-G$ 和 $w-g$ 这两种行为，若孤立地当作流通行为来看，并未表现资本主义关系，但在它们合在一起时，即在 $W'-G'$ 行为中，则呈现出这种关系。本章有着另一种任务：需要表明，组成 $W'-G'-W'$ 一部分的 $w-g-w$ 行为，在简单再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3页。

产条件下，完全和生产资本的循环分开了。馬克思說：“只要收入的流通由 $g-w$ ，用完全的形式來說，只要它由 $w-g-w$ 而独立化了，它就不会加入資本家所垫支的資本的运动中，虽然它是从这种运动中出来的。”①

換句話說，在分析貨幣資本的循环时， $W'-G'$ 之分解为 $W-G$ 和 $w-g$ ，具有表明資本在 $W'-G'$ 阶段的运动形式的表面意义，它同是否存在簡單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完全无关。須知在上述两种場合， W' 的流通都分解为資本价值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流通。而在分析生产资本的循环时， $W'-G'$ 之分解为 $W-G$ 和 $w-g$ ，則已經具有事物本质上的意义，因为这里包含着簡單再生产条件下的流通与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流通之間的差別。由于在簡單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流通离开了生产资本的循环，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則包含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所以只須指出，剩余价值在資本主义现实中既不全部轉化为收入，也不全部轉化为資本（它局部轉化为收入，局部轉化为資本）。因此，永远都存在有作为从生产資本循环中分出来的一种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独特流通 $w-g-w$ 。

馬克思詳細地談到 W' 的相应份額中的資本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以及剩余价值的計算。在这里，他列举了两种場合：1. 当 W' 是可分为各別部分的商品，比如說紗；2. 当 W' 是不可分的商品，比如說机器。在前一場合，一公斤紗能够代表不变資本，另一公斤紗能够代表可变資本，再一公斤紗能够代表剩余价值。因此， W' 的流通也可以分为上述各部分的流通。而在后一場合，当 W' 是不可分的产品时，这便不可能；那时 W' 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資本各部分的价值的具体体现者，又是剩余价值的体现者。但在这里馬克思着重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9頁。

出，即使在可以分开的商品的条件下，每一个别部分（每一公斤紗）也都在本身中既包含着資本价值的两部分的份額，又包含着剩余价值的份額。因此，即使在前一場合，分为各别部分（其中包含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各部分）的作法，也只能有有条件的实际意义：比如說，資本家在出卖他所生产的紗时，他会认为他首先得賺回用于物质生产要素——燃料、原料等等上面的費用，其次得賺回用于工資上面的費用，只有到最后他才想撈到利潤。作为这些盘算的基础的是如下事实，即实际上，如果其价值等于全部剩余价值或部分剩余价值的一定数量的紗，一直未能銷售出去，那末，資本家倘不丢掉全部利潤，也必丢掉部分利潤。对資本家來說，这是不可动搖的實踐的“真理”。而庸俗經濟学家竟把它提到“理論的高度”：他开始断言利潤确实只包含在所制造的商品的最后部分中，因而，它只有在生产这些部分时才被制造出来。这样便出現了臭名昭彰的“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章中揭破了这种謬誤。而这里，在分析流通时，这一謬誤的根源則表露得更为突出——馬克思所作的那些精密計算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剩余价值不仅必須加以生产，而且必須加以实现，它必須通过流通；沒有流通，它便既不能成为收入的泉源，也不能成为积累的泉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剩余价值是以价值 W' 对垫支資本价值 G 的盈余的形式出現的；从而，它只有当全部 W' 都卖出时，才显现为一种实际可以摸触得到的东西；須知，不这样，就沒有被实现的、 W' 价值对垫支資本价值的盈余。

总之，在流通中，剩余价值是作为 W' 的一部分的价值出現的，这一部分乃是在靠出售 W' 的另一部分而收回全部資本价值以后卖出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可以和資本价值的实现同时发生（例如

全部 W' 的出售是同时发生的,或 W' 是不可分的东西),也可以在资本价值实现以后发生,但从不在它实现以前发生。

生产资本流通
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前一章里全面地研究了组成生产资本循环 $P \dots W' - G' - W \dots P$ 中流通的两个阶段的 $W' - G'$ 和 $G - W$ 。但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它们是作为开始的 P 和终了的 P 之间的中间环节出现的,从而,它们出现于新的结合中,另样的联系中。马克思便在这种新的联系中研究它们。

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 $W' - G'$ 结束了这一循环;在这个形态变化中,资本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但它是作为被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返回的。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 $W' - G'$ 形成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和流通的第一阶段。而这便改变了 $W' - G'$ 在此一循环中的机能。作为流通的第一阶段, $W' - G'$ 必须由流通的另一阶段 $G' - W$ 来补充。须知整个流通在这里不过是最初的 P 和最后的 P 之间的中间环节,而这就意味着 $W' - G'$ 应该被当作 $W' - G' - W$ 的一部分。

商品资本之转化为货币资本,在这里起有从属的作用;它的重要程度,仅限于它使货币资本之转化为生产资本成为可能,从而,也就使再生产过程成为可能。不过,由于 $W' - G'$ 结束了资本价值在这种结合中的增大过程(在这种结合中,资本价值的增加是作为生产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中间环节而出现的),所以仿佛所制造出的商品的出卖,只有一方面为了维持生产使它不致中断,另一方面使资本家的消费成为可能,才是必要的。为生产服务的是流通即 $W - G - W$,而为消费服务的是 $w - g - w$ 。庸俗政治经济学就这样理解这一过程。对庸俗政治经济学来说, $W' - G' - W'$ 这种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它只看到这个行为的两个分裂部分: $W - G - W$ 和

w—g—w。庸俗經濟學家並不專心研究如下問題，w 是從哪兒來的，它是怎樣出現又是怎樣進入流通的。因此，他也知道：“就其存在而論，這個 w 已經和完成着自己的過程的資本價值的循環聯結在一起。……”^①

生產資本循環
中的 G—W

無論在貨幣資本的循環中和生產資本的循環中，G—W 都意味着資本從貨幣形式轉化為生產形式。但在前一循環中，沒有提供關於 G 的來源的任何指示。在 $P \dots W' - G' - w \dots P$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G 是 G' 的一部分，也就是說，G 同時既是被實現的資本，又是開拓自己前途的資本；G' 的價值自行增殖的完成過程，同時也是 G 的這一過程的開始。但這也給指出了 G 的來源：它是作為 P 的直接產物的 W' 的貨幣表現。從而，資本家用他出賣工人生產的產品所賺得的貨幣，來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不管資本的原始來源是怎樣的，在再生產過程中（甚至在簡單再生產過程中），資本總是形成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確立的這一原理，就鮮明地表現在把生產當作不斷的過程（即再生產）的生產資本的循環中。

G—W 是貨幣資本循環的開始階段，這裡只表明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但未表明它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在生產資本的循環中，這裡 G—W 緊隨在 $P \dots W' - G'$ 之後，資本本身的生產過程被明顯地強調指出來。當然，在貨幣資本循環的不斷反復中，G 不僅是作為“繁育的”貨幣、而且還作為生產過程本身中“被繁育的”貨幣出現的。但是，第一，在一個循環中，即 $G - W \dots P \dots W' - G'$ 中，這點並未直接給表現出來；而在 $P \dots W' - G' - W < \frac{A}{P_m} \dots P$ 中，這點則直接地被表現出來。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59 頁。

第二，如果貨幣資本的循環是不斷反復的循環，那末，它實質上已不再是貨幣資本的循環了。馬克思說：“在循環（貨幣資本的循環。——盧森貝）第二度重演時， $P \cdots W' - G' \cdot G - W \cdots P$ 的循環在G的第二次循環完成以前，已經出現了；並且，G的一切進一步的循環都可以看為是採取 $P \cdots W' - G - W \cdots P$ 的形式。”①

對生產資本循環的分析，還表明貨幣一方面是勞動者過去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為取得勞動者未來勞動的產物而預付的凭票。這些產品在目前也可能並沒有。馬克思說：“資本家用勞動者的過去勞動的一部分，當作勞動者自己未來的勞動的凭票，給予勞動者。用來支付勞動者的過去勞動的，就是勞動者自己當時的或將來的勞動。這種勞動形成一個尚未存在的物品儲藏。在這裡，物品儲藏的观念，是完全消滅了。”②

後一原理是同亞當·斯密針鋒相對的，斯密贊揚了資本家的物品儲藏（在他的心目里，資本是物品儲藏的一部分），仿佛資本家系從物品儲藏中供應勞動者工作時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事實上，勞動者獲得的工資並非實物，而是貨幣，所以必得用它或來購買勞動者本身（指整個工人階級）在這同時所生產的產物，例如麵包和其他食品，或來購買他們在將來將要生產的產物。

危機問題

商品流通的公式 $W - G - W$ 將薩伊以及李嘉圖引入迷途，這兩人都斷言不可能有一般的生产过剩，因為一個商品是用另一個商品來購買的。按照 $W - G - W$ 公式，貨幣只是中間環節，而整個活動，據他們的意見，則歸結於 $W - W$ 。因此，危機只能是局部的，由於各別生產部門之間的不相協調而發生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0頁。

② 同上書，第63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中分析商品流通的公式時，就已經對這種理論作了批判。在這裡，他重又談到這種理論，因為在生產資本的循環中，流通是按照簡單流通的公式完成的，並且在這裡給上述“理論”創造出更多的有關正確性的假象。

乍一看來，在資本循環繼續不斷的條件下，實際上繼 $W'-G'$ 之後的應該是 $G-W < \frac{A}{P_m}$ ，在相反的場合，生產中就會發生中斷，因為每個資本主義生產者同時也是生產消費者的這一情況，似乎受循環本身的制約。這裡人們忘記了馬克思正是在本章中所注意的問題。馬克思說：“由資本主義生產所創造的商品量的大小，是由這種生產的規模和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需要來決定，而決不是由需求和供給的預先確定的範圍，也決不是由待滿足的需要之預先確定的範圍來決定。對大量生產來說，除了其他產業資本家以外，只有大商人能當作它的直接購買者。在一定限界內，再生產過程可以依同一的或更大的規模進行，儘管由再生產過程排出的商品，還不會在現實上加入個人的或生產的消費。”^①

就生產資本循環的不間斷性來講，所需要的只是使 W' （通過貨幣作媒介）為 $W < \frac{A}{P_m}$ 所更替，使它脫離該資本的循環，雖然它能夠滯留在一般流通的渠道中。馬克思接着說：“這時，商品的潮一層一層湧來，到最後，以前湧入的潮，不過表面上被消費所吸收。諸商品資本會相互在市場上爭取位置。……接着，危機爆發了。”^②

可見，正是因為資本的循環，一方面，不斷地和應該不斷地發生，而且它不為也不能為供求的規模所調節，另一方面，它却依供求的規模為轉移，所以資本主義生產不可能是沒有需求的东西的生產，正是這一情況，使得危機成為不可避免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8頁。

② 同上書，第69頁。

貨幣資本的
其他機能

馬克思在本節末作了如下指示，即貨幣在生產資本的循環中還實現自己的其他機能，不過是把它們當作貨幣資本的機能來實現的。

資本主義企業主出賣自己的商品並購買他所需要的生產資料。貨幣在那時是支付手段。而由於貨幣的這一機能在這裡系受資本運動的制約，所以它便成為貨幣資本的機能。馬克思說：“在這裡同時又看到，貨幣資本在產業資本的循環內，沒有實現貨幣機能以外的任何機能；並且，這種貨幣機能，只是由於它和這種循環的其他各階段保有聯繫，方才同時有資本機能的意義。”^①

由於這個原因，貨幣即使在貯藏狀態中也是貨幣資本。

II. 積累及規模擴大的再生產

潛 在 的
貨 幣 資 本

G' 是由 $G+g$ ，由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組成的。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 g 脫離資本的循環而進入一般的流通。在擴大再生產條件

下， g 不進入一般的流通，但是也不能立即積極參加到資本的運動中去。“因為生產過程可能擴大的比例，不是任意的，而是技術上規定了的，所以，實現了的剩餘價值，雖然決定要資本化，但往往要由若干次循環的復反，增長到這個程度（那就是必須積累到這個程度），才能實際當作追加的資本來發生機能，或加入資本價值的循環。……”^②

在這樣的場合，剩餘價值便是潛在的貨幣資本。潛在的貨幣資本是貨幣貯藏。不過這種貨幣貯藏的性質，不同於馬克思在上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70頁。

② 同上書，第71頁。

一节中所讲的那种货币贮藏的性质。在那里，讲的是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因为尚未到达支付期限。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之变为货币贮藏，是由于它还不能像资本那样行动，它就作为资本来说还嫌太少。而全部被实现的剩余价值则已经是潜在的资本了，因为它所负的使命就是资本化，就是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

扩大再生产
的公式

扩大再生产的公式被马克思表述为：

$$P \dots W' - G' - W' < \frac{A}{P_m} \dots P'$$

$$W' < \frac{A}{P_m}$$
 也好，

$$P' > P$$
 也好。都说明生产是以扩大了规模重新

开始的。不过，由于货币资本循环的出发点，永远是G，即被垫支的资本，而不是G'，即被实现的资本，所以生产资本循环的出发点，也永远是P，而不是P'。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本自行增殖。它在前一循环中是否增加，这对于该循环中价值增长的过程并无意义。因此，当P'行动一成为新循环的出发点，它就转化为P，也就是说，它不意味着增殖了的生产资本，而是意味着自行增殖着的生产资本。

但是，作为生产资本循环的终点，P'意味着：1 剩余价值正在资本化；2 积累已经达到使再生产成为扩大再生产的那种规模。P'和G'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前者表示积累，后者只说明获得了剩余价值；G'系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P'则由资本价值和业已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组成。

W'和G'都表示被实现的资本（前者为商品形式，后者为货币形式），但这不是由于它们作为商品和货币时所完成的那些机能，而是由于它们是资本循环中的特殊阶段；P'也意味着生产资本加业已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这不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机能，而是由于生产资本的循环被它所闭合，由于它是产业资本运动的结果。不仅如此，甚至在同一循环的范围内，生产过程取得不同的意义也依它是循环的开始或结束为转移：在前一场合，已如上述，它

是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而在后一场合，它是由大量生产要素所代表的、自行增殖了的价值。

III. 货币积累

货币贮藏形式 的剩余价值

在这节将再一次重复我们已从前一节中获悉的原理，即剩余价值不能立即资本化，起初必须以货币形式来积累。全节都用于阐释上述原理。马克思在这里把作为受历史制约的过程的资本积累，同生产与再生产的自然技术条件联结起来。

在工业各部门中，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积累，为了开始作为资本而发挥机能，必须达到各种最低限度的规模。而在这时以前，剩余价值则是货币贮藏。货币贮藏形式的货币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前的时代，不过那时它却不是潜在的货币资本。所以，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实质不在于货币是货币贮藏，而在于：1. 这种货币贮藏系由被实现的剩余价值组成，2. 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积累乃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货币贮藏形式的剩余价值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系由自己的未来决定的：它在同将来的剩余价值额相结合下，和后者一起开始自行增殖。但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也就是说，依自然技术条件为转移，这一过程进行得有时较快，有时较慢。

IV. 准备基金

货币贮藏形式的 G的“附带”机能

货币贮藏形式的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在W'全部或局部不能售出的场合，用以重新开始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又意味

着 g 除了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本身机能以外，还被赋予“附带的”机能——作为准备基金。

就连正在发挥机能的货币资本，也常常不得不作为准备金。不过，这受发挥机能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本身所制约：它不得不在运动中，时而在闲置中，轮番地既作为流通工具，也作为支付手段。因此，对于靠剩余价值的积累而获致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来说，作为准备基金——这完全是附带的事，而并非是从它的基本机能中引伸出来的。

簡 短 的
概 要

本节系以自身不涉及准备基金问题，而只阐述全章研究内容的概要来结束的。概要旨在更充分地表述既包括简单再生产也包括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的公式。

这个公式如下： $P \cdots \overbrace{W' - G'}^1 \cdot \overbrace{G - W}^2 < \frac{A}{P_m} \cdots P (P')$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最末那个 P 等于最初那个 P ，而 G 等于 G' 减 g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最末那个 P 大于最初那个 P ，也就是说，它等于 P' ，而 G 则或者等于 G' （当全部剩余价值都被积累下来时），或者大于 G' 减 g （当只局部剩余价值资本化时）。

发生了一个问题：在上引公式中能不能求得潜在的货币资本，也就是说，当 g 正在被积累但尚未被积累起来的那个时机的算式呢？显然是可以的，因为马克思直接对这点作了如下说明：“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是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81页。

第二章注

1 在生产資本循环中， $W'-G'$ 先于 $G-W$ 。这着重說明了不断的資本价值的垫支和不断的生产，是依被制成的大宗商品的經常实现为轉移的。由此可见，在表现生产連續性的生产資本循环中，实现是作为这种連續性的条件而被提出来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分析簡單流通时，馬克思能以——在那个理論分析的阶段上——仅仅指出商品流通之分裂为 $W-G$ 和 $G-W$ ，已經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在本章中，馬克思研究得更加深入了。

2 馬克思的上述原理，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該章中，研究了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的矛盾。^①

对于其本身也受資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所制約的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的分析，使得能更加确切地作出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間的差別，虽然生产过程和实现是整个資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方面。

3 危机的可能性，在簡單商品生产中已經存在着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在資本主义生产中已經存在着了。簡單商品生产之轉变为資本主义生产，同时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之轉变为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因此，馬克思的危机理論，作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理論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也是同后者的展开一起展开的。危机理論似乎是由《資本論》全部三卷中所提出的个别論点組成的；这产生一种印象，仿佛馬克思并未建立任何严整的危机理論。事实上，那些个别論点却代表着危机理論的各个阶段，而这些阶段是与馬克思經濟学說的各个阶段相适应的。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289—290頁。

第三章 商品資本的循环

研 究 的
对 象

無論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本的循环，或商品資本的循环，都只是產業資本运动的特殊形式。在貨幣資本的循环中，產業資本的运动表现为貨幣即借自身流通来“繁育”新貨幣的貨幣的运动。在生產資本的循环中，这种运动是以連續的生產过程的形式即再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过產業資本的周轉，还代表着大宗商品的运动；商品的流不断地接踵而来。產業資本运动的这个方面，在商品資本的循环中被提供出来，也就是說，產業資本的循环系表现为商品資本的循环、大宗商品的运动。

当然，貨幣資本的循环也好，生產資本的循环也好，其中都包括着商品流通，不过在那里，商品流通只是作为貨幣資本运动和生產連續性的必要条件而出現的。在商品資本的循环中，恰恰相反，貨幣的运动和連續的生產却是大宗商品运动中的必要因素。

資本循环的所有三种形式，是互为前提并且互相否定的。它們之所以互为前提，是因为其中每一种形式都不能沒有其他两种形式；它們之所以互相否定，是因为在其中一种形式里作为產業資本运动的基础和实质而加以突出和強調的东西，却被其他两种形式只当作这一运动的条件和前提。

研 究 的
次 序

無論在以前各章和本章，馬克思都首先詳細說明流通本身各个阶段系处于該循环的哪种順序里；第一，整个流通和生產是如何接

踵而来的。随后，則闡明商品資本循环出发点的特点。这也就为揭示产业資本运动的这一形式的全部特征提供了可能性。

循环的三个
阶段的順序

商品資本的循环被馬克思表述为： $W' - G' - W \dots P \dots W''$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流通阶段 $W' - G' - W''$ ，在这里，是按像简单商品流通那样的順序实现的。与貨币資本和生产資本的循环不同，在商品資本的循环中，第一，生产系局限于 W' 和 W'' 之間，也就是說，系被表现为不断的商品流通的条件；第二，在这里，流通的两个阶段、整个流通都先于生产。流通被表现为不依生产为轉移的；流通仿佛預先决定生产、生产規模、生产性质。

在 $P \dots P$ 中，強調了生产占首要地位；流通只是再生产过程的中間环节。在 $W' \dots W''$ 中，則恰恰相反，強調了流通占首要地位。而且正是商品資本的循环，才奠定了所謂現代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交換概念的基础。与魁奈不同，这种概念的拥护者之利用商品資本的循环，不是为了分析社会資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而是为了表明資本主义經濟仅为交換經濟罢了。对他們來說，資本主义基本的和主要的标志是交換。

这个循环的
出发点的特征

貨币資本循环的出发点，永远是 G ，而不是 G' ；貨币之所以成为資本，只是由于貨币变成 $W < \frac{A}{P_m}$ 。并且，这不仅指在貨币最初以資本姿态出現的时候，而且指在貨币完成一个循环并开始另一个循环的时候。在貨币資本的每个新的循环中，貨币都是資本，但这不是因为貨币已經带来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貨币还会带来剩余价值。一旦 G' 重新投入流轉，它便不再是 G' 而成为 G 。

正像这样，生产資本循环的开端永远是 P ，而不是 P' 。在 $P \dots P'$ 中，后一个 P' （原文为 P 。——譯者）意味着生产資本添加了剩余

价值的一部或全部；不过，它只在作为循环的終点时才具有这种意义。而在作为起点时，P 只意味着剩余价值重新被生产，并且因为这个緣故，它重新成为資本，而絕不是因为 它由于前一循环而增加了。

商品資本的循环則完全不同：它的开端永远是 W' ，而不是 W 。它的运动永远开始于商品形式的資本价值的流通加上同样处于商品形式中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W' 意味着：1. 資本价值已經自行增殖了，2. 資本价值尚处于商品形式中，因此，必須加以实现，必須轉化为 G' 。 W' 在循环結束时的意义是如此，在循环开始时的意义也是如此。只有在第一个場合（正如在貨幣資本的循环中），周轉是由業經增殖的資本价值的实现来完成的，而在第二个場合（在商品資本的循环中），运动則是靠这个实现来重新开始。

必須指出，严格地說，資本从来不以 W 的形式出现。 W 在 $G - W < \frac{A}{P_m}$ 中只意味着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同貨幣相对立，并且像商品那样来同貨幣相交换，只意味着它們具有商品形式。但是劳动力只有在工人手中才是商品，它在資本家手中則变成生产資本的、而絕非商品資本的要素。至于生产資料，那末，它們在卖者手中倘不是 W' （如果卖者是資本主义企业主），即是简单的商品（如果卖者是非資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在資本家一买者手中，生产資料永远是生产資本的要素。

可見，商品資本永远是增殖了的資本价值，永远是 W' ；它不仅在循环結束时如此，而且在循环开始时也如此。

商品資本
循环的特点

貨幣資本的循环是完全的、局限于自身範圍內的周轉；它以貨幣形式的价值开始，并以同样貨幣形式的增殖了的价值結束。企业主在流轉开始时和結束时，拥有最抽象的、同时对资产階級社会来

說最富代表性的形式即貨幣形式的財富。

像这样“完全的營業周期”，在資本循環的其他形式中是沒有的。在生产資本的循環中，着重指出了各个周轉的連續性。須知最后的 P 不外是生产諸要素（人力的和物质的）的总和；从而，它們應該按其用途加以利用，它們應該在生产过程中开始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應該开始一个新的生产資本的循環。由于生产的連續性不是資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是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的条件，——所以生产資本的循環“使古典經濟学极容易忽視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資本主义形式，把生产自身看为是生产过程的目的，好像問題中的中心，就是尽可能大量地，尽可能便宜地去生产，并尽可能多方面地，一部分为了生产的更新（G—W），一部分为了消費（g—w），用生产物来和其他的生产物相交換”^①。

循環 $W' \dots W''$ 还掩盖了資本主义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特点。在 $W'—W''$ 中，資本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說，表现为供滿足社会需要的有用之物。

在商品資本的循環中，着重指出了流通的連續性。循环所由开始的 W' ，和循环所由結束的 W'' ，代表着非为自身消費而为出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 W' 不能停留在企业主那里，他必須卖掉它，但这意味着它必須开始新的循环。流通的連續性也意味着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联系的連續性，即同他們的不断接触。在資本循环的商品形式中，这种联系乃是实质及其基本內容，因为在这里，被提到首位的是作为不断滿足社会需要的形式的大宗商品的流通过程的連續性。說到利潤又“有时被忘記”^②。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90 頁。

② 參閱同上。——譯者

商品資本循环
的一般特征

商品資本循环的完全而詳尽的公式具有
如下形态:

$$W' \left\{ \begin{array}{l} W - \left\{ \begin{array}{l} G - W < \begin{array}{l} A \\ P_m \end{array} \dots P \dots W' \\ - G' \end{array} \right. \\ w - \left\{ \begin{array}{l} g - w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增殖了的資本价值 W' ，分解为 W 和 w ；前者代表資本价值，后者代表剩余价值。因此，一批商品，或一部分商品，可以看成是資本价值；而另一批商品，或另一部分商品，則可以看成是剩余价值。但这种“考察”，正如已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是有条件的，并且只对实际目的才具有意义。事实上， W 的任何一部分都是由其本身又分解为 c 和 v 两部分的資本价值及剩余价值組成的。从而，無論整批商品或它的各別部分和各別样品，永远都包含有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或是表現着两种資本即垫支資本和增殖了的資本的关系。因此 W' ，与它一次或几次卖出无关，永远都不轉化为 G 和 g ，而轉化为 G' 。这也被表述在公式 $W' \left\{ \begin{array}{l} W \\ w \end{array} \right. - G'$ 中。上面的 W 和下面的 w 表明 W' 是由哪些部分組成的，它实际上又可被分成哪些部分；而 G' 則表明 W' 永远轉化为 G' ，表明資本价值同它的“仔畜”——剩余价值在一起流通。

但是， G' 实际上分解为資本价值 G 和剩余价值 g ；所以，形成生产和流通的統一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資本主义生产），是由 G' 之轉化为 W' 所完成的。于是，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道路便分歧开来，这可用下列公式表明：

$$\left\{ \begin{array}{l} G - W < \begin{array}{l} A \\ P_m \end{array} \dots P \dots W' \\ g - w \end{array} \right.$$

商品資本的循環，在第一階段 $W'-G'$ 之後，分解為資本價值的流通和剩餘價值（即未資本化的、預定供私人消費的那部分價值）的流通。可見，商品資本的循環自身包含着資本家和所有靠剩餘價值過活的人的個人消費。在資本循環的其他形式中，只表現出工人的消費——它實質上是生產的消費，因為工人系靠這種消費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

馬克思說：“這諸種特質，都表示這個循環已經不僅是一個個別資本的孤立的循環。”^① 早先已經着重指出，在資本的這個循環中，直接表現出一個商品生產者同其他商品生產者的聯繫。這種聯繫的建立，不僅是靠資本價值的流通，而且靠剩餘價值的流通。每個資本家都把 W' 投入流通，並且借助於收回的 G' （它分解為 G 和 g ）來取得生產消費諸要素和私人消費諸要素。但是這兩者必須存在於流通中；從而，這裡已在擬議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條件的問題。在這裡，這個問題尚未被提出來，不過在這裡馬克思已經指出：“ $W' \dots W'$ 是魁奈經濟表^② 的基礎。他選定這個形式，而不用 $P \dots P$ 形式，來和 $G \dots G'$ （重商主義所堅持的孤立的公式）相對立。這就表示了他的偉大的和正確的識見了。”^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97 頁。

② 魁奈的經濟表曾是研究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的一種嘗試。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99 頁。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研 究 的
对 象

在前几章中，产业资本的循环是作为：
1. 货币资本的循环；2. 生产资本的循环；3. 商品资本的循环，单方面地加以研究的。这种

研究揭明了产业资本的循环的个别方面。在本章中，产业资本的运动则是作为所有这三种循环的统一来加以研究。

由于在前几章中，产业资本的循环是单方面地加以分析的，从而，每次只掌握许多定义中的一个，所以产业资本的运动尚未能充分具体地被表示出来，它还不是“形形色色的现象的统一”。关于这种具体性和这种统一，在本章中都作了表述。

产业资本的现实的（即具体的）循环，不是三种循环的简单总和，而是它们的辩证的统一。因此，这个统一的研究，不仅在于对它作出总的阐释，也不仅在于把以前进行分析时所获得的那些结果加以总和。上述研究会发现许多新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在单方面研究产业资本循环的情况下所不能揭示的。

马克思在研究产业资本的循环时，应用了自己的一贯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的最片面和最抽象的形式。生产资本的循环则比较具体；它的定义已经以货币资本的循环的定义为依据了。商品资本的循环更为具体，它的定义补充并“修正”了前两个循环的定义。这个循环甚至将我们引到个别资本的范围

以外。

在“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的研究中，产业资本的循环的定义已经成为形形色色现象的最具体的、真正的统一。

当然，产业资本的循环的一切定义并不仅限于此，即使只把它当作个别资本来看（我们且不谈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来说，个别资本连同它的一切定义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罢了）。本篇后两章和整个第二篇仍然研究个别产业资本。但抽象和具体是相对地来理解的：这里所谈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的每一阶段，对前一阶段来说都是具体的，而对后一阶段来说则是抽象的。

研 究 的
次 序

对作为三个循环的统一产业资本现实循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去更充分地理解资本运动的连续性。本章便是从阐释

这一问题开始的。随后，马克思转而就价值问题同培利展开论战。这种转变，乍看也许感到意外，但正是关于资本（一如关于运动）的学说，同时既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又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进一步证实。

以下问题都直接同个别资本流通的连续性有着联系：第一，关于它同一般（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的联系的问题；第二，整个的即作为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产业资本循环的前提和条件。

本章是以粗略涉及大宗商品的实现问题的“备注”来结束的，对于这个问题，在第三篇中另有远较充分的论述。这里，它只是对更充分地表述产业资本的循环才是重要的。

資 本 作
為 運 動

关于资本一如关于运动的概念，已在前几章中提出来。资本的每一个循环都正表明它是运动，是“资本在不同各个阶段穿上的不

同各个形式、资本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脱弃的不同各个形式”^①的更替。不过，这种运动在资本循环的各个形式中不能表现为连续的运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同时也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停留。在具体的现实中，须要克服各种困难，特别是同商品实现有关的那些困难。因此，在具体的现实中，资本作为运动只有在它的当作统一体来看的“三个公式”中才能表示出来。

这种统一，不仅在于产业资本的现实循环同时也就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它还在于资本的各个部分同时处于不同的形式中并且开始不同的循环。如果一开始，资本家就将自己的全部货币资本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那末，资本返回到他那里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一部分（固定资本）在颇长时间内被留在劳动工具上，另一部分（流动资本）通常也不是一次就返回来，而是随着商品的制造和卖出才返回来。但重要的是另一种情况：企业主不能延搁新的生产过程的开始，即使他还没卖掉已经制造出来的商品，因为不这样便会与就其性质来说是继续不断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原理相矛盾。因此，从一开始，企业主在垫支一笔款子时，就必须储备有另一笔款子，以确保生产的连续性。

马克思在下一篇中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该篇中，他说明资本如何分成第一资本和第二资本。这里重要的只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作全体看的资本，是同时在空间上并存于它的不同各个阶段上。”^②

就在资本的一部分摆脱货币形式而取得生产形式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却重又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货币形式。由此可见，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6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系同时处于自己的所有形式中。資本所“穿著”的那些形式：1. 在時間上系一个跟随一个地出現；2. 在空間上系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第二个受第一个制約，第一个受第二个制約。正是因为資本所有各部分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所以資本也同时处于不同的形式中。反过来，正是因为資本同时处于不同的形式中，所以它能够不停地运动。

工厂企业的現金出納处——这是独特的貯水池，所有貨幣收入和貨幣支出都如流水般地不断往其中注入和从其中流出。在工厂胴体内，情况也一样：随时都有原料、燃料、輔助材料到来，并且随时都有成品运送出去。在商品倉庫中情况也一样，这里經常有两个相向的流在运动：一个带来商品，另一个带走商品。現金出納处——貨幣資本循环的起点和終点；工厂胴体——生产資本运动的起点和終点；商品倉庫——商品資本循环的起点和終点。但整个工厂是現金出納处、工厂胴体和商品倉庫的統一体。它們在空間上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它們都同时發揮机能，但是其中一些的机能产生另一些的机能；因此，它們于發揮机能时在時間上也是一个跟随一个地出現。現金出納处付出貨幣，即貨幣轉化为 $W < \frac{A}{P_m}$ ，这促成工厂胴体内的运动，而这一运动也促成商品倉庫内的运动。

培 利 的
价 值 論

培利是十九世紀英国庸俗經濟学家，他批判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論。照培利看来，“价值是同时存在的諸商品間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对立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①。对培利來說，价值仅仅是商品的数量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只是建立在真实的交换过程中。换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08頁。

句話說，培利只承認交換價值，而不承認價值；所以，前者不是後者的表現形式。因此不能談價值的運動和價值形式的更替；在交換前，是任何價值都沒有的，只是在交換中才建立起商品之間的数量對比關係，這種關係就稱為交換價值。在最好的場合，可以像談論抽象概念那樣來談論價值；商品既然要被交換或出售，所以另一個商品或從出售該商品上收回的貨幣，就可以預先當作是第一個商品的價值。但是價值不存在於商品中，而存在於商品所有者的意識中，他打算用自己的商品來取得另一個商品或一定数量的貨幣。培利對價值的理解就是如此。

馬克思注意到培利和抱有同樣觀點的經濟學家，他這樣宣稱：“那些把價值獨立性看為是單純抽象的人，忘記了產業資本的運動就是這種抽象的實現。”^① 產業資本的運動，只有作為資本價值即在自己運動中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的運動，才能理解。而這就意味着，在交換之前價值便存在，在交換過程中只發生組成價值運動實體的那些形式的更替。

馬克思用“抽象的實現”這句話譏諷了培利及其擁護者：抽象的實現已經不是培利一伙人所理解的那種意義的抽象了。在買賣的過程中，價值被實現、轉化為真正的黃金。但是運動之外的、停止流通的黃金，終不過是黃金罷了；它只有在對商品的關係上，才是貨幣、價值的“存在”。說得更明確些，商品在以黃金表現自己的價值時，便使黃金成為貨幣。只有在這種意義上，價值在自己的運動中才是抽象的實現；商品價值在自己的運動中被實現，也就是說，取得不依商品為轉移的獨立的存在。

價值的抽象正是在產業資本的運動中更深入地反映出商品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07頁。

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因为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价值的运动。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价值的抽象表现在：（1）货币的、生产的和商品的形式中；（2）从一个形式向另一个形式的过渡中；（3）自己的自行增殖中。如果产业资本的运动，一方面是价值的运动，那末，另一方面在这个运动中价值便达到自己的最高的现实性。

的确，价值在资本循环时能够改变自己的量，假如在这期间生产资本诸要素（原料、燃料等等）跌价或涨价的话。而这似乎证实培利的论点，即没有价值，只有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交换价值。但是如果撇开偶然的摆动，并对所研究的现象采取方法论上正确的态度，那末，价值就只能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因而，这不过只证实了马克思的下述原理：“商品的价值量，由此可见，是与数量成正比、与在这个商品中获得实现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而变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论劳动生产率或者价值本身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丝毫也不影响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本性”。资本价值量无论在资本循环中或增或减，资本价值都会带来剩余价值。

价值量的变化
在资本各个
循环中的反映

马克思是在价值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研究资本的各个循环的。关于价值量变化的问题，马克思只是附带谈到；在下一篇，他将较详尽地并且从另一种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化，一方面的 $G \cdots G'$ 和另一方面的 $P \cdots P$ 和 $W' \cdots W'$ 间，就会显示出一种差异来。”^①

马克思在这里也考察了这种差异。在货币资本的周转中，价值的周期性革命表现在每一个新的循环都不得不或从小量资本或从大量资本开始：前者发生在生产诸要素价值减少的情况下，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9页。

者則發生在生產諸要素價值增加的情況下。這些周期性革命並不對已經開始的循環發生影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一旦被購買，它們價值的變化就不會影響生產過程，因為這種變化是依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量、而不是依它們的價值為轉移的。不過，價值的變化卻會在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循環進程中引起相應的變化。

馬克思列舉了產生這種影響的一些場合：1. 在生產諸要素的價值降低時，實物的擴大再生產和價值的簡單再生產是可能的，因為用原數量的貨幣資本能以購買大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2. 在它們價值增長的情況下，恰恰相反，實物的簡單再生產和價值的“擴大”再生產才是可能的，因為原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得不用巨額的貨幣資本去購買；3. 如果在生產諸要素的價值降低的情況下，仍然進行簡單再生產，那末，它就會帶來貨幣資本的積累，但這不是由於剩餘價值的資本化，而是由於生產諸要素的落價；4. 資本家從生產諸要素價值的降低上也可能蒙受損失，而從它們價值的增長上也可能獲得好處，如果他擁有大量原料、燃料等儲備的話。

不過應該了解，純粹形式的資本循環分析，必須從價值的這些周期性革命中加以抽象化。

產業資本和
一般商品流通

產業資本循環中的流通，一方面是總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個別產業資本運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通過流通的媒介，一個產業資本家不僅同自己的同行發生聯繫，而且也同小商品生產者以及奴隸主和封建主（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早期）發生聯繫。在 $G-W$ 行為中，從流通中取得生產資料，而在 $W'-G'$ 行為中，新的商品則被投入流通。至於誰是這些生產資料的售賣者和誰購買重新生產出來的商品，那是完全不關重要的。

由此可見，产业資本的存在还不意味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到处都占統治地位：这种生产方式通过流通的媒介，同其他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市場，在这个市場上流通的有社会来源不同的各种商品。但是，不論它們的生产方式如何，在資本的循环中，商品“变为产业資本在……生产資本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一。但是由于这个緣故，商品的由来便消灭了。商品現今不过当作产业資本的存在形式而存在”①。

不仅如此，商品在被吸收到产业資本循环中去以前，通常总是保持着資本的形式。产业家通常系从商人手中取得生产資料，这些生产資料在商人手里时已經就是商业資本的形式了。固然，在理論分析的現阶段上，尙无考察商业資本的必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整卷中一直沒有談商业資本。但是，在一般地并从历史的展望中来表述产业資本循环同商品流通的联系时，馬克思写道：“商品經營，即商业，当作商业資本的机能，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前提，那会随資本主义生产而益形发展。所以，我們为了要例解資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个别方面，也有时假定它，但在一般分析上，我們是假定直接售卖，沒有商人作媒介，因为后一件事情会把运动的各种要素隱蔽起来。”②

資本流通同时也是总流通的一部分。馬克思由此引出如下結論，即《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所表述的貨幣流通諸規律也适用于資本流通。同产业資本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商业的发展，以及銀行体系的发展，固然給这些規律中带来一系列的修改，但馬克思当时还未曾研究它們。在本章我們所处的理論分析阶段上，产业資本的循环尙未將任何新的东西帶到貨幣流通的問題中来。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13頁。

② 同上書，第114頁。

資本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系依代表貨幣資本的同名鑄幣的流通速度、依代表商品資本的流通着的商品的量和價格水平為轉移。從這個觀點來看，簡單流通和資本流通之間是沒有差別的。但這只是從貨幣流通諸規律的觀點，就其最一般的形態和純粹數量上的表現來說的。如果從質的方面來探討資本流通問題，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在貨幣和商品不斷易手的條件下，它們的機能時常改變。在 $G-W \leftarrow \overset{A}{P_m}$ 行為中，貨幣在貨幣資本家手中是貨幣資本，在工人手中則只不過是貨幣而已；貨幣在生產資料售賣者手中也只不过是貨幣，如果後者是單純的商品生產者的話。在 $W'-G'$ 行為中，商品是該循環中的商品資本，但是它在這個循環之外則不再是商品資本；如果 W' 的購買者是工人、小商品生產者、甚至資本家的話，那時 W' 如不是單純的商品，就是另一生產資本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結論：1. 在簡單流通中，商品和貨幣系作為同一的、但表現為不同形式的價值而永遠互相對立；在資本流通中，它們往往作為資本的價值和單純的價值而互相對立；2. 簡單流通就整個來說，是一些互相對立的、但完全同類的形態變化的交錯（一個 $W-G-W$ 的第一階段 $W-G$ ，對購買者來說，永遠是另一個 $W-G-W$ 的 $G-W$ 階段，但這兩個階段，以及那些形態變化卻是完全同類的）。可是，資本主義的流通往往是一些非同類的形態變化的聯結。資本流通同商品流通交織在一起；而且倘容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處肆行統治，那末以 $G-W$ 為前提的 $W'-G'$ 行為仍不會和它是同類的； $W'-G'$ 是個別資本循環中的一個階段，而 $G-W$ 則可能是工人收入的流通或資本家收入的流通的一個階段，也就是說， W' 的購買者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為私人消費而購買的資本家，如果 W' 是消費資料的話。這兩者都不是資本價值的流通。

由此可見，一個個別資本在流通中為另一個個別資本所更替

的这种事实，由于資本价值为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对工人来说，后者的流通永远是W—G—W行为）所更替而变得复杂起来。正如馬克思所說，这个問題“需要另一种研究方法”，即他在以《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为題的第三篇里所采用的方法。

經 济 发 展
的 图 式

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方面，曾作过不少嘗試，来寻找那些表明社会生产发展的經濟形式的标志。其中有一个嘗試受到馬克思的

全面批判，因为它抹煞了資本周轉和簡單商品流通之間的质的区别。按照这个公式，諸經濟形式在其历史发展中被划分为：1. 自然經濟形式；2. 貨幣經濟形式；3. 信用經濟形式。可見，交換的存在和形式乃是划分的标志。在自然經濟中，交換或是根本沒有，或是直接的（以物易物）。在貨幣經濟中，交換系借助于貨幣来完成；而在信用經濟中，交換則借助于信用来完成。

馬克思对这一公式提出三点反駁意見。第一，絕不能說，信用制度取貨幣制度而代之；事实上，“貨幣經濟与信用經濟，不过适应于資本主义生产不同的发展阶段，决非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与自然經濟相对而言的交換形式”^①。第二，划分的标志不能坚持到底。交換一作为划分的基础，那末，自然經濟便應該划分为其中根本沒有交換的閉塞經濟，和已經出現直接交換的下一发展阶段。

关于方法論方面的第三点反駁意見最为重要。作为按时代划分經濟发展史的基础的，是交換及其形式，而不是决定交換形式本身的生产方式。这完全模糊了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之上，并且决定产业資本流通的独特性的資本主义生产的独特性。馬克思作出結論說：“不从生产方式的性质去求适应于生产方式的交換方式的基础，却反过来做，那是正好和資產階級的眼界相适合。在資產階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20頁。

級的眼界內，生意買賣，是占着整個頭腦的。”^①

實現問題

作為本章結論部分的，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就此書作的摘錄中找到的“一個注解”。這個注解的內容較深入地接觸到所探討的問題即個別資本循環和總流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資本家把相等於 $c+v+m$ 的 W' 投入流通。但是他自己卻直接對固定資本 c 諸要素提出需求；從他那里取得工資並以之購買生活資料的工人們，則對 v 提出需求。由此可見，資本家投入流通中的商品量，大於他從流通中取來的商品量，也就是說，他的供給大於他的需求。固然，他以 m 的一部分購買個人消費品，但是他並不能就這樣用掉全部剩餘價值：簡單再生產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是資本主義的直接否定。“這個假定，等於假定資本主義生產不存在，並從而假定產業資本家自身不存在。因為，只要假定資本主義的發動的動機不是致富，而是享受，資本主義就從基礎上被拋棄了。”^②

剩餘價值的資本化，開始於它在貨幣形式上的積累。所以，來自新資本方面的需求，不是在每一循環之後，而是在多多少少較長時間過去以後才提出的。還應該注意到，固定資本的價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轉移到新產品上的，而固定資本則是一下子就被再生產出來，不過要在若干年過去以後。可見，每個資本家在個別資本循環結束以後的需求勢必有所減少，其減少額等於 W' 的相當固定資本破損部分的那部分價值。

由此可見，在上述注解中，實現的問題已由馬克思提示出來。每個資本家都指望商品量大於所提出的需求；人們會問：誰來買那超過的部分呢？在第三篇中，馬克思全面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21頁。

② 同上書，第125頁。

第五章 流通時間

本 章 內 容
簡 述

在以上各章，資本循環系被看作是生产和流通的統一，但並沒有对生产和流通作出更詳細的分析。像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生产領域这些概念，都統統作为同样的概念被使用了。在本章，它們則被規定得比較具体。生产和流通之間的相互关系，也获得进一步的表述。

“生产時間，自然包含劳动过程的期間，但后者并不包含全部生产時間”^①。这种量的差別也是质的差別：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只在劳动过程所占去的那部分生产時間以內被創造出来；在那部分生产時間以外，則既不創造价值，也不創造剩余价值。由此得出，“生产資本創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或“在生产領域內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說法并不是完全确切的。生产資本只是在它的机能活动包括劳动过程，也就是說，在它的机能活动是可变資本的机能活动的限度內，才創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与此相同，价值和剩余价值并不在全部生产時間內，而只在是被买来的劳动力的消費过程的那部分生产時間內产生。在第十三章《生产時間》中，馬克思重新詳細說明生产時間和劳动过程時間之間的区分。在这里，馬克思着重指出生产時間和劳动時間之間的区分所具有的重大原則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27頁。

义,以及这种区分同价值理論的联系。

生产阶段的时间同劳动时间的不相符合,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些因素只存在于个别生产部門中,而另一些因素则存在于所有生产部門中。在农业和化学工业这样的部門中,生产过程永远都比劳动过程持久;生产資料就在劳动过程以后也仍繼續发生作用。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生产資料在劳动过程以后仍繼續发生作用这一事实,乃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劳动由于以一定方式配合那些生产資料并使它們开动起来,所以使得它們即使在劳动停止以后也能够发生作用。

在直接生产过程的时间同劳动时间相符合的其他生产部門中,依然有生产資本諸要素留在生产領域內的时间同它們的直接机能活动不相符合的情况。

第一,依不同条件为轉移而建立有原料、燃料、各种輔助材料的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儲备,这种儲备永远都应存在,以保证生产过程的連續性。馬克思称这种儲备为潜在的資本;它滯留在生产領域內,可是并不积极参加生产行为本身。第二,在生产过程中中断和停止的时间里,固定資本諸要素仍繼續处在生产領域內,虽然它們并不像生产資本那样发生机能。

所以,在一切生产部門中,生产資本諸要素滯留在生产領域內的时间,显著长于生产过程的时间,从而也显著长于劳动过程的时间。这一切,从資本周轉速度的观点来看,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考察了这个問題。

馬克思于更具体地表述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劳动过程之后,轉而更充分地表述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也分成两个阶段: $G-W < \frac{A}{P_m}$ 和 $W'-G'$ 。每一阶段,首先,都同时既是总流通的一部分,又是个別資本循环中的机能上特殊的一部分。其

次，当在第一阶段中只发生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时，在第二阶段中与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相平行还发生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馬克思在这里注意到，尽管流通过程是必要的过程并需要时间以及劳动，但它毕竟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所以，耗費在流通过程上的劳动和时间都不是生产性的，虽然它們是必需的。

但是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并不这样看問題。它认为資本既在生产中带来利潤，也在流通中带来利潤。作为这种概念的基础的，是资产階級視野的局限性，它妨碍去分辨現象的外表与实质：从現象的表面来看，資本是以价值自行增殖的姿态出現的，而不管它在流通中或在生产中是否发生作用。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既局限于表面現象的观察，所以为自己封閉了通往揭示价值自行增殖的实际源泉的道路，而且这是由它的资产階級本能提示給它的，因为利潤系发生在流通中这种断言，同时是对利潤系由剩余劳动所創造这一事实的否定，即对剝削雇佣劳动的否定。

馬克思揭露了从流通中引伸出利潤的那些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根源，以及它們的階級本质、它們的特殊的资产階級基础。

但是必須明白，流通——这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另一面：它是以后者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为前提的。沒有流通，也就沒有資本主义生产。这由馬克思特別鮮明地表現在如下論点中（《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即“資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而且也同樣不能在流通之外产生”。首先，它不能在 $G-W < \frac{A}{P_m}$ 阶段之外产生。如果在上述流通阶段之外，資本不能产生，那末，在 $W'-G'$ 阶段之外，資本也就不能繼續自己的运动，这个阶段是資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必要的要素之一。

对資本來說，通过 $W' \rightarrow G'$ 阶段比通过 $G \rightarrow W < \frac{A}{P_m}$ 阶段要困难些。在第二个場合，資本家掌握有一般等价物，在第一个場合，他們只有特殊商品。而且馬克思表述了关于流通時間（正是指 $W' \rightarrow G'$ 阶段）的一系列有趣的見解。商品从它制成起到它进入消費領域以前为止，一直处在流通阶段中。商品能在流通領域中滯留多久，首先是依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为轉移。商品在流通中滯留得太久，对商品來說，是有致命的危險的：使用价值将受到損害，紧接着，价值也将消失。这是那些认为价值也产生在流通中的人們所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实上，在流通中价值甚至不能长久被保存下来。它所以牢牢地被保存在生产中，只是因为它从生产資料上轉移到新产品上，而新产品也能作为生产要素。

第六章 流通費用

研 究 的
对 象

本章是前一章的直接繼續。馬克思在这里更充分地、从而更具体地發揮了基本上在前一章所陈述的論点。在那里曾这样写着：

“流通代理人必須由生产代理人来付款。”^①

流通代理人的报酬只組成流通費用的一部分：消耗在流通上的不仅有活劳动，而且有物化劳动；各种流通手段的价值也在耗竭。这一切費用都是資本的消耗，它分成两部分：1. 供发付在流通领域中从业的职员与工人的工資；2. 供租賃和购买流通手段。这些費用的第一部分，馬克思有条件地称为可变資本（在流通中，資本的任何一部分也不是上述字义的可变資本，因为这里不发生价值的自行增殖）。

必須区分构成流通的实质并且受历史制約（像商品資本主义制度本身受历史制約那样）的那些純形式的因素，和不受商品資本主义制度制約，但在組織技术上同流通相联系的现实过程（例如，运输）。这些现实过程已經不屬於作为流通来讲的流通了。其次，在这章里流通仍然显得很抽象（它只比前几章具体些），它还未脱离生产而自立門戶；商业資本作为独立的資本，对我们来说，在理論上还不存在。而且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即使流通自立門戶了，成为一定集团人們的事业，它的本性和它的机能也不会改变。因此，把商业資本列入分析只是使理論研究变得复杂罢了。对流通这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34頁。

商业資本的特殊机能，馬克思是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加以考察的，也就是說，他在那里研究了整个資本主义生产过程，提供了关于社会資本和剩余价值的分配的最具体的概念。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前几章揭明生产和流通的一致及其差別以后，在本章則研究資本流通过程的各种費用并把它們加以分类。

研 究 的
次 序

全章为适应所探討的問題的特点而分成三节。

首先，馬克思分出那些只同价值形式更替有关、从而只在商品資本主义經濟中有着地位的流通費用。馬克思称它們为純粹的流通費用；第一节就是这样命名的：《純粹的流通費用》。

在标题为《保管費用》的第二节里，系研究为任何一种社会（不仅資本主义社会）都得有个人消費品和生产消費品儲备这种必要性所規定的那些費用。因而，这些費用，就其物质內容來說，已經不受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約，不过后者仍在它們身上盖上自己的印記：須知上述儲备倘非商品資本（如果它們在商店和倉庫中处于准备出卖的状态），即为生产資本（“潜在的”，如果它們作为原料、燃料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而存置在工厂中）。

在标题为《运输費用》的第三节里，探討了严格說来已經不是流通費用、而是在流通领域中繼續着的生产的費用的那些費用。

1. 純粹的流通費用

流 通 之
为 流 通

在流通中，既不創造价值，也不創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應該首先明确馬克思是怎样理解流通的。他把流

通仅仅理解为价值形式的更替、价值之从商品形式轉化为貨幣形式和反过来从貨幣形式轉化为商品形式。这个轉化伴随着法律行为：在流通中发生所有者的更替。一人将自己的商品形式的财产让給另一人，而代之以从自己的对方那里取得貨幣形式的财产。这一过程还伴随着一系列技术作业，如商品的包装、分类、运输等等。但是为了正确地理解流通的实质，必須把它同上述各种作业分开。何况，即便是现实本身也往往使它們互相分开。“純粹的”流通的类型是交易所商业，它不伴随着上述技术作业，而是与之完全分开。不动产的买卖也不伴随着这些作业。另一方面，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无須交换，就可在各个企业或联合企业系統内部进行。

馬克思把物的移动看作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繼續。所以我們應該作出第一个限制：认为在流通中既不創造价值也不創造剩余价值的这种論点，并不适用于伴随着流通的那些技术作业。这些属于生产的作业，既創造价值，也創造剩余价值。当我们說在流通中既不創造价值也不創造剩余价值时，我們指的是同一切生产因素分离开来的流通。总而言之，这里所談的仅仅是作为一种表面上的过程、作为价值形式更替的流通。

流 通 中
的 劳 动

表面上的交换过程之所以不創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并不是因为这里沒有劳动消耗或費用；交换过程往往需要許多劳动。“状态变化是需要時間与劳动力的，但不是为了創造价值，而是为了要引起价值由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轉化”^①。

但是人們会問，为什么用于使价值从一种形式轉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并不創造价值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38頁。

創造价值的劳动，不應該直接創造使用价值或使其中发生任何物质变化(例如，搬运工和包装工的劳动不創造使用价值，而用于保管商品儲备的劳动，一般說来，也不会使商品发生任何物质变化)；但是它應該受使用价值的制約，不然的話，价值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同具体劳动就会完全脫离关系。在馬克思关于这个問題的一切言論中，都着重指出花費在交換过程上的劳动并不創造价值，因此它不是受使用价值而是受价值形式的制約。“这种种費用(純粹的流通費用。——卢森貝)，是由作为商品的生产物的經濟形式引起的”^①。

关于生产劳动
和必要劳动

这里應該着重指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把生产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概念混为一談。即使劳动在流通中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用的，它仍然是非生产的，也就是說，它并不創造剩余价值。

馬克思在本章中，也就是說，在已經闡明資本形式(包括資本的生产形式)学說以后，又淋漓尽致地詳述了自己的流通学說。但是从这里不应作出如下結論，即流通学說是从資本形式学說派生出来的。首先，流通理論基本上已經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和第四章《货币轉化为資本》中闡述过了。第一卷第三章強調理論上只把流通理解为价值形式的更替，而整个第四章則旨在說明价值不能在流通中产生，它在那里只是被實現而已。

第二，沒有正确的流通理論，也就沒有区分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从而区分生产資本和其他資本形式的原則性根据。事实上，如果是在流通中創造出价值和剩余价值，那末，商品資本以及一般資本在流通中也同样是生产性的，就像資本在生产阶段中那样。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52頁，

它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歸根于它們發揮機能的具体性質方面的差別，也就是說，流通中的資本不同于生產中的資本，就像一個生產部門中的資本不同于另一個生產部門中的資本一樣。

第三，即使假定勞動在流通中（即在價值形式更替的過程中）也創造價值，價值仍脫離使用價值，抽象勞動仍脫離具体勞動。可見，馬克思關於在流通中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而這預定要把流通只理解為表面上的過程）的學說，系直接從關於商品、關於商品中勞動的二重性的學說中，總而言之，從整個馬克思價值理論中引伸出來的。另一方面，資本形式理論只有在流通理論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起來。

正是從在流通中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餘價值這一事實，引伸出流通階段中使用的資本和生產階段中使用的資本之間的原則性差別。在生產階段中創造着價值和剩餘價值，因此，在這個階段中使用的資本是生產性的。資本是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但是貨幣形式的資本只不過是有希望的資本，它還必須預先經過 $G \rightarrow W < \frac{A}{P_m}$ 階段；商品形式 (W') 的資本則已作為業經實現的資本、作為已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而發生機能。生產形式的資本則直接自行增殖，直接帶來剩餘價值。

不同种类的
純粹流通費用

馬克思還把純粹的流通費用分為：（1）直接與買賣商品有關的費用；（2）簿記費用；（3）貨幣生產上所支付的費用。一方面，簿記費用系同商品流通有關；另一方面，簿記是隨着生產的擴大和社會化而發展起來的。所以，簿記費用應該局部地列為純粹流通費用，因為它們取決于產品的商品形式。另一方面，它們應該局部地列為例如像儲存品保管費用的那種費用，既然它們取決于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且它們甚至對社會主義比對資本主義更為必要。馬克思

之所以仍舊把它們列為純粹流通費用，可以從他作的一般結論中找到解釋：“但簿記費用，會因生產積聚，簿記越是轉化為社會的簿記，而越是減少。”^①

如果由簿記引起的各種費用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大大增加，那末這已經不取決於生產積聚的增長，而取決於商品流轉的擴大、對計算成本的需要的增長，等等。^②

II. 保管費用

兩
類
保
管
費
用

在流通中發生的還有商品儲存的保管這一過程。這一過程的特点是成品在其中受不到任何積極的影響。這一過程的機能可歸結為保持商品的使用價值使不致蒙受變質、減少等損失，從而也即保持商品本身的价值。

馬克思把保管區分為兩類：（1）每一社會中都有的、不依其組織形式為轉移的、但在商品資本主義制度下取得商品儲存（或商品資本形式的儲存）保管形式的儲存品的保管；（2）或因投機目的，或因銷路不暢，或因危機現象而引起的保管。第一類保管取決於社會對擁有儲存品的需要，沒有儲存品，社會需求便不可能正常地得到滿足。第二類保管則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

儲存品的保管——它是滿足社會需求（生產的需求和私人的需求）的正常條件，而在商品經濟中則取得正常商品流通條件的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45頁。

② 我們要注意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中計算的作用的意見：簿記“對於社會共同生產，又比它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更為重要”（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45頁）。——編者

式——創造着价值。这类保管費用加入商品的价值。消耗在商品保管上的活劳动产生新的补加价值，而物化在仓库、商店、货棧等等里面的劳动即它們的价值則轉移到这些商品上来。一旦在保管过程中創造出价值，也就創造出剩余价值，如果保管过程是由雇佣劳动来实现的話。第二类保管則是另一种情况：它的費用属于商品生产的 *faux frais* ① 并且絲毫无別于与价值形式的更替、与表面上的交换过程有关的費用。

III. 运输費用

商 品 的
运 輸

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运输中既創造价值又創造剩余价值（它不仅是在运输中被創造出来，而且为商品的包装、分类以及在流通中繼續着的其他类似的生产过程創造出来）——这是沒有絲毫疑問的。

馬克思說：“也有些独立的产业部門，其生产过程的生产物，不是任何新的对象的生产物，不是任何商品。在其中，經濟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例如搭客运貨的真正的运输业，或是传达书信电报等等的通訊业。”②

人 的 运 輸

关于人的运输，絕不能說在那里“生产資本……把价值加到被运输的生产物上去……”③。

馬克思以同样術語“有益效果”来表示商品和人的运输結果。商品运输的有益效果，生产資本在运输业中的作用，在于被运输的

① 附带的費用，它虽然不参加生产物价值的創造，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过程來說却是必需的。——編者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0頁。

③ 同上書，第164頁。

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由商品的运输来完成的：它们只有在从生产地点运送到消费地点以后才能供作消费。在这种意义上，商品运输是在流通中继续着的生产。

人的运输的有益效果包含在运输的本身过程中：消费是与生产同时进行的，或像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有益效果，只能在生产过程的持续中被消费。……”^① 它同生产过程一起消灭，而新创造的价值则又同前两者一起消灭。在商品运输的场合，新创造的价值被加到被运输的商品的价值上去；在人的运输的场合，它同生产过程一起消灭，因为有益效果的消费过程是同后者一起结束的。

因此，如果在商品运输的情况下，被运输的商品是新创造的价值物质体现者，那末在人的运输的情况下，新创造的价值体现者则是生产过程本身，“因为所支付的，所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任何可以和生产过程分离的生产物”^②。

我们已经讲过，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应该直接创造使用价值或使物发生任何物质变化，但是它应该受使用价值的制约，不然的话，价值便会完全背离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便会完全背离具体劳动。现在我们可以作出较概括的结论。

生产资本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1）如果使用价值——就此词的直接意义来讲——是由它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其存在与生产过程无关的有用物是由它生产出来的；（2）如果已制成的产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例如在这些产品从生产地点运送到消费地点的情况下，是由它来完成的；（3）如果像商品储存的保管这样的物质技术机能是由它来实现的；（4）如果像在人的运输的情况下那样，有益效果是由它生产出来的。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1页。

② 同上。

第二篇 資本的周轉

研 究 的
對 象

馬克思把資本的周轉規定為“不當作孤立的過程，却當作周期的過程……”^①來看待的資本的循環。這可能引起迷惑：難道在前一篇里資本的循環是當作“孤立的過程”來加以研究的嗎？當然不是。資本的循環係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從而以其不斷的、周期的反復為前提。但這裡我們所探討的是抽象法的兩個階段，是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上升。資本的運動首先表現為循環，其次表現為周期地反復著的循環。在前一篇里，它只被當作循環，也就是說，尚是在抽象法的第一階段上來研究的；在這一篇文章里，它則是在抽象法的第二階段上，在其周期反復中，在隨後依次繼起的資本周轉形式中來研究的。

資本的各個部分都通過一些同樣的階段，都取得并“脫棄”一些同樣的形式，總而言之，都完成一個（質量上）同樣的循環。從這個觀點來說，資本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不是作為資本的不同部分，而是作為資本各個部分所通過的不同形式而互相有別的。當它們同時存在着時，也就是說，當資本的一部分係由貨幣組成，另一部分係由生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72頁。

产資料組成，第三部分系由商品組成時，它們的區別也可歸結到上述那一點。但並非資本的各個部分都以同樣速度進行周轉，以同樣時間間隔完成自己的周轉。所以，從周轉的觀點來看，資本是分裂為不同部分的，這些不同部分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規律性並需要加以特殊的研究。而這便引到作為資本周轉總課題一個組成部分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課題上來。

在把資本的運動只當成循環而加以探討的情況下，關於資本運動速度的問題尚不存在；它的運動速度同資本形式的更替沒有任何關係。不過，資本運動速度問題乃是在研究資本周轉時的最重要課題之一；資本的一個形式為另一個形式更替得越快或越慢，它的一個周轉接着另一個周轉依次繼起得也越快或越慢，需要墊支在各個周轉上的資本也越少或越多。在前一篇里，也沒有提出資本運動連續性的問題，因為這對資本的形態變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而資本周轉的研究則包括對資本運動連續性的條件的研究。資本的周轉作為在生產階段和流通各階段中所進行的周期地反復的過程，乃是一個矛盾；一方面，生產的連續性應該靠它來保證；另一方面，生產階段卻被流通各階段所打斷。這個矛盾的解決是依賴：資本的周轉不僅依次繼起，而且互相交錯，也就是說，在其中一個周轉結束以前另一個周轉已經開始。換句話說，在研究之初被視為依次繼起的过程的資本周轉後來變形了：它們還以周期地互相交錯的过程的姿態出現。這導致資本再分裂為發揮作用的資本和不發揮作用的資本。資本的下一個周轉之所以能夠在第一個周轉結束以前開始，只是由於尚儲備有另一資本，這個資本在此時以前一直閑置未用。

由此可見，一個新的課題即發揮作用的資本和不發揮作用的資本的相互關係的課題被提出來了，這個課題同樣組成資本周轉

总課題的一部分并且應該在本篇中获得解决。

資本的周轉速度，影响着垫支資本量，所以在剩余价值率方面也提出一个新的課題。年剩余价值額除以可变資本，就得出依可变資本周轉速度水平为轉移的不同比率。数量少而周轉速度快的資本以自己代替数量大而周轉速度慢的資本。而这便制約着（正如将进一步加以詳細探討的）实际剩余价值率和年剩余价值率之間的区分，以及垫支可变資本和耗用于事业中的可变資本之間的区分。

最后，資本周轉得越快，剩余价值就越迅速地由商品形式轉化为貨幣形式，也就是說，越迅速地取得那种它能作为购买力（在购买資本家个人消費品的情况下）、貨幣儲备（潜在的資本）和附加資本（剩余价值在这种場合小部分地被資本化）来利用的形式。而这当然属于資本周轉研究的范围。

所有上述課題既然都是有关資本周轉的課題，所以它們也就是本篇研究的对象。

研 究 的
次 序

馬克思首先給資本周轉下了最一般的定义，也就是說，为本篇的研究对象描繪出最共通的輪廓。短悍的第七章《周轉時間与周轉

次數》便是为此而写的。随后，馬克思轉入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研究。这项研究整整占用了四章的篇幅。在其中第一章里，馬克思以肯定的形式闡述了他的关于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学說。对資本这些部分的分析使得能給資本周轉作出更完备、更富有内容的定义。这个定义与前不同地对待了流动資本，也与前不同地对待了固定資本。

根据对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已經进行的分析而給資本周轉所下的更完备的定义，是在第九章《垫支資本的总周轉：周轉循环》中

作出的。而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則批判地考察了重农主义者、斯密、李嘉图和他們的追隨者的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理論。

在这以后，馬克思轉入資本周轉速度的研究。这里有两类課題。一方面，必須揭明那些決定周轉速度的因素，另一方面，應該研究周轉速度如何也引起并決定整整一系列的新現象。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研究了第一类課題，那都是屬於对劳动期間、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分析的，因为这些因素是資本周轉的各个要素并且預先決定它的速度。在最后三章中則研究：（1）周轉速度对墊支資本量的影响；（2）以周轉速度不同这个观点来考察的可变資本的周轉；（3）周轉速度对剩余价值流通的影响。上述每一个問題都在相应的各章中分別加以探討。

第七章 周轉時間与周轉次数

几点意見

如上所述,这一章是本篇的簡短引言。这里給本篇預先規定了基本研究对象——个别資本的周轉。

資本价值垫支的时候被认为是周轉的开始。从这里很可能作出結論,即 $G-W < \frac{A}{P_n}$ 阶段,也就是說,貨幣形式的資本的垫支永远是这种开始。其实并不然。生产資本的循环也可以作为資本周轉研究的基础,那时 P 是周轉的开始。應該把資本的垫支不仅理解为它从貨幣形式往生产形式的轉化,而且理解为它的变化的现实过程的开始,也就是說, P 向 W 轉化的开始,因为以下各項都只是从这个時間开始的:(1)資本各要素的生产性消費(它們在自然形式下的耗費);(2)不变資本各要素的价值往新产品上的移轉;(3)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然而,在商品資本的循环中 W' 却不能是資本周轉的开始。馬克思在解釋这点时,重复了已为我們所知的第三章中的原理,这就是說,作为上述循环的开始的,并不是 W 即商品形式的价值,而是 W' 即已經带来剩余价值的資本。 $W'-G'$ 不意味着垫支,而意味着实现,即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从商品形式向貨幣形式的轉化。

馬克思引证了一系列的經濟学家,他們尽管沒有区别开資本循环的不同形式,但事实上却都认为周轉的开始倘非 $G \cdots G'$ 循环中的 G , 即是 $P \cdots P'$ 循环中的 P 。

資本周轉速度在不同生產部門中是不同的：它的度量單位是年，因為“這個尺度單位的自然基礎是：在溫帶地方，資本主義生產的祖國，最重要的土地收穫，是一年生產一次的”^①。而且為了確定資本的周轉次數，馬克思提出如下的公式： n （周轉次數） $=\frac{U}{u}$ （ U 為一年的持續期， u 為該資本的周轉時間）。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73頁。

第八章 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

研 究 的
对 象

馬克思是以如下的話来結束前一章的：

“在更进一步討論資本周轉对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們要考察两种

新形式。資本的这两种新形式是由流通过程发生的，并且会在它的周轉的形式上发生影响。”^① 这两个新形式就是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它們将在本章中加以研究。

資本之分为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既不是受資本实质的制約（如資本之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系受它制約），也不是受資本物质构成的制約（像从亚当·斯密以来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所想的那样）。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只是資本的个别部分的运动形式。資本之分为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仅仅受前者运动特点的制約。这种特点也为馬克思所分析。

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所不同于前一章所探討的資本形式之处为：它們只是資本的个别部分，而商品資本、生产資本和貨幣資本則是資本各个部分所經過的資本形式。此其一。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只屬於生产資本，此其二。馬克思关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可見，是同他的关于一般資本形式的学說紧密联系着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74頁。

我們讲过，資本之分为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并非受資本物质构成的制約，但是从这里絕對引伸不出：后者对上述划分并无任何意义，因而对之完全可以不管。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系属于資本的个别部分的运动形式，但是这种运动形式上的区别，在絕大多数場合，都以資本的这些个别部分的物质体现者方面的区别作为自己的前提。这也就說明为什么馬克思既很仔細地考察整个資本的物质构成，又很仔細地考察資本的流动部分和固定部分。

“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这两个范畴，远在馬克思以前就已被引用到政治經濟学中来了。馬克思的任务在于科学地闡釋它們、揭示它們的真实內容，一句話，在于使它們从“平凡生活的范畴”轉变为科学的范畴。因此，尽管就重农主义者、斯密、李嘉图对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看法所作的批判性评价組成后面几章的內容，本章的研究仍从一开始便带有論战的性质。馬克思在闡述自己对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看法时，也随即对那些以另一种方式解釋这两个范畴的人們进行了批判性的評論。

研 究 的
次 序

本章分为两大节，即《形式上的区别》和《固定資本的成分，替換，修理，积累》。可見，馬克思首先从“形式上的区别”这个观点来研究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并且指出这些形式是为什么所制約。与后者相联系，馬克思既詳細地表述了固定資本的个别要素，也詳細地表述了流动資本的个别要素。第一节結束于对这两种資本形式上的四点区别所作的簡述。

第二节主要是具体叙述性质。馬克思詳細地闡釋了在这节标题中所列举的每一点。

I. 形式上的区别

固定資本与 流动資本的 形式和內容

馬克思說：“使那个投在生产資料上的資本价值部分取得固定資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特别的流通方法。”^① 从这里往往作出

不正确的結論，仿佛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都是流通范疇，因为資本的不同部分在周轉方面的区别是由它們来表明的。然而不容忽視，尽管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只不过是資本的不同部分的流通形式，可是它們却不受流通的制約，而是受价值从这些部分向产品上轉移的过程的制約。

这样一来，便得出如下三点：（1）不同的劳动手段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不同的机能（这不仅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如此，在任何生产方式下也如此）。一部分生产資料——劳动对象、輔助材料等等——在劳动过程中完全被消費掉，而另一些生产資料——机器、厂房等等——則只局部地被消費（磨損）掉。（2）但是上述現象，虽然它受劳动过程本身和劳动手段屬性的制約，而不受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制約，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取得只为后者所固有的特殊表現方式。在劳动过程中完全被消費掉的生产資料，将本身价值全部轉移到产品上来；在劳动过程中局部被消費掉的劳动手段，将本身价值局部地轉移到产品上来。总而言之，不同劳动手段发生机能时自然而然产生的技术方面的区别，在資本主义制度中，是表现在价值从这些劳动手段轉移到产品的不同方式上。（3）价值轉移方面的区别也意味着价值流通方面的区别：全部被轉移的那些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79頁。

劳动手段的价值，完全随着产品一起流通；而价值的局部转移则同时也是价值的局部流通。

出现在现象表面上的是，一方面，各种劳动手段发生不同的机能，另一方面，资本各部分各有其不同的流通形式。这些终极环节之间的联系是看不见的。依靠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所作的分析，上述联系的揭示于是有了可能。这一分析证明，各种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机能的特点，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转化为资本各部分的价值向生产物上转移的特点（须知各种生产资料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是资本的各部分）。而这也表现在流通中表现在资本的这些部分的不同周转方式上。

顺便说说，关于把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仅仅视为流通范畴的错误概念也导源自：流通或流通过程这个术语本身，正如已由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系用于双重意义：一是指资本的运动、它的循环（其中包括生产阶段），一是指流通阶段 $G-W$ 和 $W-G$ 。在马克思指出资本之分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系受流通制约的地方，他是把流通理解为运动、循环，而不单单是流通阶段。

实际上，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是资本的这两部分的运动形式，虽然它们仅仅直接属于生产资本，因为它们以自己的特殊形式只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业已成为价值增殖过程的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东西。

如果生产资本之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系受资本的这些部分的价值转移方式的制约，那末，资本之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则受新价值——它分解成被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制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一方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另一方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就在于此；但是却绝不在于仿

佛前者屬於流通，而後者屬於生產。這兩者都屬於生產階段，只是方式不同罷了。資本之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給明确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勞動過程向價值增殖過程轉化的實質；給明确了勞動系從勞動力的機能轉化為資本的機能，而資本則因此分解成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至於資本之分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不僅沒有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反而掩飾了它的實質。須知在現象的表面上，一切都只歸結到資本各部分周轉方面的區別，在這裏面不僅增殖過程消逝了，價值轉移過程也消逝了。一切都隱藏在現象的幌子後面。

固 定 資 本
及 其 周 轉

從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固定資本的特點並不在於這部分資本的各物質要素的自然屬性。馬克思用一連串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原理。資本家預定要在W—G階段中出賣的機器不是固定資本要素，而是商品資本；它在那個為生產目的而買下它的資本家手裏成為固定資本的一部分。另一個例子是：“家畜，當作勞動家畜，是固定資本；當作長肉家畜，便是原料，它最後會當作生產物加入流通，所以不是固定資本，只是流動資本。”^①

然而要完全抽掉固定資本各物質要素的自然屬性是不行的，固定資本的特點並不取決於它們，可是沒有它們，固定資本的存在也就不可能。勞動工具和勞動的一般條件，按其性質來說，不是資本，因之也不是固定資本，然而只有那些按其性質或供作勞動工具或供作勞動的一般條件的東西（例如廠房等等），才能是固定資本的物質體現者。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既將生產資料和資本等量齊觀，所以把勞動工具和固定資本混為一談；邏輯上（我們在這裏且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81頁。

不去讲社会經濟动机) 这个錯誤正是在于：从資本沒有生产資料便不行而固定資本沒有劳动工具也不行这一事实中作出相反的結論——生产資料是資本，劳动工具是固定資本。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具有決定意义的是价值的轉移方式，它就給規定出固定資本周轉不同于流动資本周轉的特点。永远只是固定資本的一部分价值在周轉，而固定資本的完整的周轉則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的周轉組成的。由于这个緣故，固定資本周轉得慢，也就是說，它的完整的周轉持續得很久。这是另一个流行的錯誤——仿佛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之間的差別实质在于固定資本周轉得慢而流动資本周轉得快——的原因。問題不在于資本的这两部分的流通速度（例如在农业中，流动資本也周轉得非常慢），而在于作为不同的价值轉移方式的結果的流通形式，这些不同的价值轉移方式也就是各种劳动手段在劳动过程中发生机能的商品資本主义表現。

流 动 資 本

流动資本在每一循环中都完成完整的周轉，以自己的全部价值加入这个周轉。由于可变資本也在每一循环中都完成完整的周轉，所以这就为把可变資本也认作是流动資本提供了根据，这样一来，流动資本便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

但是必須記住，可变資本不同于流动資本的不变部分，它不單純把自己的价值轉移到生产物上，而且在生产物中再生产自己的价值。价值轉移和价值再生产之間的区别，無論何时都不應該忽視。如果生产資料的价值增加了，那末，新生产物的价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会相应地增加，因为有更多的价值被轉移到生产物上去。而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那末，这并不影响新生产物的价值，原因是劳动力的价值不会轉移到生产物上来。馬克思在

《資本論》第三卷(參閱第一章)中發展了上述原理。

固然，可變資本就其運動的形式來說系屬於流動資本，可是却不同於流動資本的不變部分，其不同之處在於：流動資本不變部分的价值(由具體勞動)轉移到生產物上，而可變資本的价值則被再生產出來，也就是說，重新被抽象勞動創造出來(我們在這裡繼承馬克思之後，也暫且不談可變資本還創造剩餘价值這一點)。

總的概述

本節結束於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區別歸結為四點。第一點簡要說明了我們早已詳細探討過的問題即：(1)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這是生產資本各部分的不同流通形式；(2)這些形式表現着價值往生產物上轉移的不同方式；(3)這並非根據生產資本各組成部分系不同地參與价值的生產；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劃分便受此制約；(4)資本各部分價值轉移方式上的區別，系以各種勞動手段在勞動過程中發生機能的不同為前提；(5)流通資本和固定資本只屬於生產資本，而絕不屬於資本的貨幣形式或商品形式。

其餘各點都是第一點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第二點強調固定資本的周轉永遠同流動資本的一些周轉相適應，在各別循環中周轉的只是固定資本的一部分。

第三點指出在危機中起有巨大作用的一個要素(馬克思在後面幾章里詳細地闡釋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個要素也直接來自上一點。固定資本系同時一下子被墊支出去，可是却一部分一部分地返回；所以，個別固定資本的再生產是通過較長或較短的時間間隔，周期地進行的。

馬克思在第四點中發展了這個原理，不過他持的觀點已經有所不同。

問題在于企业主所买来的流动資本各要素也不是仅够眼前使用的（这在本卷第五章中已經說明了）：除了发生机能的流通資本以外，还有原料、燃料等等的儲备，总而言之，还有潜在的流动資本。因此，可能认为流动資本（包括各种儲备）也是同时一下子被垫支出去，而只是按照各种儲备的使用程度一部分一部分地返回。但这只表明决不能从現象的表面出发，而必須永远揭示現象的实质。流动資本的各种儲备根本不加入生产阶段；严格地讲，它們对生产阶段來說是不需要的，它們只对保证生产阶段的連續性來說才是需要的。如果企业主能以在随便什么时候获致他所需要的原料、燃料等等，那末，他就絕不会建立各种儲备。可是，在生产中实际发生机能的流动資本的价值，却完全轉移到生产物上并且完全同它一起繼續自己的流通。而固定資本，虽然也完全在生产中发生机能，可是它的价值却局部地轉移，从而也就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了。

总结上述四点，我們便得出关于固定資本的（不同于流动資本的）如下表述：（1）固定資本系同时一下子被垫支出去；（2）完全在生产阶段中发生机能；（3）但是它的价值每次仅有一部分轉移到生产物上；（4）由于这个緣故，固定資本（按照价值）便分为两部分：被轉移的那部分价值同生产物一起流通——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貨幣形式，而其余价值在全部固定資本未耗損完以前，則同生产物的使用价值（由于磨損的緣故也减少了）一起在生产領域中被固定下来；（5）在固定資本的最初垫支及其再生产之間經過有或长或短的时间間隔，在这个时间間隔中它以貨幣形式逐漸恢复起来，也就是說，組成折旧基金。

但是这个关于固定資本的概念还是太一般化了。更进一步的、更具体的研究将带来一整系列的修正。

II. 固定資本的成分，替換，修理，積累

幾點意見

首先，固定資本也分成不同的部分，因為它的各物質要素的堅固性既互有差異，所以固定資本各部分的磨損期限也各不相同，這些部分都按不同方式完成自己的完整的周轉。這是第一點。其次，固定資本各要素的堅固性，在不同的生產中，也是不同的。在進行具體研究的狀況下，這一切都必須予以考慮。

但下面的也很重要。在前一節里，馬克思由這一事實出發，即全部墊支資本從它的各個部分的運動形式上來看，系分成兩部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更進一步的、更具體的研究證明還有一種資本，這種資本乃是特種資本：既不能把它列為流動資本，也不能把它列為固定資本。馬克思在這裡詳細地考察了這個“特種資本”。

屬於這種資本的有：（1）維修和保管固定資本方面的費用；（2）日常一般修理方面的費用；（3）由於意外情況（不幸事件）而引起的、但在任何生產中都无法避免的修理方面的費用。由於這些與照管固定資本有關的費用而墊支的價值不能列為固定資本：它是按另一種方式被消耗掉的並且按另一種方式從流通中被取出來的。

經常費用均勻地分配給資本的各個周轉。的確，費用本身，特別是意外的修理費用，不是均勻地發生的，所以，它們的墊支和從流動中取回並不處於完全相適應的狀態；然而這種差別畢竟不怎樣大，因之人們把它們列為流動資本。

除了上述各種費用以外，在一些生產部門中還有馬克思稱之為固定資本的局部替換的東西。例如，鐵路上的鋼軌便局部地更

新。倘若固定資本不是周期地、不是通过一定的時間間隔而是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作为一个例子。这更多地修正了固定資本的概念：因为在上述場合，它逐漸地被消耗掉并逐漸地被恢复起来，也就是說，它接近于流动資本。可是即便在这里也留有固定資本的主要标志：价值系局部轉移到生产物上，从而，固定資本的价值系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尽管它在生产中是整个地发生机能。

在實踐中，往往难以区别修理和固定資本的局部替換。因为前者系从流动資本中支付，后者則从折旧基金中支付。由此可見，在實踐中很不容易区别流动資本的垫支和固定資本的垫支，尽管在理論上它們截然有別。同样，也很不容易（在實踐中）分别固定資本的局部替換和固定資本的扩大再生产：由于固定資本磨損部分的替換，往往会获致更扩大的再生产，也就是說，替換可能是量上的，也可能是质上的。在前一場合，我們得到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在后一場合，我們得到內含的扩大再生产。但是这两者都应该区别于因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而造成的扩大再生产。靠折旧提成而获致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探討的那种意义的积累。^①

由此可見，折旧基金經常处于流动状态；这不是不可动用的貨幣儲备：它时而得到补充（随着資本的每个新的周轉），时而由于固定資本的替換或扩大而减少。但是这种儲备必須永远存在，否則便不可能有整个固定資本的再生产，固定資本的再生产在一切条件下主要依然是周期地进行的。因此，从貨幣流通的观点来看，我們总可发现大量貨幣周期地被投入流通——当整个固定資本更

^① 关于折旧基金之被利用作积累基金，可參閱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資本論》第4卷），第3册，第57頁（參閱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頁）。——編者

新时——又逐步地被抽回到个别资本家手中。不言而喻，这对货币流通具有巨大的意义①。

最后，我們还要指出一种費用。这是防止不幸事故的保險費。通常，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都被保險。这种費用系用剩余价值来抵偿。

① 折旧提成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和固定資本更新过程中的作用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可从下表看出：

美国加工工业公司的资金来源及其利用
(每年上半年，单位十亿美元)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9年
I. 用于建筑和設備上的費用	22.4	23.9	22.4	24.2	27.7
II. 抵偿的来源:					
1. 未分配的利潤	7.4	7.9	6.3	10.9	10.9
2. 新招收的資本 (股票和債券的发行)	9.4	7.6	6.4	3.6	9.7
3. 折旧提成	10.4	11.8	13.5	15.7	20.9

第九章 墊支資本的總周轉。 周轉循環

本 章 的 基 本 原 理

在本章中，馬克思研究了標題上所指出
的兩個問題：（1）應該怎樣來理解資本的總
周轉並如何來計算它；（2）資本主義生產的

循環式發展的物質基礎是怎樣的。這兩個問題既具有巨大的理論
意義，也具有巨大的實踐意義。馬克思在下面幾章中不止一次地
重提到這兩個問題；這裡僅根據前幾章的研究作出它們的定義。

在一年（我們知道，年是周轉的單位）期間內進行周轉的資本
價值量，可能多於和少於墊支的資本。當我們談論某一個企業的周
轉時，我們指的正是這個量，而不是個別的周轉，或全部墊支資本
的周轉。例如，資本為4萬鎊的企業能夠有10萬鎊的周轉，只要流
動資本等於16,000鎊，一年周轉6次，而固定資本24,000鎊每年
磨損 $\frac{1}{6}$ ，也就是說，每年磨損4,000鎊。在我們的例子中，墊支資本
只占周轉額的 $\frac{2}{5}\left(\frac{40,000}{100,000}\right)$ ，也就是說，等於墊支資本的價值是在
一年的 $\frac{2}{5}$ 的期間內進行周轉的。由此便得出結論：“墊支資本的價
值周轉，會和它的現實的再生產時間，或者說，會和它的各種成分
的現實的周轉時間相分離。”^①

到了年底，資本家擁有16,000鎊流動資本和4,000鎊固定資
本，2萬鎊固定資本根本未曾周轉；可是在這一年內仍周轉了10萬
鎊，而在这年的 $\frac{2}{5}$ 期間內則周轉了等於全部資本的數額。馬克思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11頁。

就把后一个数额称为垫支资本的总周转。

但是我们在以上例子中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没有将固定资本本身分解开来，虽然它的一些部分周转得较快，而另一些部分周转得较慢。它的一部分，譬如说 500 镑，能够在一年里周转两次，固定资本的其余部分的年磨损额为 3,000 镑。这样一来，固定资本在一年里实际便只周转 3,500 镑（年耗损额等于 4,000 镑，因为价值为 500 镑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在一年里完成了两次周转）。因此，垫支资本总周转的确切定义是：“垫支资本的总周转，是资本不同各种成分的平均周转……”^①

但是，除了上述意义的周转以外，当全部固定资本都被磨损并须重新予以恢复时，还发生垫支资本的现实周转。在这期间，等于垫支资本的价值已周转了许多次；可见，垫支资本的现实周转包括着它的各部分所完成的许多次周转。因此，马克思称这个现实周转为周转循环。

周转循环可以被加快，并且由于那些引起固定资本各要素过早的无形耗损的技术变革而真的被加快起来。这儿，我们便找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的鲜明例子：一方面，技术进步因使现有固定资本贬值而遭到固定资本所有主方面的反抗；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为一些资本家同另一些资本家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为固定资本的独特运动所制约的周转循环，具体表现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上。马克思写道：“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在若干年内形成的循环（资本因有固定成分，才被拘束在这个循环内），为周期的危机提供了物质基础……”^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209 页。

② 同上书，第 212 页。

第十章 关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

初步意見

馬克思在前兩章表述了自己的从分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資本运动形式而引伸出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以后，在本章中着手批判自己的前輩——重农学派和斯密对这个問題所持的观点。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在重农学派那里发展得还很薄弱，但是他們正确地对待了这个学說；而斯密則一开始就走上錯誤的道路，虽然在所列举的現象的分类方面和术语的确定方面有不少可贵的貢獻。

馬克思对重农学派談得并不多，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斯密的批判。馬克思的叙述方式是这样的：他在援引斯密的各个論点的时候，(在每一論点之后)馬上就对之展开批判。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认为只有投入耕作业和农业其他部門——照他們的意見，物质在那里增殖、成长——的資本(用他們的术语說即垫款)才是生产性的。而工业，从他們的观点来看，則是“不生产的”，因为它只改变从耕作业中获得的物质的形式，使它适合于消費之用。由此完全可以理解，只有当社会資本留在耕作业中的期間才應該看作是它的循环的生产阶段(重农学派只研究社会資本，而不研究个别資本)。社会資本以商品形式离开耕作业，在自己的周轉中經歷

各种各样的(按照重农学派的见解,纯粹形式方面的)变化,只是在耕作业中才重新增殖。对重农学派来说,社会资本的循环形式是 $W'-W'$,即从收获到收获,周转时间为一年。

重农学派分全部垫支资本为原垫支和年垫支。他们由于关切农业资本的年度周转,所以很容易地便能够觉察出只是一部分资本即年垫支才完成完整的循环;另一部分资本即原垫支在一年中只局部地进行周转。这部分资本也完成完整的周转,不过要经过许多年才行。

重农学派还缺乏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括理解;从他们把资本分为各组成部分的作法上反映出他们的关于生产的偏狭概念。一旦被迫将生产理解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在内)一年只完成一次的农业生产,那末,流动资本,也就是说,在一年中完成一次完整周转的资本,便永远是年垫支了。与这一部分资本相对立,那在许多年内完成一次完整周转的另一部分资本则是原垫支即要垫支好多年的资本。

无论在重农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上,或是在他们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学说上,都留有他们的尚未摆脱封建主义外壳的眼界局限性的痕迹。不过在这个狭小眼界的范围内,重农学派却正确地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照他们的术语——原垫支和年垫支)下了定义,他们正确地把它列为生产资本而未列为流通中的资本。这是他们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

斯密的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学说

斯密在颇大程度上把政治经济学从重农学派的局限性中——从不必要的封建主义释义中解放出来。他把生产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耕作业不过是它的一个部门。固然,斯密依旧认为农业比工业更富生产性,但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生产概念为他所扩大并

普及于一切經濟部門。可見，在他心目中，資本的周轉已經不能同它的年流通相提并論了；在不同的工業部門中，周轉的速度是不同的；它也可能多於一年，也可能少於一年。斯密还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概念帶到政治經濟學中來，而不使之同農業資本發生聯系。但是斯密並沒有談到這點；他在應用這些範疇於任何一種資本時，總是退後一步；對他來說，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都不是單單生產資本的各部分的運動形式。因此，馬克思聲稱：“亞當·斯密在這個問題上所獲致的唯一進步是對上述範疇的普遍化……但他的進步也只限於範疇的普遍化而已。”^①

在斯密那里，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學說是同他那總的資本學說結合在一起的。這一學說，他在自己的名著《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第二卷(第一章)中曾加以闡述。斯密是既從個別私人的觀點，又從社會觀點來考察資本的。

斯密學說的
的批判

斯密的關於資本的和把資本分為流動資本與不變(固定)資本的學說，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中最弱的一環。這個學說系由如下三個基本部分構成的：

(1) 一般的資本學說；(2)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學說；(3)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各要素的學說。

甲、對斯密的資本學說的批判

現在讓我們分別來考察。當斯密斷言只有帶來利潤的那一部分財富(用斯密的話來說，積累的儲備)才是資本時，他是對的。他就这样，首先依資本機能而不依資本各物質要素的自然屬性為轉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18—219頁。

移給資本下了定义。其次，他区别开生产消費和私人消費。但是他却完全沒有說明这种利潤是从哪里得来的。不仅如此：由于他用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划分替换了可变資本与不变資本的划分，所以他堵塞了从科学上解决这个問題的每一条途徑。虽然这样，斯密本人在別处(在他那部著作的第一卷里)也曾探索过这种途徑。斯密以自己的錯誤的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学說，将他为正确的利潤理論所奠定的基础化为烏有。而沒有正确的利潤理論，斯密給資本这个带来利潤的一部分积累的儲备所下的定义便失掉任何科学意义：因为資本的实质依然像利潤本身那样不为人所知。或是陷入迷津：資本是用以获取利潤的一部分財產，而利潤是当作資本来使用的那部分財產所提供的东西。

再者，如果斯密在第一卷里曾試圖一般地即当利潤尚未分解为它的各个特殊形式如产业利潤、商业利潤时来揭示利潤的源泉，那末，在第二卷里，当叙述資本学說时，資本在他看来却立即以其特殊形式——作为产业資本和商业資本——而出現。商业利潤也像产业利潤一样具有独立的源泉：流动資本到处都通过让渡易手来提供利潤。可見，斯密在整个政治經濟学的基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上，即資本与利潤問題上，沒有保持住重农学派已經达到的那种理論水平。他們在农业生产中寻找利潤的源泉，与此相适应，他們认为只有农业資本才是生产性的。其他資本只能按照农业資本向它們分让利潤的限度而获得利潤。尽管重农学派把生产理解得过于狹窄，但是这並沒有减小生产資本只能存在于生产中(因为它只有在生产中才創造利潤)这一重要原理的意义。亚当·斯密則一上来就使政治經濟学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在他看来，流通也像生产一样，同是利潤的源泉；所要求的只是让資本流通即不断易手而已。生产和流通之間的根本区别被抹消了，它

們之間的差別似乎仅仅在于：在流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流动資本，而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固定資本。

斯密时常断言，商人的資本差不多完全是由流动資金組成的。

斯密在抹消生产和流通之間界限的同时，还抹消了生产資本和其他資本形式之間的界限，因为后两者之間的那些区别，正如馬克思在第六章里所指出的，只有从正确理解生产和流通之間的关系上才能引伸出来。斯密既然缺乏这种理解，所以他也就沒有并且不可能有关于資本諸形式及其各种机能的正确概念。

乙、对斯密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学說的批判

由于斯密沒有把資本作为阶级关系的表現和作为运动来理解，因此他也就沒有可能来理解資本的結構：一方面，它分为可变資本和不变資本，另一方面，它又分为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第一种划分在他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有时它只“偶然地”閃現）；第二种划分則被他解釋得很不正确。

現在讓我們轉而考察斯密据以分資本为不变（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原則。斯密认为只有流动資本才流通（离开自己的所有者），固定資本則始終由自己的所有者支配。但是这仅仅证明斯密如何不正确地理解資本流通而已；在他那里，資本流通一方面被归結为技术意义的运动——物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被归結为所有权从一些所有者之手轉让到另一些所有者之手的法律行为。就这种意义來說，固定資本的确并未流通。流通的乃是它的价值。此外，斯密自己也承认一部分生产資料的价值（磨損部分的价值）应列入到生产物的价值中。固然，他把生产物的价值归結为如下的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但是他并未因此否认生产資料参加成品价值的形成，他只把生产資料的价值归結为上述三种收入而

已。可見，固定資本也在流通，不過是按照它的磨損程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也就是說，轉移到這個生產物上的那一部分固定資本的價值每次都同生產物一起周轉。它也同生產物一起“離開”自己的所有者。

但是，由於自然主義地和法學地理解流通，斯密沒注意到價值的運動及其各種形式的更替，也就是說，沒看出那是真正資本流通的東西。

況且，即使從純粹自然主義的觀點來看，斯密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如果斯密想說各種勞動工具（機器等等）並非以自然形態加入生產物中，因此它們並不流通，那末無論煤炭或各種輔助材料，凡屬於流動資本的東西，也就都不加入生產物中了。

斯密還把流動資本同流通的資本混為一談，因為他把商人的資本當成了流動資本。這使得斯密失去把商業資本理解為產業資本的獨特形式的可能性。

這是第一點。其次，斯密時而把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視為同一生產資本的不同部分，時而又把它們視為資本的不同形態。

同一類範疇——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物：時而是一個資本的組成部分，時而是不同資本的不同運用方式。

丙、對斯密的關於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各要素的概念的批判

斯密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各要素的學說同樣是非常混亂的。斯密是從這些要素的自然屬性出發，而不是從它們在資本循環中所發生的機能出發（儘管他在另一些地方把兩者正確地區別開來），否則他就不会斷言有用的機器、工具、廠房永遠是固定資本

了。它們都是固定資本，也即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它們供作生產資料的生產階段中，只有在流通階段中，它們才是商品資本。更大的錯誤是斯密把工人的技能、知識等等統統列為固定資本，他的根據只是曾為它們花費資金和它們宜於利用。如果小商品生產者掌握了這些技能和卓越的操作方法，那末，他們的勞動，既成為較熟練的，一定會創造出較多的價值。不過資本在這裡却完全無關。如果僱傭工人掌握了上述技能和操作方法，那末，他們的勞動力便成為具有較高評價的商品並會按照較高價值出賣。在資本家手中，勞動力真正成為資本，但它不是不變資本或固定資本，而是可變資本，同時被買來的熟練勞動力的消費不僅創造較多的價值，而且創造較多的剩餘價值。

除了這裡極其明顯地表明斯密缺乏對資本這種階級關係的理解外，斯密在這裡甚至放棄了自己原先給資本這帶來利潤的部分儲備所下的定義。斯密大概不會認為：熟練工人除了工資以外，還靠自己的熟練程度得到利潤。

應該指出，斯密沒有把勞動力本身列為資本，這從他的自然主義觀點來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勞動力本身並不是積累的儲備，所以它似乎不能變成資本；只有積累的知識和技能才能成為資本。實際上，勞動力被用（貨幣形式的）資本交換以後，就變成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可是斯密卻把工人的生活資料列為流動資本。但在給流動資本各要素下定義時，斯密犯了給固定資本各要素下定義時所犯的同樣錯誤：他不是以它們在資本循環中所發生的機能為出發點。

工人的生活資料不屬於生產資本，因而也就不是流動資本。資本家並不購買生活資料來養活工人，而工人卻在資本家那裡購買生活資料（如果後者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生產出來的）；從而，食

物——商品資本也在 $W'-G'$ 阶段轉化为 G' 。根据这个理由，絕不能把預定供作私人消費的制成品认为是流动資本；它們是商品資本。至于原料、半成品等等，則它們只有在對它們作进一步加工的資本家手中，而絕不是在那些生产它們以供出賣的人們手中，才是流动資本；在后者手中，它們是商品資本。

斯密的思想混亂，在他居然把貨幣也列入流动資本这件事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般所說的貨幣，即流通中的但处于資本循环之外的貨幣，只不过是實現自己通常貨幣机能的貨幣。在資本循环中，它們是貨幣資本；从而，它們不能成为流动資本，也就是說，生产資本的一部分。

第十一章 李嘉图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学說

李嘉图的学說 及其批判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李嘉图不加批判地从斯密那里襲用了只把資本分为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作法，虽然他对后两者的解釋有

所改变，但这些改变却更加剧了人們对这些概念的思想混乱。

前一章里对斯密的流动資本和不变資本的划分所發揮的一切反駁意見，对李嘉图的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即斯密称之为不变資本而李嘉图称之为固定資本的东西）的划分基本上也是适用的。虽然如此，对李嘉图的关于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的概念的批判，还是具有独立意义的。首先，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他把某种新的东西带到这些范疇的解釋中来。其次，重要的是证明这种从斯密那里不加批判地襲用来的混乱思想，妨碍了李嘉图彻底地發揮自己本人的学說。

与斯密相反，李嘉图认为即便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价值也决定于劳动（斯密則认为只有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下价值才决定于劳动）。照李嘉图的說法，价值分解为利潤与工資，而并非由它們所組成，像斯密断言的那樣。李嘉图既坚持劳动价值論的立場，所以不得不把利潤归結为在資本家看来不值一文的那部分商品价值，也就是說，把它归結为剩余价值。

李嘉图从自己的价值与利潤学說中作出如下結論：利潤或工

資的變動並不改變商品的价值，但是其中之一若變動則引起另一個朝相反方向變動。例如，李嘉圖認為工資的增長是利潤率下降的原因。

但是李嘉圖終究未提出建立在价值和剩餘价值規律的基礎上的正確的利潤學說。在他那里，利潤實際上被歸結為剩餘价值，然而他並不是從理論上提出這樣課題的。

這種兩面性也存在于李嘉圖對資本的理解中。一方面，李嘉圖也像斯密一樣，把資本理解為非供私人消費，而供進一步生產之用的那部分財富。他還把供“維持勞動”之用的資料列為資本，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機器、工具、廠房等等固然是資本，工人生活資料也是資本。所以，在李嘉圖看來，正如在斯密看來一樣，資本既不是階級關係，也不是運動，而是“靜止之物”。

另一方面，從區分供維持勞動之用的那部分資本和被墊支供購買勞動工具之用的那部分資本這件事上，實際上已經把資本劃分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了。但是李嘉圖不能從理論上意識到這種劃分。要知道，對他來說，這兩部分資本——供維持勞動之用的那部分資本和被墊支供購買勞動工具之用的那部分資本——都是物，它們中間並沒有根本上的區別。它們之間的區別只在于它們的據以決定它們周轉方面的區別的自然屬性而已。李嘉圖沒有達到這一點。

李嘉圖事實上正確地把資本分為上述兩個部分，但他在理論上仍停留在斯密的立場上，也就是說，仍停留在斯密把資本分為流動部分和固定部分的作法上。這就給他徹底阻礙了理解可變資本這個自行增殖的价值的特點的途徑。

總之，李嘉圖把用於維持勞動的那部分資本理解為流動資本，而把以“耐久性”為特征的并慢慢磨損的那部分資本理解為固

定資本。

但是在李嘉图給固定資本所下的定义中——显然比斯密后退了：后者曾着重指出固定資本带来利潤同时也不离开自己的所有者；而在李嘉图看来，固定資本的决定性特征則在于它的耐久性和坚固性，他根本沒把它同带来利潤的方法联系起来。由于資本各部分的耐久性是相对的，所以李嘉图宣称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确切划分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心目中并不存在垫支在原料、燃料和各种輔助材料上面的那部分資本。它不近乎固定資本，它不像后者那样耐久，可是它也不被他列在流动資本項下：正如上面着重指出的，李嘉图只是把垫支在工資上面的資本理解为流动資本。可見，李嘉图从来沒有向自己提出区别資本各組成部分的任务，而只是打算解釋价值規律中的“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是由花費在工資上面的那部分資本和資本其他各部分之間的、在不同工业部門中都不一样的关系所决定的。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在李嘉图的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的概念中，用于劳动对象和輔助材料上面的那部分資本是沒有位置的。

上述那部分資本之从李嘉图視野中“消失”，为他效劳不少：在比較用于“維持劳动”的資本同投于厂房、机器、工具等等上面的資本时，实际上首先看到的是这些資本的“耐久性”的不同，从而，也就是它們周轉速度的不同。如果他不忽略劳动对象（它也和工人生活資料同样“不耐久”并且具有和后者同样的流通速度），那末，他就会看到：供购买劳动力之用的資本的特点并不能仅仅归結为流通速度，因为后者也是为資本的其他部分所固有的。換句話說，他是不能仅仅限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划分的（事实上他用这种划分偷換了另一种划分即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的划分）。

以后的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对流
动资本和固定资
本问题的看法

斯密和李嘉图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学说为以后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接受。它把资本各个部分的耐用程度作为划分的基础（在这方面，与其说它接近斯密，不如说它

更接近李嘉图）。

1.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作出相反的结论，即单是任何劳动手段的耐久性本身就使之成为固定资本。尽管有各种原料，例如机器制造厂的铁，它们的耐久性并不逊于劳动工具，但是人们仍把它们列为流动资本。

2.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流动资本同商品资本混为一谈：把商人的全部商品资本或工厂的成品都列为流动资本。但在这里，他们不能避免矛盾：一方面，他们根据机器和其他劳动工具的自然属性把它们视之为固定资本，从而它们之应作为固定资本并不依它们所处的地点为转移。可是，在另一方面，供出售的机器即流通领域中的机器却是商品资本，从而也是流动资本（前者恰与后者相同）。

3.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视供“维持劳动”之用的资本为流动资本。同时，工人生活资料本身也被理解为流动资本。在这里，可变资本完全消失在流动资本后面并被它掩饰起来。

4. 至于货币，一些人把它们列为流动资本，另一些人则从来不认为它们是资本，而只是流通手段。事实上，两者都不对：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是货币资本（但绝非只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资本）并且作为这种资本而履行着一切货币机能。

这便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公认的（从斯密—李嘉图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学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未向古典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第十二章 劳动期間

本 章 的
基 本 原 理

在前几章中，对作为全篇研究对象的資本周轉，是从資本构成、資本分为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的观点来加以研究的。本章則是从劳动期間的长度着眼来考察資本周轉。劳动期間的长度不仅在不同劳动部門中，而且就在同一劳动部門中也往往依所制造的产品特点而不一样。馬克思給劳动期間下了这样的定义：“由若干互相联系并依次继起的劳动日形成的这样一个劳动日，被我称为一个劳动期間。”^①

对各劳动期間的活动方面的差别，馬克思既从价值形成过程的观点加以研究，也——这是本章研究的中心——从資本周轉的观点加以研究。劳动期間曾在第五章里从价值形成观点考察过，在那一章里已划出劳动期間和生产時間之間的区别。

在具有漫长劳动期間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諸要素和劳动力长久地被固定在生产阶段里；这种劳动过程的结果只有經過或多或少持續時間以后才能获得。对于每种产品的生产，都有某一劳动期間与之相适应。可見，不同生产部門中劳动期間的差别，与受历史制約的劳动組織的社会形式并无联系：它存在于一切經濟形态中并且首先依資本积聚的程度为轉移。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70頁。

此外，尚有一系列的生产，其中劳动期間的持續性系决定于自然条件并且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来加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較长的劳动期間意味着資本較长久地固定在生产阶段中。設以两个生产部門为例，其中一个部門的劳动期間为三个月，另一个部門的劳动期間为一星期，那末，資本价值从生产形式轉化为商品形式，在第一个部門中每回要經過三个月，而在第二个部門中每回要經過一星期。但應該記住，这只有对流动資本而不对固定資本來說才是正确的，因为后者在它整个存在期間永远被固定在生产中。

由此可見，劳动期間的差別同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之間的划分密切有关；各种劳动期間，只有在对生产資本的上述两部分进行正确划分的情况下才获得实际意义。固然，在較短劳动期間的情况下，折旧，也就是說，从固定資本轉移到生产物上的价值之轉化为货币儲备进行得非常頻繁；但是这个价值，照例應該不能动用，从而被固定下来，虽然它也处于货币形式中。由此可見，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当任何閑置的現款都为銀行加以“生产性地”利用时，劳动期間持續性方面的差別，对固定資本來說，便获得这样的意义：折旧提成进行得越頻繁，对折旧基金的利用也越有利。

劳动期間的差別，对流动資本來說，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如果从資本周轉的观点来考察它的话。

在劳动期間譬如为一星期的生产中，在經過一星期以后，資本家并不需要为更新劳动过程来垫支新的資本，而是由他垫支在一星期之末返回到他那里的价值。固然，到一星期之末，資本家那里有的仅是商品，而不是货币；但是在本章中作为資本周轉時間的一部分的流通時間尚未为馬克思所研究：这将由他在下一章中加以考察；目前暫使流通時間等于零，也就是說，假定商品是根据訂单

而生产的。但是如果搶先一步来考虑流通時間，那末，在这种場合，劳动期間方面的差別就不会失去它对流动資本的重要意义。劳动期間越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資本的流通時間也越短，从而，流动資本之获得货币形式并重新能被垫支也越頻繁。

劳动期間越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資本需要得越多。

最后，馬克思讲到一系列現象，作为这些現象的基础的是如下規律：（1）在資本主义曙光时期，个别企业主之所以不能实行劳动期間太长的生产，是由于他們手中的資本的积聚程度有所不足。因此这类生产一向都由国家政权来組織。（2）有时企业主人为地縮短劳动期間：他被迫出卖尙未完全作好的生产物。（3）积聚和集中的发展在两方面发生了作用：既使得个别資本家能以从事劳动期間长的生产，又縮短了劳动期間，因为它使得优良的从而更貴的劳动工具的应用成为可能，这就促成劳动期間的縮短。

在这两个方面，信用也起着作用，它供应个别企业主以頗大一部分社会資本。



第十三章 生产時間

研 究 的
对 象

在这一章，馬克思在頗大程度上重复了第五章《流通時間》所詳細論述过的那些原理。我們指的是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間以及

生产过程和生产阶段或領域之間的划分。

在第五章，上述的划分对于更具体地确定何时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何时单单发生“純粹的流通費用”(剩余价值的扣除額)是必要的。而在这里，这些限制对于理解資本周轉和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之間的相互关系是很重要的。

劳动時間和生产時間(包括“潛在的”資本留在生产阶段的時間)之間的差別，在資本周轉中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在本章中加以研究。至于本章同研討了《劳动期間》的前一章的关系，那末，我們仍旧可以說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劳动期間的长度对資本周轉的影响，由于劳动期間在不同生产部門不是按同样比例組成生产時間的一部分，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一切都在本章中加以仔細考察，因此在一些地方它帶有具体描述的性质。

本 章 的
簡 略 內 容

劳动時間只組成生产時間的一部分，而生产時間又比生产資本各要素留在生产阶段的時間短——这个事实并不决定于資本主义

生产方式，它不是从劳动組織的社会形式中引伸出来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1. 或者該經濟部門的自然条件；2. 或者該劳动对象的自然屬性；3. 或者被制造出来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屬性。在依气候、

地理及其他各种自然条件为轉移的农业中，劳动時間永远組成生产時間的比較不大的一部分。在鞋型制造方面（馬克思的例子），生产过程开始得显著早于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之先，得使木头干燥。在酿酒方面，生产过程大大长于劳动过程；已經完全制成的葡萄酒必須加以澄清。尽管在一切經濟部門中，生产資料也并不整晝夜不断地起作用，可是它們却总处在生产領域中。除了发生机能的生产資料以外，还永远有和應該有各种儲备。这类儲备直接发生机能的时间，远远少于它們留在生产領域中的時間。上述各因素都是物质技术因素，并且只在一定範圍內才能够在技术进步的影晌下加以改变。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上述各因素的資本主义表現是：它們延緩資本周轉，从而影晌（这将在以下几章說明）年剩余价值率。它們对資本周轉和年剩余价值率以至利潤率的影晌，迫使資本家“訴諸”技术进步并按照可能程度減少这些因素。

对利潤的追逐——資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的動力——不仅迫使經常革新技术和操作方法，而且迫使縮減資本周轉的时间。在前一章中曾指出劳动期間如何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縮減；在本章中馬克思列举了作为在劳动時間以上的超过額的那部分生产時間縮減的例子。

在农业中，劳动時間和生产時間之間的差別特別大，而且各地区的劳动期間越短（依气候条件为轉移），則这种差別越大。这一情况决定了資本主义的发展对农业的影晌的特点之一：資本主义在消灭家庭农民工业以后，一方面在农村中造成了多余的人口，另一方面又造成劳动人手的不足。农业人口既然丧失了自己的副业从而丧失了冬季使用自己劳动的可能性，于是便流入城市；因此农村中在夏季便感到劳动力缺乏。为馬克思所援引的英国經濟学家荷治斯金使用这个事实解釋“农民非常不能自立”。

第十四章 流通時間

几 点 意 見

馬克思已經在帶有《流通時間》这个标题的第五章中研究了流通時間。但是我們就前章的研究对象所讲的話也适用于本章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先前，在第五章中曾揭明：（1）流通的实质；（2）它同生产的区别；（3）流通本身的各个阶段。而在这里，流通是从周轉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因为流通時間組成周轉時間的一部分。由此，一切加速流通時間的因素也都是加速整个周轉的因素。研究的中心被轉移到对这些因素的探討上。

商业习惯、商业联系的广闊都属于这类因素。然而馬克思并未詳細地談論这些因素，而只是粗略地指出它們。他較詳細地考察了运输业的发展在减少流通時間方面的作用。交通綫越发达，铁路网越稠密，火車或輪船从生产地点到商品銷售地点的运行越頻繁，流通速度也就越增加。而这也往往是使工业中心从一处移到另一处的因素。那些无意中成为铁路樞紐的地方，比那些附近沒有这样交通綫的地方要占居上風：前者开始繁荣，后者則趋于衰落。倘翻譯成經濟語言，这便意味着：拥有优良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为自己服务的資本家在竞争中战胜沒有这些工具的資本家。

但是，另一方面，交通綫的发展本身系由工业的发展决定的：铁路、港口、碼頭通常都开始修建在有較多机会获得貨載，也就是

說，有或多或少发达的生产基地的地方。由此可見，在工业（从广义上去理解这个詞）和运输业之間是互相发生影响的。

运输业的发展不仅加速 W—G 阶段即商品資本向货币資本的轉化，而且加速 G—W 阶段即货币資本向生产資本的轉化。第一，較完善的交通綫从經濟上使加工工业中心同采掘工业中心接近起来。第二，发达的运输业的存在排除了保持大量原料、燃料等等儲备的必要性，也就是說，排除了把大量货币資本投作上述“潜在的”生产資本的必要性。因之，也就沒有必要来积累货币形式的資本；后者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在短促的时间間隔內被垫支的。

归根到底，运输业的发展既加速資本周轉，也就减少資本留在流通中的时间。但是因此，交通綫的修建和运输业的設施便从工业那里吸引去大量資本。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就一方面說，随着資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会縮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末，反过来，这种进步以及由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而引起的为越来越远的市場，一句話，为世界市場工作的可能性，又引起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向远地輸送中的商品量会異常增大，从而，必須不断地长期間留在商品資本阶段、留在流通时间內的社会資本部分，也会絕對地或相对地增大。”^①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注

1. 以上各章都富于大量具体材料。后者不仅具有作为例证的意义；“抽象同具体的結合”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論意义，特别是在本卷即《資本論》第二卷里。在本卷里，不是研究資本主义經濟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298 頁。

个别問題，而是研究这种經濟在个别資本和社会資本的循环中的表現形式。但是受历史制約的形式正是可以作为一种形式来理解的，只要不把它同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过程隔离起来。

劳动期間、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在不同生产領域中都不一样的自然技术因素方面是有自己的界限的。为了理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些界限的表現形式，必須分別地来考察这些形式；但同时也不应忽視物质基础。馬克思不仅致力研究了与这个問題有关的經濟文献，而且也致力研究了农艺的和技术的文献。

2. 指出如下情况也很重要，即不仅上述界限的表現形式，就連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界限本身——也是不同的。在資本主义前的时代中，甚至在資本主义初期，劳动期間、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都比“成熟的”資本主义条件下要长得多。技术进步的增長和生产的积聚，在加速資本周轉方面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3. 以上各章在頗大程度上重复了已經在第五章《流通時間》中考察过的东西，但是所采取的角度完全不同。当然，用馬克思本人未来得及校訂而恩格斯又不贊同改动遺稿这种理由，来解釋为什么即便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也有不少重复之处，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我們不打算否认有些重复之处确是由于上述情况造成的。然而仅仅用这种理由来解釋每一个重复之处，那就大錯特錯了。这会妨碍深入研究馬克思的方法。馬克思研究經濟事实，不是依据它們在現象表面上所呈現的那些联系，而是依据从現象本质中引伸出来的那些联系。在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情况下，被研究的現象往往免不了要重复：它們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在理論上），不过每一次都是在新的联系中并且按照在該理論分析阶段上所需要的程度被再生产出来。随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它們被再生产得更加“充实”，更富有內容。而要叙述得詳尽，就往往須照字面

意义重复在以前理論分析阶段上曾加以发展的那些原理。这种重复即便在《資本論》第一卷里也是經常可以遇到的。例如，当馬克思从价值轉到交換价值时，他便多次重复了以前讲过的話；在从相对价值形式的研究轉到相等价值形式的研究时，同样有許多“重复”；等等。但这一切无非是从理論上再生产那具有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該阶段相适应的、更丰富的內容的被研究的現象而已。

第十五章 周轉時間对墊支 資本量的影响

研 究 的
对 象

就研究的对象來說，本章系接連第一篇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在那一章里已經指出：資本不仅“在反复循环时依次时而采取、时而又放棄”自己的各种形式，而且同时以自己的各部分留在这些形式中。資本永远分解为各个部分，并且在其中一部分从貨幣形式过渡到生产形式时，另一部分已經脫棄生产形式而轉化为商品形式，第三部分則在結束 $W'-G'$ 阶段以后，重新回到貨幣形式。資本循环的連續性就是靠这个来达到的。在本章中，对“資本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进一步作了研究。在第四章曾作出质的分析；指出：（1）資本的三种形式一方面一个跟着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又一个挨着一个同时并存；（2）資本形式的依次更替及其同时存在是相互制約着的。这里便建立起处于生产中的資本（或它的各部分）和处于貨幣形式中的备用資本之間的数量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同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之間的比例关系相适应的。继生产之后的流通中断了生产，而为了不让有这样的中断，必須在生产阶段結束之后墊支另一資本，这个資本尚在前一資本周轉結束之前就已开始新的周轉了。前一資本和后一資本之間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應該等于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之間的比例

关系。后一資本——这特別重要——应该在資本家开办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說，当垫支前一資本时就已存在于資本家手中（在該理論分析阶段上，信用关系尚不存在）。所以，資本家在前一資本的整个周轉（包括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結束之前是无从拿到貨幣的；他应该从一开始就有备用的現款。

由此可見，資本的各种形式的同时并存制約着那依次时而留在生产阶段时而又留在流通阶段的两种資本的同时并存。資本家在沒有后一資本的情况下，他可以把前一資本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他馬上垫支出去，而另一部分則只在前一部分資本的生产阶段結束之后才垫支出去。他这样做，当然，就会縮小生产的規模，而这，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也不是永远能够办得到的，“因为生产在各不同企业中的发展，会为投資成立一个标准最低限度，在这个标准以下的个别企业，一定会不能經得住竞争”^①。

一方面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的資本与另一方面貨幣形式的資本的同时存在，也受着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制約。我們試举其中主要因素如下：（1）工資不是預先而是按照一定期限付給工人，在这些期限之間的間隔里，可变資本必須以貨幣形式而存在；（2）固定資本同时被垫支出去，而它的价值則一部分一部分地轉移到生产物上，并且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以貨幣形式被积累起来；（3）流动資本不变部分各要素的购入，往往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都不和成品的銷售完全一致；这些要素往往不得不在并非出售成品的期限內和地点上购入，而这便是資本多少較久地留在貨幣形式中的原因；（4）最后，貨幣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积累永远先于資本的积累，也就是說，永远先于剩余价值之轉化为資本。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06頁。

可是，除了被确定为“某种最低額”的資本 I 以外，在前一資本周轉中的生产時間尚未終了时，还必須有备用的資本 II。固然，資本 II 也并不一定必須是貨幣形式的：它可以和資本 I 同时被轉化为生产資本的要素。不过，第一，这不是由生产本身的条件而是由市場的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說，这系以按照現行价格建立原料、燃料等大量儲备是否有利为轉移。第二，即便在这种場合，資本 II 的循环也只有在它实际进入生产阶段时才开始。所以，資本 I 和資本 II 之間的划分并未由此而消灭，因为作为这种划分的基础的是：資本 I 和資本 II 的周轉并不完全一致；它們必須互相交錯，但是它們毕竟有所不同（馬克思以許多例子說明了这点）。

造成了一定的矛盾：一方面，資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必須不断地参加生产阶段，否則，严格地讲，它就不再成其为資本了。另一方面，正是为了保持生产的連續性，正是为了使一定量的价值不断地自行增殖，另一一定量的价值必須周期地被騰出来，不使之活动，也就是說，不使之自行增殖。一个資本能够不断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另一資本有时被剝夺了完成这个使命的可能性。馬克思认为上述矛盾具有巨大意义。

經常被騰出来的貨幣資本——它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依靠信用制度而获得新的形式，即借貸資本的形式。我們所考察的矛盾就在这个形式中求得解决。一个企业中被騰出来的貨幣資本，通过銀行的中介（資本家都把自己的閑置現金存在銀行里），被轉投入其他企业，于是資本的“停滞”被減到最低限度。

对这一課題的考察，不但超出了本章的範圍，而且也超出了整个第二卷的範圍（馬克思是在第三卷中研究借貸資本問題的）。但是在这里已經暴露出信用的基础和来源，并且揭明上述矛盾所由求得解决的那些形式。

研究的次序
和內容

對我們所探討的本章的問題，馬克思最初是極一般地加以研究。作為出發點的是這樣一件事實，即周轉時間係由生產時間和流

通時間所組成。馬克思由此引伸出：（1）為保持生產連續性而擁兩個資本的必要，從而，貨幣形式的資本以及生產形式的資本經常存在的必要；（2）決定這兩個資本所借以互相接近的那種數量關係的規律。馬克思在揭示上述基本原理以後，轉而使之進一步具體化。他考察了三種可能情況：（1）“勞動期間等於流通期間”；（2）“勞動期間大於流通期間”；（3）“勞動期間小於流通期間”。同時，後一情況又有兩種不同情況：甲、當流通期間是勞動期間的倍數；乙、當它不是這樣的倍數。

全部研究是借假定的數字例子來進行的，並且用許多表來加以說明。為了最好地進行比較和對照，所有被研究的例子都採用同樣的數據，除了一個也被加以研究的條件以外。它們的共同條件是：（1）同樣的周轉速度；（2）同樣的每周費用；（3）生產資本各要素的以及制成品的價格保持不變。這些例子彼此間的差異所在只是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的不同比例關係。

馬克思在特別寫的一節中簡述了所得到的那些結論。此外，在這裡還專門研究了流通時間的變動對墊支資本量的影響。流通時間的縮減，由於減少了墊支資本，所以為貨幣市場騰出貨幣資本，並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引起貨幣市場上的供過於求。流通時間的增加則發生相反的作用；墊支資本增加了，它的增加額只有在貨幣市場上才能取得，從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便增加了对借貸資本的需求。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這裡認真地研究了產業資本循環和信用制度的相互制約性問題。要知道，值得注意的並不是流通速度

的稳定性，而是它的不断变化，也即垫支资本量的不断变化，这同样地系以货币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同时是货币市场存在的条件之一。由于流通时间增加而需要的垫支资本的增加，倘无货币市场存在就会根本不可能，或是会遇到莫大的困难。而由于流通时间减少所促成的垫支资本的减少，则是货币市场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

价格的变动对垫支资本量，归根到底，对货币市场就起有这样的影响。这也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本章末特别用一节《价格变动的影响》来研究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对本章主题并无关系。同样，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价格的稳定性，而是价格的不断变动，从而，就这方面来说，产业资本的运动制约着信用系统（货币市场）的存在并为它们所制约。马克思分别考察了生产资本各要素价格的变动，和用该资本生产的商品价格的变动。在前一场合，价格的上漲由于使得垫支资本增加，所以提高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价格的降低则恰恰相反，它腾出一部分垫支资本，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新的用途。在后一场合——即在某企业所产商品的价格变动的情况下——对比关系则是反的：按高价出卖（设生产资本各要素的价格不变）会造成资本的余额，这种余额可以被投入货币市场；而按低价出卖，由于不能完全补偿垫支资本，所以造成从货币市场吸收资本的不足部分的必要性。

第十六章 可变資本的周轉

研 究 的 象
对

可变資本同流动資本的不变部分一起流通；垫支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資本，在生产阶段中重新被再生产出来，而在流通阶段则采取货币形式，并以这个形式再被垫支在购买劳动力上。从这个观点——流通观点——来看，可变資本是流动資本的一部分。因此，前几章所考察的流动資本运动的各种規律：它之依劳动期間和流通时间为轉移；它之分解为資本 I 和資本 II ——这一切都以同样的程度既与流动資本的不变部分有关，也与流动資本的可变部分有关。不过同时，可变資本却根本不同于不变資本，因而当然也就不同于流动資本的不变部分。而这便使得可变資本的运动成为特殊的运动。一方面，它被包括在整个流动資本的运动中并且作为后者的一部分而不同于固定資本的运动；另一方面，可变資本的运动成为只为它所独有的一种特殊运动。

可变資本运动的这种特点也在本章中加以研究。

可变資本，也如整个流动資本一样，在每一周轉的过程中都充分进行了周轉。不过这里已开始有所差别：（1）在每一周轉的生产阶段中，可变資本重新被再生产出来，它的价值并不像不变資本的价值那样被轉移到生产物上；（2）由于这个緣故，在流通阶段中，从商品形式轉化为货币形式的并不是原先的垫支价值，而是最初产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只在量上等于原先价值的新价值；（3）整

个运动的基本意义在于在生产阶段中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在流通阶段中又轉化为货币。这些特点也就使得可变資本的运动成为整个流动資本总运动内部的一种特殊运动。因此，調节一般資本周轉的那些規律，除了它們对作为流动資本一部分的可变資本发生共同的影响以外，还会以特殊的方式在可变資本的周轉中有不同的反映。

例如，流动資本不变部分周轉期的或长或短，只表现在周轉時間內所必須墊支的資本价值的或多或少上。而对于可变資本來說，周轉速度的或大或小还給可变資本的范疇以及剩余价值率的范疇带来一系列的修正。周轉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引起馬克思所讲的那种現象：“这个現象，使我們发生一个印象，好像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可变資本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与剝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某一些由流通过程发生的并且不能說明的影响。实际上，这个現象也是被人如此解釋，并曾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始，使李嘉图学說陷入混乱（虽然并不是在它这个純粹的形式上，而是在它的复杂的隱蔽的形式上。那就是在年利潤率的形式上）。”①

与可变資本周轉有联系的并且上面引文中讲到的現象，乍看来似同剩余价值規律相矛盾。按照这个規律，剩余价值在一定剝削程度之下系与可变資本量成比例；但是另一方面，可变資本周轉得越快，它带来的剩余价值也越多，年剩余价值率也越高。馬克思在本章中便从揭示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来开始研究。

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可变資本是被当作生产剩余价值和因此而成为可变的量的那部分資本來加以研究的。对可变資本的运动，它之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都未加以探討，对一般資本形式的更替也未加以探討。而这里所研究的，正是在生产阶段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57頁。

和流通阶段中进行的可变資本諸形式的更替。上述两个阶段，作为周期地反复的过程，組成可变資本的周轉。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即便可变資本也并不是在自己整个周轉期內自行增殖：須知，在流通阶段，并不生产剩余价值。此外，工資是按一定期限付給工人，而供这种开支之用的貨幣則是在整个周轉時間內被垫支出去（在年周轉情況下，它們必須垫支一整年）。換句話說，并不是全部垫支的可变資本一下子都发生作用：当它的一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时，另一部分則以貨幣形式被儲备起来。然而这另一部分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生产过程連續性的条件，尽管它并不生产剩余价值。

馬克思称积极发生机能的那部分可变資本为被使用的可变資本，以別于垫支的可变資本，因为垫支的可变資本既表明可变資本的起作用的部分，也表明不起作用的（供支付工資用的）部分。这便是当我们从資本周轉方面考察可变資本的范疇时，給該范疇带来的修正。与此相应，也給剩余价值率范疇带来修正。因为很清楚，剩余价值除以起作用的可变資本得出一个剩余价值率，而它除以全部垫支的可变資本又得出另一个剩余价值率。

但是这里必須着重指出，起作用的可变資本并不永远只組成垫支的可变資本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前者大于后者，甚至成为它的倍数。如果可变資本在一年內周轉数次，那末在一年內起作用的可变資本便等于乘以全年所完成的周轉次数的垫支的可变資本。这一情况乃是馬克思区分剩余价值率和年剩余价值率的基础。可变資本既分解为起作用的可变資本和垫支的可变資本，剩余价值率也分解为年剩余价值率和现实的剩余价值率。

研 究 的
次 序

第一节《年剩余价值率》詳細地探討了对全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些問題。在以《个别可变資本的周轉》为标题的第二节里，馬克思

更詳盡地闡述了可變資本的周轉的特點。它在第一次周轉以後，已經不是作為它的原來價值，而是作為用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返回到資本家那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一章中研究了這個問題，但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在那里，馬克思尚將流通置於度外，而在这里，則研究了被流通——并非一般的流通（在本卷第一篇里曾考察過它），而是周轉即周期地反復的流通——所引起的那些修正。

在第三節《從社會方面考察的可變資本的周轉》中，探討了可變資本周轉速度對社會資本的巨大意義。可變資本的較慢的周轉要求個別資本家擁有較龐大的貨幣儲備，要求整個社會擁有工人以自己的工資來購買的、較龐大的生活資料儲量。

I. 年剩餘價值率

問題的一般提法

馬克思假定資本：（1）各周消耗相同，——每周500；（2）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的比例相同（每周消耗400c和100v）；（3）剩餘價值率相同——在兩個例子里都為100%；（4）但周轉速度各異：一個資本五周周轉一次，另一個資本一年周轉一次。由於前一資本的周轉速度比後一資本的周轉速度大到十倍（設一年有五十周），所以它在量上只為後者的 $\frac{1}{10}$ ；同樣，前一資本的可變部分也為後一資本可變部分的 $\frac{1}{10}$ 。前一資本要全部墊支五周，等於500v；後一資本要墊支一整年，等於5,000v。按照假定的條件，兩個資本家每周生產相同的剩餘價值——100m，而一年則生產5,000m。在這種場合，剩餘價值率是怎樣的呢？第一個資本家在一年內要墊支十次那同一個資本——500v；它給他帶來5,000m，因此剩餘價值率為

$\frac{5,000m}{500v} = 1,000\%$ 。5,000m給第二个資本家带来 5,000v,他必須在年初把它一次垫支出去,所以他的剩余价值率为 $\frac{5,000m}{5,000v} = 100\%$ 。

如果按周計算剩余价值对可变資本的比例,那末它在两个資本家那里都是相同的,即 $\frac{100m}{100v} = 100\%$;如果按每五周計算,它也是相同的,即 $\frac{500m}{500v} = 100\%$ 。但是倘按全年計算剩余价值率,情况就不同了,差别极大;在一种场合是 1,000%,而在另一种场合是 100%。这也就是馬克思在上面引文里所說的莫名其妙的現象。

李嘉图主义者
所陷入的絕境

李嘉图及其信徒都有意地不把利潤归結为剩余价值。因此,他們以极其复杂而隱蔽的形式,不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而是以利潤率

的形式,同上述莫名其妙的現象发生了冲突。利潤率是剩余价值对全部垫支資本的比例 $\frac{m}{c+v}$ 。在上面例子里,第一个流动資本(这里暫且撇开固定資本,以免使研究趋于复杂)等于 2,500(2,000c + 500v),第二个流动資本等于 25,000(20,000c + 5,000v)。年利潤率,其一为 $\frac{5,000}{2,500} = 200\%$;其二为 $\frac{5,000}{25,000} = 20\%$ 。实际上,会得到这种印象,即似乎較高的周轉速度会創造出单位資本的較多利潤。

我們所以追踪李嘉图主义者,乃是为了证明就他們研究上述現象的方式來說,上述現象的神秘性事实上并未被揭破,因为 2,500 的資本带来 5,000 的利潤,为 200%;而 25,000 的資本也带来 5,000 的利潤,則仅为 20%。勿庸置疑,这使李嘉图主义者感到困惑并在他們中間引起混乱。可是“問題很簡單”,只要我們从現象的表面轉到它的实质:从利潤和利潤率轉到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利潤率只表明全部垫支資本的每一单位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部分;但是它并不表明而且也不能表明剩余价值是誰和如何創造出来的。利潤率 $\frac{m}{c+v}$ 依两个量为轉移:剩余价值量(m)和資本量(c+v);它随着 m 的增长而增加,随着 c+v 的增加而减小。由于

周轉速度減少墊支資本量，從而它提高利潤率。而且這不僅不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相矛盾，相反地，這個事實却由後者給作了解釋，也就是說，它的合理意義被揭示出來了。在流通中，並不創造剩餘價值，此外：流通時間既限制着生產時間，所以是減少剩餘價值生產可能性的消極因素。然而正由於這個緣故，凡能減少流通時間的便應該看成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積極因素。資本周轉速度就是這種因素，因此它也被視為積極因素、剩餘價值的源泉。

李嘉圖學派企圖把利潤率規律直接作為剩餘價值率規律，或是相反，他們所以犯了重大錯誤就是由於不理解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之間的質的區別。當李嘉圖主義者一旦“發現”周轉速度提高利潤率，這就使得他們陷入絕境。然而，正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才允許定出如下的規律：“如果是說百分數構成相等，剩餘價值率相等，勞動日相等的資本，則兩個資本的利潤率之比，和它們的周轉時間之比相反。”^①

剩餘價值率
和流通速度

在本章中，我們遇見這一情況，即可變資本的周轉也影響剩餘價值率。這個疑團如何來解除呢？

馬克思為了解除這個疑團而在（1）被使用的（積極發生機能的）可變資本和墊支的可變資本之間，以及在（2）現實剩餘價值率和年剩餘價值率之間，劃出了一條界線。剩餘價值是由生產形式的而非貨幣形式的可變資本（購買來的勞動力的消費）給創造出來的。在一年中發生機能的勞動力的價值，在上面的例子裡既不等於 $100v$ ，也不等於 $500v$ （一周和五周的勞動力價值），而等於 $5,000v$ 。因此，對第一個資本和第二個資本來說，剩餘價值乃是由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64頁。

同样价值 (5,000) 的可变资本 (劳动力) 给创造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 剩余价值率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对垫支资本的比例, 而是决定于它对起作用的资本的比例; 在这两种场合, 都是价值相同的可变资本在起着作用。

第一个资本家在一年中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马克思标以 A 字——比垫支资本多 9 倍。第二个资本家在一年中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马克思标以 B 字——等于垫支资本。A 和 B 彼此相等, 但是相应的垫支资本则不相等: 一个仅为另一个的十分之一。我们在前面已得出就全年来说互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 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我们把年剩余价值除以垫支的可变资本, 而它本应除以被使用的可变资本——A 和 B。在这种场合, 我们便得出对两个资本都一样的剩余价值率, 尽管它们的流通速度不同。可见, 流通速度对现实剩余价值率是不起任何影响的。

然而, 剩余价值之除以垫支的可变资本量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不是劳动力被剥削程度的算式, 但却证明是在哪些货币资本的帮助下, 依周转速度为转移, 取得劳动力以供整年剥削之用。在我们的例子中, 为达到这一目的, 第一个资本家共需要 $500v$, 第二个资本家共需要 $5,000v$ 。这意味着这两个资本家不是处于同样的条件下, 虽然他们的剥削程度、工人数目、每周工资额都是一样的。

年	剩	余
价	值	率

上述的不一样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年剩余价值率上。年剩余价值率是全部年剩余价值对垫支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当垫支的可变资本一年完成一次周转时, 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率, 也就是说, 正好表现出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当可变资本在一年里周转数次时, 年剩余价值率则等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周转次数。

马克思以 M' 代表年剩余价值率, 以 m' 代表剩余价值率, 并由

此為年剩餘價值率作出兩個代數公式：(1) $M' = \frac{m' \cdot v \cdot n}{v}$ (n代表一年里的周轉次數)；(2) $M' = m' \cdot n$ 。在前一等式的右方是 $m' \cdot v \cdot n$ ，也就是說，剩餘價值率乘以可變資本及其在一年里的周轉次數；但是剩餘價值率乘以可變資本却意味著——正如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章中所闡明的那樣——剩餘價值量。因此，第一個公式的經濟意義是：年剩餘價值率等於剩餘價值量乘以可變資本（在一年里）的周轉次數。由此可見，年剩餘價值率已經不是勞動力剝削程度的準確的算式了；在剩餘價值率上表現出來的這個程度，只不過是我們所考察的等式右方的一個乘數而已。在年剩餘價值率上表現着可變資本周轉的作用。

年剩餘價值率掩蓋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真實關係；它給造成一種“印象”，仿佛剩餘價值不僅依對勞動力的剝削，而且還依資本的流通速度為轉移。這點在上述第二公式中表現得最清楚。在這裡，剩餘價值率系直接乘以資本的周轉次數。上述對真實關係的歪曲，乃是由資本運動本身給決定的。“年剩餘價值率，或一年間生產的剩餘價值與一般墊支可變資本（要與一年間就返回的可變資本相區別）相比較，決不只是一件主觀的事情；引起這種對比的，是資本的現實運動。”①

年剩餘價值率把現實剩餘價值率同利潤率聯結起來；現實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都是外項正數。前者表示現象的實質，後者表示現象的外表；它們之間的中間環節是年剩餘價值率。在代表年利潤對全部墊支資本的比例的利潤率中，不僅被使用的資本和墊支的資本之間的差別消失了，而且——這對該範疇是最有決定意義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差別也消失了。在年剩餘價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67頁。

值率中，只是被使用的可變資本和墊支的可變資本之間的差別消失了。在這裡便給歪曲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關係打下了基礎。

最後必須指出，年剩餘價值率並不永遠大於現實剩餘價值率：如果可變資本的周轉長於一年，那時 n 就是小於一的分數，並且 M' 小於 m' 。這是第一點。其次，就一個周轉來說，在這個周轉期間所使用的可變資本和墊支的可變資本，其價值是彼此相等的。就幾次周轉來說，被使用的可變資本比墊支資本大的倍數等於周轉次數。因此，就一個周轉來說，剩餘價值對墊支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也像剩餘價值對被使用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一樣，正確地表示出剩餘價值率。就幾次周轉來說，剩餘價值率只能用剩餘價值對被使用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來表示，但是決不能用剩餘價值對墊支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來表示。

II. 個別可變資本的周轉

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馬克思在該節中從運動的形式方面，也就是說，作為可變資本的周期地反復的循環，考察了可變資本的再生產。但是在現象的表面上，可變資本周轉的特點——主要在於，可變資本每次周轉結束時返回到資本家手中的並不是它的原來價值，而是工人新創造的價值，——並未呈現出來。在流通中，流動資本可變部分的周轉同它的不變部分的周轉並無絲毫差別。不同的流動資本及其可變部分的周轉速度的差別，只在墊支資本量上反映出來。

我們已經知道，這會造成怎樣的曲解。形成一種錯覺，仿佛較小的、但周轉較快的資本在一年里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是和較大的、但周轉較慢的資本在一年里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一樣多，也就是說，

被使用的可变資本和墊支的可变資本之間的差別消失了。

这已由馬克思在上节中作了彻底的說明。如果他又回到已經考察过的問題，那末，这乃是为了从再生产的观点来更清楚地揭示产生上述錯觉的原因。

III. 从社会方面考察的 可变資本的周轉

一年周轉十次的貨幣資本 A 也好，其周轉长达一年的貨幣資本 B 也好，在工人手中都不再是資本的貨幣形式。工人把它們当作流通手段来用掉，以便从社会消費基金中得到具有商品資本形式的生活資料。由此可見，在最初五周（資本 A 周轉的时间）过去以后，便出現如下情况：（1）在每一个資本家那里， $500v$ 不再作为資本而存在；（2）用它买来的劳动力——同样价值的——在每个企业里被消費掉并創造出新价值（1,000）；（3）社会消費基金减少了 1,000（ $500vA$ 和 $500vB$ ）。到这时为止，A 和 B 之間并不曾有差別，差別是从第二个五周才开始有的。資本 A 占有者得以把商品投入流通并取回他所墊支的 $500v$ ；代替消耗掉的貨幣資本，他获得另一个同量的資本。資本 B 占有者的情况則不同；他沒把任何商品投入流通，因而他从那里得不到任何貨幣，他在年終以前不得不把新的貨幣資本接二連三地投入流通，也就是說，把那些貨幣資本变为工人的购买力。

从社会方面来考察，这表现为：（1）社会貨幣資本的减少（每一个別資本是社会資本的一部分）；（2）社会消費基金的减少。前者在貨幣市場上存在有信用时使人觉察到：对貨幣資本的需求增加了，同时借貸利息上漲了。后者則使人在商品市場上觉察到：需

求增长了，同时商品价格也上涨了。太高的利息和太高的价格，在一定场合下预示着资本和劳动在劳动期间短的生产部门和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的分配。太高的利息和太高的价格是不能满足来自这两类生产部门的需求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经济部门劳动期间的差别，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下来，而劳动和生产资料将按照计划来分配。“问题会简单还原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能用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某种事业上，而不致有害。例如铁路的建筑。那必须有一个长期间（一年或一年以上）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也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效果，但会从全年的总生产中，夺去很多的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是缺乏计划性，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社会的理智屡屡要到事情过后才来运用，所以能不断发生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各种大的扰乱”^②。

马克思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劳动和资本在周转速度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的分配如何导致“各种大的扰乱”。这里必须着重指出马克思的重要意见，即从社会方面来说，必须把生产时间不仅加该产业资本家那里的流通时间，而且还要加商人那里的流通时间之和，理解为资本的周转时间；周转只结束于当商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地点的时候。实际上，只要商品尚未售出，那末，这就意味着或是消费者没有支付能力，或是他还不能得到商品（商品尚在途中）。在这两种场合，消耗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和（工人用自己工资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都尚未得到补偿，并且采取资本与商品相交换的形式的物的交换也未完结。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78页。

^② 同上。

第十六章注

1. 在本章中还包含有关于危机問題的一系列重要評論。这些評論都是随着“从社会方面考察的可变資本的周轉”的分析而引起的。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品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失調导致危机^①。

2. 但是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品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失調，也如其他比例失調（例如工业和农业之間的比例失調）一样，又决定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間の矛盾。由于这个緣故，馬克思提出如下意見：“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劳动者当作商品的购买者，对于市場是重要的；但当作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資本主义社会有一种趋势，要把它限制在价格的最低限上。——还有一个矛盾：資本主义生产伸張其全力的时期，通例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利用到这程度，还能不仅把更多的价值生产出来，并且实现出来。商品的售賣，商品資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泛泛地由社会的消費需要来限制，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的消費需要来限制；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常常是貧困的，而且必然常常是貧困的。”^②

在这里，危机理論尙未被完整地提出来，可是已指明它應該朝着哪个方向加以发展。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8—379頁。

② 同上書，第379頁腳注。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研 究 的
对 象

剩余价值的流通一方面构成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形成一个特殊的运动。它开始于产业资本循环的 $W'-G'$ 阶段，但是在这里它却与后者分开而继续走自己的本身道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流通公式 $w-g-w$ 同简单商品流通公式 $W-G-W$ 是毫无区别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继 $w-g$ 这一行为之后并不是 $g-w$ ，因为货币形式的积累应该先于资本的积累。

所有这些都已经在第一篇前两章中阐明了。不过在那里，剩余价值的流通正是被看成由资本循环所产生的运动，并且它是在当时为理解资本循环所必要的限度内加以考察的。在这里，它则作为独立的问题来研究。首先，研究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流通的影响；其次，提出关于（1）为实现其自身包括剩余价值的大宗过剩商品（剩余产品）的流通和（2）为积累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来源的问题。

关于货币来源的问题，在本章中尚未得到完满的解决；马克思在下一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中重又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

在本篇即第二篇中研究了：（1）由于周转的缘故而分成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个别资本的周转；（2）周转速度对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依赖性；（3）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它造成被

使用的可变資本同墊支的可变資本的区分，以及现实剩余价值率同年剩余价值率的区分。本章的研究系結束于对个别資本的周轉的全面考察，因为剩余价值的流通也是被作为由資本的每一新的周轉所产生的、周期地反复的过程来加以研究的。

研 究 的
次 序

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沒有特別的标题，它是全章总的导言，其中考察了資本周轉速度对剩余价值流通的影响，而不問那是簡單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主要問題是上述的貨幣問題：它是既从簡單再生产方面(在第二部分中)，又从扩大再生产方面(在第三部分中)来加以研究的。

馬克思在研究貨幣来源問題时，在第二部分很詳細地闡述了金銀产业中資本的周轉和剩余价值的流通。馬克思假定处在流通中的只有金屬貨幣，从而，金銀的开采是它們的唯一来源。

緒 論

資本的周轉和
剩余价值的流通

資本周轉得越快，剩余价值实现得也越頻繁。至于这如何影响年剩余价值率，已由馬克思在前一章中研究过了；这里是从另一方面提出問題的。剩余价值是处于商品形式还是处于貨幣形式，这对資本家來說不是不相干的：未被实现的剩余价值既不能作为收入来加以利用，也不能作为追加資本來加以利用。因此，剩余价值被实现得越頻繁，它被利用得也越好。

第一，它为資本家提供了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抵补自己在一年中的私人消費的可能性。第二，它能更頻繁地資本化。問題在于，除了一下子墊支为数可观的資本額外，还要求經常以小額資本

价值垫支在各种各样的修理上、固定資本的整頓上，等等。

馬克思由此作出如下結論：“不仅积累的資本，可以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資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① 另外：生产規模的逐步扩大可以靠周期地获得的剩余价值来办到，特别是在这种扩大无须追加的固定資本就可能实现的場合，也就是說，在它是通过增加劳动日的內含或外延和增加对原料与輔助材料的垫支而达到的情况下。

在存在发达的信用制度的条件下，全部原垫支資本都能成为无非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当然，这不是某一資本家的，而是那些随着剩余价值从商品形式轉化为貨幣形式而将自己的剩余价值存入銀行(創业的資本家从那里全部地或局部地获得自己的資本)的資本家的資本化的剩余价值。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一章)里曾經确定，資本在經過一定年数以后，即便在簡單再生产条件下也会成为其中已毫无旧資本的价值的、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流通的分析表明：原垫支的个别資本量全部或很大一部分是仅仅由剩余价值組成的。

不言而喻，剩余价值的流通进行得越頻繁，則新資本的形成，从而，新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得也越頻繁。由此可見，資本周轉速度不仅会提高年剩余价值率，而且会通过加速資本积累过程的办法来加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并不与如下原理相矛盾，即貨幣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积累必須先于資本的积累，因为为数可观的投資，如果没有相应为数可观的貨幣积累，仍然是不可能的。

威廉·湯姆逊

馬克思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湯姆逊的著作中摘录了大量的話。资产階級经济学家，从古典学派开始，都贊美資本，同时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84頁。

把它同由生产資料和由积累下来的生活資料儲量构成的物质財富混为一談。他們使劳动退居次位，而实际上只不过是起資本的附屬品的作用。湯姆遜特別堅決地反对这点。他把复活过去积累的劳动并不断生产无数財富的当前活劳动摆在首位。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馬斯·荷治斯金也持有同样观点。

湯姆遜也好，荷治斯金也好，都未对資產階級的資本理論作出原則上严整的批判。但是在荷治斯金和湯姆遜的观点中也有不少正确的东西；他們把活劳动放在应有的高度并以此揭露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为縮小活劳动的意义并夸大資本的意义而作的辯护。

湯姆遜的这些观点对剩余价值流通問題有什么关系呢？馬克思为何偏偏在这里援引这些观点呢？

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應該回忆由剩余价值流通的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即：“不仅积累的資本，可以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資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資本化的剩余价值。”^①而这正与湯姆遜的說法相呼应；資本不仅是往年劳动的結果，而且它的一部分是由同年的年劳动所創造的。所以，积累的財富作为往年劳动的結果而与当前劳动相对立，甚至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观点來說（它把資本同专供新的生产来用的那部分財富混为一談），至少也是有条件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只是在資本已經作为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处于完成状态时才看到它，可是却沒注意它在現时是怎样被創造出来的并且又是怎样在頗大程度上为現时而創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馬克思也从湯姆遜的著作中作了一些摘录。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84頁。

1. 簡單再生产

貨幣材料的 的 生 产

馬克思說：“在簡單再生产情況下，剩餘價值也必須有一部分不斷處在貨幣形式中，而不是處在生产物的形式中。不然，它便不能為消費的目的而由貨幣轉化成生产物了。”^①為了把剩餘價值轉化為貨幣，後者必須擁有一定的數量並且同流通着的商品量保持一定的比例。調整流通所需的貨幣量的規律，都由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中加以闡明了。在這裡，馬克思只是提醒這點。可是貨幣被磨損了，所以它必須再生产出來。換句話說，總商品量的再生产係以貨幣的再生产為前提，否則前者就會成為不可能的。於是馬克思便從貨幣材料——金銀——再生产的分析開始自己的研究。

馬克思預先說明他假定：（1）處於流通中的只有金屬貨幣；（2）決定必需貨幣量的一切條件都保持不變；（3）為工業目的而進行的金銀的生产不予考慮。在這種前提下，貨幣材料的再生产應該只補償由於流通而被磨損、被遺失等等的那部分。

其自身包含生产與流通的貨幣再生产的特点在於，它只是由流通的一個階段和生產的一個階段所組成： $G-W < \frac{A}{P_m} \dots P-G'$ ； $W'-G'$ 階段則付缺如。這個工業部門中的資本循環結束於 P ——生產階段，因為在生產階段結束以後，資本價值重又處在適於開始下一循環的形式。同樣，剩餘價值也不經過兩個階段 $w-g-w$ ，像在其他工業部門那樣，而只是經過一個階段 $g-w$ 。貨幣形式一般“是生产物的自然形式，不像在別的生产部門那樣，是生产物的轉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1頁。

化形式”①。

在資本循環的第一階段 $G \rightarrow \overset{A}{P_m}$ ，金生產家也和其他企業主處於同樣情況：他把貨幣投入流通，而從其中取得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隨後他們就分道揚鑣了：一些企業主在生產結束以後必須實現自己的商品，把它們變為一般等價物。金生產家“能夠避免這個苦杯”：他把自己的金子送到鑄幣廠（假定存在着自由的鑄幣業），而把鑄好的貨幣分成三部分：（1）一部分用以購買不變資本各要素；（2）一部分用以購買勞動；（3）一部分用於私人消費。

由此可見，采金業（以及采銀業）乃是从流通中取得商品并往其中投入貨幣、但从不往流通中投入商品并从其中取得貨幣的唯一生產部門。其他工業部門，恰恰相反，都是从流通中取得相當於 $c+v$ 的商品量（相當於 v 的商品量是通過購買消費品的工人得到的），而往那里投入相當於 $c+v+m$ 的商品量；與此相應，它們投入流通中的貨幣要少於从那里取得的貨幣。

这里必須指出，正是在采金業（以及采銀業）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如下事實，即工人是被用他們自己所生產的生產物來支付的：他們被付給他們自己開采出來的金子；同樣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剩餘價值乃是工人所採得的金子的一部分。在其他生產部門中，這兩者却由於下述情況而被掩蓋住了：工人所得到的作為工資的貨幣和剩餘價值的貨幣形式，代表着生產物的轉化形式，而不像在采金業中以自然形式出現。

剩餘價值的
流通和貨幣

按照公式 $G \rightarrow W \rightarrow G'$ ，資本家墊支少量貨幣—— G ，而獲得大量貨幣—— $G' (G+g)$ ；由於所有資本家都是這種情況，所以實際上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2頁。

便提出一个不可解的謎，即这些增大的G、多余的貨币額，是从哪里来的。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不能求助于采金业，因为这会使它又面临另一問題，即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秘密的問題。正是在这个工业部門中，剩余价值是直接作为工人所創造的生产物的一部分而出現的。

然而，当前的問題——剩余价值問題——却为問題的外表所代替：貨币是从哪里来的？馬克思指出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任何問題。

在現象的表面上，利潤是同自己的貨币外壳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說，它是作为貨币余額、作为对原垫支貨币額的增加額而出現的。所以实际的問題——这个余額是从哪里来的？——便被臆造的問題——上述余額所由表現的貨币是从哪里来的？——所偷換。但是，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非但沒使利潤問題摆脱它的不合理的形式，反而在漂亮的遁辭之下迴避了这个問題。

貨币从何而来这个問題是一般商品流通問題，而不是資本主义生产問題。对这个問題只能有一个答案：供流通的貨币系得自銀矿和金矿。如果把問題提得更具体些：資本家投入流通的是較少的貨币，他用什么办法能够从其中不断得到較多的貨币呢（須知除了資本家和从資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或工資的人們以外，便再沒有人把貨币送到流通中去）？那末，答案可以是这样的：資本家出現在市場上并不仅作为資本家，而且还作为消費者。作为資本家，他垫支資本，而作为消費者，他用掉貨币。在前一場合，返回到他那里的是垫支資本加被實現的剩余价值；在后一場合，貨币則是被根本用掉了。在簡單再生产条件下，資本家用在私人消費上的貨币正好等于G' 超过垫支的G的余額。

工資的增長和
處於流通中的
貨幣量

有一種意見，認為工資的提高會引起物價的普遍上漲，而且相應地會導致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的增加。這種看法有兩個論據。

第一，工資的增長也意味着工人方面的，既對他們日常消費的商品，也對他們由於物質生活改善而開始購買的商品的需求的增長。而這就引起物價的上漲。第二，由於工資提高，所以生產費用增加，而企業主卻力圖把這轉嫁到購買者身上，這也促成物價的上漲。

馬克思揭破了以上兩個論據的謬誤。工資的提高不外是新創造的價值在工資和剩餘價值之間分配方面有利於工人的一種變動。工人和資本家（作為消費者，撇開他對不變資本各要素的需求）的購買力，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等於 $v+m$ ，所以，其中一個——假設為 v ——的增加便意味着另一個—— m ——的減少。因此，如果工人所購買的商品的價格由於工資增長而必須提高，那末，資本家所消費的商品的價格由於剩餘價值的減少便應該降低。一類商品價格的提高和另一類商品價格的降低，會引起資本在各有關生產部門中的再分配。

至於第二個論據，則它無論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不正確的。“商品的成本價格，對個別資本家說是提高了，但它的社會的生產價格依然不變。變化了的，只是商品生產價格（除開不變的價值部分來說）分為工資和利潤的比例”^①。而且這在事實上也是不正確的：仿佛企業主能夠把增加的生產費用轉嫁到購買者身上。企業主只在市場行情利於提高價格時才能提高價格，但是這卻與工資的增長絲毫無關。實際上，存在着另一現象順序：並非工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09頁。

的增长引起物价上漲，而是相反地，物价的上漲迫使提高工資（但很少是同物价的上漲成比例）。

正确的只是：商品量的增加或物价的上漲增加了流通着的貨币量，但是这与工資和剩余价值之間比例关系的改变无关。

II.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資本化了。从流通观点來說，改变的是流通着的商品量的构成，而不是流通所需要的貨币量。在簡單再生产条件下，也正如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一样，来自資本家方面的对市場的需求系决定于 m 这个量（暫且不談由恢复 c 的必要性所制約的需求）。只有在第一种場合，剩余价值才耗用在获取消費品和奢侈品上；而在第二种場合，一部分剩余价值則墊支在生产資料和劳动力上，也就是說，系按照資本家私人消費品流通的减少和生产消費品与工人消費品流通的增加的程度而被墊支出去（在資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的确，在逐年扩大的再生产条件下，商品量也相应地越来越增长，因之，設其他条件相同，貨币量也应该增加。然而这里沒有特殊的問題：要知道扩大再生产自身也包括貴金屬的扩大再生产，所以，不仅貨币的磨損得到补偿，而且貨币的数量也不断在增加。此外，同名錢币的流通速度在增加，信用关系也在发展。

但是貨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积累，潜在的貨币資本的积累，系先于資本的积累。这样便产生一个問題：这个貨币資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每个資本家从流通中得到的貨币都必須多于他投入流通中的貨币。所以，作为貨币儲藏的那部分貨币和作为流通手段而发生机能的那部分貨币之間的比例，必須不断朝着前一部分

增加而后一部分减少的方向改变。可是与扩大再生产同时，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也增长了。这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已經不能援引如下的情况，即企业主除了作为资本家把货币投入流通外，还作为消费者把货币投入流通。要知道，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系假定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只用掉 m 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他保存在货币形式中。还有一个假定。开采金銀的工业必須大力加以发展，它的产品必須足以供应对流通手段和积累手段的增大起来的需求。換句話說，一切經濟部門的发展必須依貴金屬的发展为轉移。

事实上也的确会这样，如果不存在着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話。

对信用及其意义的理論上的分析未列入第二卷的研究范围，并且馬克思只限于指出那种表明在存在有銀行的条件下如何进行货币資本积累的事实情况。



蘇子瞻

第三篇 社会总資本的再 生产与流通

研 究 的
对 象

在前两篇中，研究了个别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本篇則探討整个社会資本的运动。

馬克思給社会資本的运动下了这样的定

义：“个别資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錯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也就在这种交錯中，形成社会总資本的运动。”^①

但社会資本是什么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这个問題沒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它在資本和收入之間沒能划清界綫。适合着个别資本家，問題被很簡單地解决了；这在資本流通的一般公式—— $G-W-G' (G+g)$ ——里已經得到闡明。G 是墊支在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上面的資本，g 是剩余价值、收入。G 須重新被墊支出去，g 能以或全部被消費掉（在簡單再生产条件下），或局部被消費掉（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然而，对社会資本來說，問題却并不那么簡單。墊支在工資上面的一部分 G，对資本家來說是在資本，而对工人來說則是收入；用以购买生产資料的那部分 G——对购买者來說是在資本——对卖者來說也可能是收入，如果在这些生产資料中只包括他的剩余价值的話。由此便势必会得出如下結論：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430—431 頁。

对一人是資本的东西，对另一人則是收入。因此，没有什么社会資本，只有各种收入。

“斯密的教条”把我們紧紧引到这点上来，按照“斯密的教条”，个别商品以及（社会范围的）全部商品量的价值只分解为各种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或——这也完全一样—— $v+m$ 。的确，斯密本人极力想断定社会資本这个概念同社会收入这个概念截然有別；但是这只不过证明独出心裁的思想家們并未作出荒謬絕倫的結論罢了。虽然对斯密的注釋者和庸俗化者薩伊來說，社会資本同社会收入是完全符合的。

因此，馬克思在本篇中首先給自己提出批判上述斯密教条的任务。对斯密教条的批判为社会总資本的流通与再生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在本篇中就进行了这种研究。

第三篇的前提同前两篇的前提是一样的，即：（1）商品系按价值出售；（2）价值在資本周轉的全部時間內始終不变；（3）处于流通中的只有金屬貨幣；（4）資本的有机构成保持不变；（5）社会只由两个阶级——工人和資本家——組成，而且它的收入被归結为工資和剩余价值（后者暫以它的一般形式出現，这种形式是从它那些特殊形式——企业主利潤、利息、地租——中抽象出来的）。不言而喻，在这些最抽象的前提下，只可以作到最一般的綜合，并且这种綜合必須随着它那些前提的被修改而加以修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資本的流通与再生产的研究並沒有結束，而且它也不能在《資本論》第二卷的範圍內，也就是說，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前提下結束。这里，再生产問題只是在一定的理論分析阶段上获得解决的；在上升到下一阶段时，再生产問題的解答被修改了。因为所采用的前提被修改了。不理解后一情况便会陷于思想混乱，便会抹掉使一个理論分析阶段別于另一个理論分析阶段的界綫。这可以举

例來說明。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價值問題并未獲得完全解決；只是在第三卷里，這個問題才獲得完全解決。但是，如果說在第一卷里根本沒有研究價值，那是不正確的。根據那里所採用的前提，價值的研究是被進行到底的。在社會資本的流通與再生產的研究方面，情況也一樣；這項研究在這裡也被進行到底，只不過是根據《資本論》第二卷里所採用的前提罷了。

從這些前提出發，馬克思在前兩篇中研究個別資本的運動，而在第三篇中則研究社會資本的運動。但是在個別資本運動和社會資本運動之間有着原則性的區別；社會資本不同於個別資本，它還以自己的運動創造着這一運動的條件。對任何一個個別資本來說，它的運動條件都是外來的：一個資本的循環的 $G-W$ 階段是可以完成的，因為其他資本在自己的循環中都完成 $W'-G'$ 階段。因此，在研究個別資本的運動時，使某一個別資本的循環成為可能的其他個別資本的循環的存在，雖然被假定了，可是並未加以研究。被研究的乃是：資本在自己的運動中是怎樣的並採取和丟掉哪些形式，這種形式更替的周期性，資本之分為固定部分和流動部分，等等。而在研究社會資本的運動時，恰恰相反，正是早先在研究個別資本的運動時只作為前提的東西成為研究的對象。在前兩篇中，研究的步驟是從整體到部分；社會資本的運動被作為已定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作為已定的）並提出它那些單獨部分即個別資本如何運動的問題。在本篇中，個別資本的形式更替和周轉是問題的條件——這在現在是已定的——而問題本身則被歸結為闡釋個別資本循環的互相交錯和互相錯綜是如何發生的，從而，社會資本運動是怎樣形成的。

當然，馬克思在前兩篇里也未研究個別資本這個某種被隔離的原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便這樣研究個別企業。按照他們的個

人主义的和原子論的观点，社会生产是私人經濟的單純的总和。而馬克思則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前两篇中，馬克思之研究这个生产方式是依据它在个别資本运动中所由出現的形式，而在本篇中，則是依据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資本运动中所由出現的形式。

由此可見，前两篇和本篇之間的差別并不在于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同一对象即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抽象法的各个阶段。从个别資本到社会資本的过渡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虽然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研究本身，正如已經着重指出过的，也是极抽象的。

初看，可能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包括本篇）的研究中要从資本有机构成不变来开始：須知可变資本和不变資本之間的比例的不断改变正是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乃是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研究过的資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的基础。就連露莎·卢森堡也对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研究提过这样的意見。这种意見的产生，是由于对《資本論》第二卷的目标有着不正确的理解。在这里，資本运动是就最一般的形式来加以研究的。馬克思从一开始就声明了这一点。^①

再生产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占有地位；但是在資產階級社会里，（社会規模的）再生产系以个别資本的循环的互相交錯和“錯綜”的形式出現的。“社会資本的运动，是由資本各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个别資本的周轉的总和构成”^②。这种形式，也就是說，作为不可胜数的、互为条件并且互相交錯的个别資本的运动的再生产，也在这里被加以考察。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6頁。

② 同上书，第428頁。

資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如果来研究它，那就不仅会使上述問題复杂化，而且会使研究者超出上述問題的范围。資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使价值变形为生产价格，使利潤变形为平均利潤；所以这已經不是資本价值形式更替的問題，而是剩余价值在有机构成高的資本和有机构成低的資本之間再分配的問題了。社会总資本的运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也就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从如上观点提出这个問題来的，是《資本論》第三卷，而不是第二卷。因此在第二卷里必須抽掉資本有机构成的变化^①。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中也考察了再生产；但那是完全从不同方面来考察的。讓我們听听馬克思本人关于这点的意見吧：“在本书第一卷，我們把資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資本自身的生产。我們假定了資本在流通領域內所經過的形态变化和物质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們。”^② 在第二卷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正是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未曾加以考察的东西。

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对再生产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的，它們組成一个整体，但这仍然是不同的研究。在一种場合，資本被揭露为以日益扩大的規模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階級关系。在另一場合，它又被揭露为作为形式和物质的不断更替的运动。然而資本两者兼之：既是階級关系，又是特殊的运动形式。只有在第一卷中，才揭

① 必須指出：馬克思在第 21 章中提出扩大再生产的两个表式（“第一例”和“第二例”）。如果在每个表式内部，資本的有机构成实际上并无变化，那末，在从第一式向第二式过渡时，便实现了有机构成中的飞跃：在第一部类中从 4 : 1 到 5 : 1。“这里要假定：資本主义生产已經有显著的发展；跟着，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經有显著的发展。”（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648 頁）由此可见，硬說馬克思在本章中抽掉了資本有机构成的增长，那是不正确的。——編者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429 頁。

露了隱藏在運動后面的階級關係；而在第二卷中，則分析了用自已來掩蓋階級關係的運動本身。

研究的
次序

本篇由四章組成。在第一章《緒論》中，一方面簡述了前兩篇的研究，另一方面擬定了本篇的研究對象。在下面《前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說明》一章中，馬克思首先很扼要地考察了重農學派的觀點，接着便集中全力來批判斯密的教條。這一部分是本章的重心。本章結束於對斯密信徒的評論，他們都不加批判地照搬上述的斯密教條，或像薩伊那樣把斯密教條一直弄到荒謬的地步。

在其餘兩章中，探討了全篇的基本問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研究是按照馬克思早先擬定的表式來進行的，也就是說：起初是研究簡單再生產，隨后再研究擴大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最被重視——共用了一百多頁的篇幅來研究它。馬克思寫道：“主要的困難——它的大部分，已由以上的說明解決了——不是發生在積累的考察上，而是發生在簡單再生產的考察上。所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二篇）和他以前的魁奈（《經濟表》）討論到社會年生產物的運動及其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時，總是從簡單再生產出發。”^①關於這個問題的流行意見卻不同：仿佛可以把考察積累時所遇到的全部困難都可歸結到正在資本化的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上。我們知道，馬克思是另樣看待這件事的，他的大部分研究的目標正是簡單再生產。暫且不談剩餘價值實現問題的實質，我們只指出從這裡據以考察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的觀點來看，全部困難實際上並不在於積累的考察，而在於簡單再生產的考察。

這裡研究了社會產品運動及其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闡明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52頁。

社会总資本的統一的运动是怎样从个别的、彼此孤立的、形式上互不依賴的个人資本的无数混乱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重心在于揭露隐藏在这种混乱状态后面的規律性。为此，未被积累因素弄得复杂的、对简单再生产的分析，是必要的。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上述問題系以最純粹的形式被提出来；它一旦获得解决，也就是說，一旦找到社会資本运动的条件和規律性，扩大再生产問題便可以从这个观点被归結为关于剩余价值向資本轉化所带来的修正的問題。

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見于本篇最末一章；这章曾引起露莎·卢森堡的尖銳批判，她认为这个問題的全部困难之处主要是在扩大再生产上，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上。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俄国的民粹派。列宁在同民粹派論战时，指出他們“把整个产品实现問題归結为額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資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种幼稚的观点含有极大的錯誤，而民粹派实现論的其后一些錯誤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說明实现問題时，困难正在于說明不变資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資本必須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生产生产資料的資本才能直接作到的。假如补偿資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費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須在制造生产資料和制造消費資料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間进行交換。問題的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們的經濟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①。

关于不变資本的实现，已經在分析简单再生产时闡述过了。可見，列宁也完全同意馬克思的意見，认为問題的难处是在简单再生产上，而不是在扩大再生产上。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頁。

第十八章 緒 論

本章的地位 和 意 義

本章由外表上彼此很少有联系的两个断片組成；前者的标题为《研究的对象》，后者的标题为《货币资本的作用》。但是它们在内部

上却是联系着的，因为它们同是本篇研究的緒論。

第一断片的重点是确定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我們前已說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确定社会资本时碰到了哪些困难，并且指出倘不克服这些困难，社会资本运动的研究便不可能获得成果。

社会资本不是个别资本的单纯的总和。这个总和是即便不相加也能独立存在的两数相加的结果。个别资本不过是社会资本的被分开的部分；个别资本系以社会资本为前提，它们没有社会资本是不行的。所以，个别资本运动的分析和社会资本运动的分析不外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现象的考察而已。

关于这点，我們前已讲过，现在只稍談談第二断片——《货币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在这里所拟定的原理（基本上有两条），都由他在前两篇中从各方面发挥过了。在第一篇中曾經指明，资本运动从开始到結束都是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为前提；它是在这个形式中开始的并且总是依靠货币资本的幫助才得以持續。

马克思在这里作为第二篇研究的结果而加以概述的第二条原理，可以归结为：（1）同发挥机能的资本一起，永远应该有“潜在

的”資本，它系处于貨幣形式中，因为永远需要用現款来支付劳动力；（2）这个潜在的貨幣資本的量系依劳动期間和流通時間的长度为轉移。

可能发生一个问题：重复已經从前两篇中知道了的原理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它們在何种程度上是关于社会資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研究的結論呢？

全部問題在于研究社会資本时，貨幣資本的地位和意义不是被估計低了，就是被估計高了。

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从古典学派开始，都把社会資本确定为供进一步生产、供生产性消費之用的一部分社会財富。按照这个定义，社会資本中不包括貨幣；他們把貨幣归結为不可避免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亚当·斯密就曾將貨幣比作人們循以运送干草和粮食的大道，但是大道既不能使干草增加，也不能使粮食增加。而其他經濟學家則未摆脱重商主义者的幻想，并准备把貨幣看作是社会財富和資本的最本质的部分。因此，馬克思必須在着手自己的主要研究——社会資本运动的研究——之前，从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观点来对貨幣資本的作用作出正确的評價。所以，这里重心不在于概述已为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原理，而在于正确地把它們应用于社会資本。

貨幣資本是产业資本的一种形式；并且（个别規模和社会規模的）产业資本的运动也就是貨幣資本的运动。貨幣不單純是流通手段，而是貨幣資本，它按照最一般和最不合理的形式，以自己的运动表现出資本的实质——价值的自行增殖。并且貨幣資本的數量影响着生产資本的數量，虽然——馬克思特別強調这点——后者的絕對量并不依发生机能的貨幣資本的數量为轉移。

馬克思揭明当墊支的貨幣資本为一已定量时，可以集約地

或粗放地加以利用的有：(1)劳动力；(2)自然富源；(3)劳动手段。这一切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加货币资本，那也仍然不会同生产的增长成比例。

所以，无论从个别资本或社会资本中，货币都不能被排除出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关系的资本主义表现，(个别的和社会的)资本具有自己的一种形式即货币形式，并且应该在自己的运动中以货币资本的运动姿态出现。

就数量来说，资本——仍然是社会资本和个别资本——在货币资本量上有着自己的(弹性的和易变的)界限。那些把货币仅仅归结为单纯的流通手段的人，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把它同一般的生产混为一谈，而货币则被他们视为某种从外面强使接受的东西、视为不可避免的祸害。而那些把货币视为社会财富的实体的人，则把社会财富的受历史制约的形式同它的物质内容割裂开来。

第十九章 前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說明

I. 重農學派

重農學派關於再生產的學說

我們前已指出，在着手分析社會再生產和流通以前，必須解決如下的基本問題：什麼是社會總資本？但是對重農學派來說，却不

存在這個問題。

露莎·盧森堡說：“在經濟理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草創時期，重農學派之父魁奈以古典學派特有的大膽和簡明的態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他把總資本看作一個真的、活動的、實有東西而不加疑問。”^①這使得魁奈能以在不大的圖表即著名的《經濟表》中，描繪出社會再生產的整個過程，而且他把這種社會再生產解釋為資本主義再生產。

馬克思是最早識破魁奈《經濟表》的真意和意義的人們中間的一個。馬克思說：“無數個別的流通行為從一開始就被聯合為具有社會性質的廣泛運動，成為幾個大的、機能上規定了的、經濟的社會階級之間的流通。”^②

^① 露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參閱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6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38頁。

II. 亞當·斯密

斯密的分析的
总的出发点

馬克思是从批判地考察斯密的教条来开始闡述和批判亞當·斯密的再生产学說的。

在还未批判这个教条以前，必須提出如下問題：如果商品价格只分解为各种收入，那末，即便是簡單再生产又怎样会成为可能的呢？如果商品在市場上被实现，便轉化为各种收入，那末，任何再生产都是不可能的。

斯密企图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純收入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难。他以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作为总收入，而以剔除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維持費用后所剩的余額作为純收入。^①但是斯密却由此“用違禁的办法”使資本成为商品价格的組成部分。再生产过程現在有了可能，因为被消費掉的不是全部收入，而只是純收入。然而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不仅分解为工資、利潤和地租，而且分解为垫支的資本价值。換句話說，斯密的教条遭到破产；他在进行再生产分析的最初嘗試中不得不“避开”这个教条。

当社会年产品只被作为价值总額来考察时，那末，抽象地讲，它之分解为各种收入仍然是可以設想的；然而当年产品以实物形式被考察时（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一般都致力于此），那末，要把它分解为各种收入便無論如何也办不到了（即使用抽象法）。年产品里永远包含有个人所不能消費的那一部分；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的物质要素都不能被私人消費。

斯密所从事的这番研究的总的結果是怎样的呢？（1）斯密沒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43頁。

作出而且不能作出社会生产的分析；妨碍着他的是他的教条、商品价格之分解为各种收入，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分解为 $v+m$ ；不变资本在斯密那里消失不见了。（2）摆脱困难的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被逐出的”资本在总收入的幌子下重新被采用。（3）收入一时作为交换价值（劳动价格、利润）而出现，一时又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供消费的对象而出现。（4）抹消了收入和资本之间的界限，并且使从个别资本到社会资本的过渡成为不可能，虽然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可是斯密在自己的分析中“碰上了一种极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劳动者间的区别”^①。马克思指出，从这种区别出发，是可以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作出应有的分析的，只要正确运用价值理论的话。

斯密前进了一大步，抛掉了重农学派关于生产（他们只把它归结为农业）的狭隘的概念。他还由于拟定了（更正确地说是“遇到了”，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界限，而把政治经济学推向前进。最后，他正确地把作为价值的一部分的收入和作为消费基金的收入区分开来；这是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基本区别引伸出来的。但是，虽然有这些正确的论点，斯密并未能借自己的教条建立起再生产理论。

列宁在论述斯密的上述区分时写道：“这里，他意识到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一种劳动是提供能够成为‘纯所得’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是提供‘有用的机器，工业工具，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一定要把两种消费区分开来：一种是个人的消费，另一种是生产的（=投入生产的）消费。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6页。

(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資本，把个人消費和生产消費混同起来)，才使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論。”^①

第十九章注

1. 斯密的矛盾百出的价值論使他失去提供資本再生产分析的可能性。事实上：(1) 斯密的視野的資產階級局限性使他不能洞察資產階級劳动的本质，也就是說，使他不能理解这种劳动的二重性。(2) 劳动創造价值，或更正确地說，照斯密的意見，劳动把自己的价值轉移到它所創造的生产物上；这种劳动还創造使用价值。(3) 由此得出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統一，但是照斯密的意見，它們之間並沒有原則性的差別：斯密所說的差別并不表現为劳动的二重性。(4) 因此，在使用价值方面是正确的那种东西也被斯密轉移到交換价值上；年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年劳动的結果，而年产品的交換价值也是年劳动的結果。(5) 由于这个緣故，在該年度中新創造的价值和年产品的价值(它的一部分系由不变資本上轉来，从而是在过去若干年內被創造出来的)之間的差別也消失了。(6) 因此年产品的价值在斯密心目中只分解为 $v+m$ ，于是再生产在理論上便成为不可能的。

2. 斯密被剥夺了提供正确的再生产理論的可能性，因之也就不能提供正确的分配論。在他那里实质上是分配控制着生产，既然收入决定着价值。此外，他一会把收入同資本——他把資本分解为各种收入——混为一談，一会又把收入和資本的自然屬性当成它們之間的区别。他认为消費品是收入，而生产資料則是資本。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頁。

3. 列宁嘲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把分配问题当成完全特殊的问题并使之脱离生产与再生产问题。他写道：“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包括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补偿过程，就不能说明‘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了把‘分配’和‘消费’按经济生活中某些单独过程和现象分成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一经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切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进一步的问题，由直接继承古典学派的、对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理論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哲学的论断、定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并且，只有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时，这个问题才不再单独存在。留下来的问题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以名称。”^①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42页。

第二十章 簡單再生产

研 究 的
对 象

“既然从一方面說，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假設沒有积累，沒有規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个怪異的假設，从另一方面說，生产的状况，也不像我們所假設的那样，是逐年絕對沒有变化，所以，規模不变的簡單再生产，好像只是一个抽象”^①。

簡單再生产的分析有什么意义呢？馬克思对这个問題作了如下的答复：“不过，在有积累发生的地方，簡單再生产也常常是积累的一部分，可以就其自体考察，視為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②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研究簡單再生产时也研究“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积累一方面是資本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規模扩大的資本再生产。馬克思划分开这两方面：他先是考察一方面即再生产本身，随后又来研究第二方面，于是这种研究就变成扩大再生产（或积累）的研究。

簡單再生产作为现实情况來說，并不是工业生活的破坏。它永远是可能的并且能够同扩大再生产互相交替。不过，資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不是簡單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表現在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本章中，簡單再生产不是作为个别的——尽管是正常的——情况，而是作为现实的“积累因素”来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485—486頁。

② 同上书，第486頁。

加以研究的。所以，簡單再生产不能当作例子来表述社会資本的运动。它在本章中是作为“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而加以考察的。不过由于这个“现实的因素”是被孤立起来，是离开积累单独地加以研究的，即作为簡單再生产本身加以研究的，所以我們便同抽象法打上交道，然而这不是作为理論虛构的抽象法，而是极充分地反映出資本主义现实的抽象法。

1. 問題的提出

W' — W''
的 循 环

馬克思以商品資本的循环作为社会資本再生产分析的基础。尙在第三章中，就已經闡明它对分析社会資本运动所具有的意义。

社会資本的运动系由各个个别資本的运动組成，但个别資本彼此隔絕，在形式上它們之間是毫无联系的。而且作为单一的社会資本的一部分，它們只能在流通中被揭示并显露出来，因为在流通中它們相互交錯和“錯綜”，并且作为各种各样的大宗商品而彼此对立。的确，如果没有商品的实现，没有大宗商品的互相調配，从而，如果没有它們之間的一定比例关系， $G \cdots G'$ 和 $P \cdots P'$ 便都不能完成。但是在上述循环中，这一切只不过假定这仅仅直接发生于 $W' \cdots W''$ 循环中。因此后者也是可借以并應該借以研究社会資本运动的那种形式。

W' 按照价值分解成 $c + v + m$ ；在这方面，个别資本和社会資本之間是没有区别的。但情况会完全不同，如果假設 W' 为实物：作为个别資本的产品，它是一定等級的商品；作为社会資本的产品， W' 則是由品类繁多的、彼此保有一定适应关系的产品所組成的大宗商品。可見，对 $W' \cdots W''$ 的分析，从社会資本观点来看，不仅是

按照价值而且也是根据实物对再生产的分析。必须指出，一种使用价值是如何为另一种使用价值所补偿的。但是各种使用价值一方面既是资本各部分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又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物质要素。由此便可得出结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自身就包含着社会消费。

马克思在结束语中再一次列举了他借以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那些前提。本章研究的前提实质上是整个《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前提。假定：（1）商品系按照价值出售，因为价格的背离价值不能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发生任何影响；（2）价值在资本周转的全部时间内不变，这仍然是由于价值方面的变动并不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发生影响的缘故。如果这些变化是普遍的，那末，它们将以同样程度涉及 W' （社会产品）的所有部分。如果它们不是普遍的，也就是说， W' 一些部分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另些部分的价值增高或降低，那末，起变化的便只是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资本运动规律仍保持原样。

II. 社会生产的二部类

这种分类
的基础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就作出了《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析。这也完全适用于所有的全部商品。

作为价值，一个商品只能在量上不同于另一个商品，能够自身包含较多或较少的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在质上彼此有别，它们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众多的有用物品。但是它们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统一的体系。

对劳动来说，情况也一样：不论个别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或社会

总产品中的劳动都是二重性的：創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全部社会劳动是同屬的；作为具体劳动，它分解为屬、种、科、亚种，等等。

总之，只有根据商品使用价值上的差别和总劳动具体性质上的差别，才能对社会产品以及相应的社会生产进行分門別类。在科学中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分門別类；比如当人們說：“必需品、奢侈品”，那末，这种区分的基础便是这些物品的使用价值；但是当人們說：“农产品、工业品”，那末，区分的基础便已經是生产的标志了。所有这类区分对分析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是絲毫沒有裨益的。馬克思进行这种分析时所依据的基础，是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資料和消費品并相应地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品生产。

馬克思对社会产品和社会生产的划分，从一方面來說，系以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性质方面的差異作为自己的前提。因此，从这方面來說，这种划分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但是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产品是社会資本(商品資本)；这种制度下的劳动，不仅是具体劳动，而且是抽象劳动，它不仅創造使用价值，而且創造价值；由于它同时又是雇佣劳动，所以还創造剩余价值——創造商品資本。因此，社会产品的划分是商品資本的划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物质体现者是生产資料，而另一部分的物质体现者則是消費品。但是生产資料系用 c 买来，而消費品則用 $v+m$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系用 $c+v$ + 一部分 m) 买来。所以，从另一方面來說，整个生产据以划分的基础是 c 和 $v+m$ 之間的差別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分解为 $c+v+m$)。而且社会产品的运动，無論在每一部类的內部或从一个部类到另一部类，都服从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規律。

发现这个规律——是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这里應該特別着重指出，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能自动地适用于其他經濟形态，例如共产主义經濟形态或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分析再生产时，使用价值（不論它們是供私人消費或生产消費）方面的差別仍是划分社会产品的前提，不过运动規律在这里則完全不同了。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必須：（1）生产消費品和生产資料；（2）它們两者之間必須有使得整个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这种比例关系，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表現形式來說，都是不同的。

二 部 类
的 图 式

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資料，第二部类生产消費品。二部类中占用的資本都由 $c+v$ （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組成。而每一部类所生产的生产物的价值都等于 $c+v+m$ 。馬克思以相应的数字表示这些組成部分并列如下式：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II.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全部生产物的价值等于 9,000。

在第一部类中发生如下情况：工人以具体劳动把4,000 货币单位从不变資本中轉移到生产物上，而以抽象劳动新生产出2,000 单位的价值，其中 1,000 等于他們劳动力的价值，另外 1,000 等于剩余价值。但是他們生产的生产物，就其使用价值來說，既不能供作他們自身的私人消費品，也不能供作資本家的私人消費品。同时他們創造的生产資料却多于第一部类所需要的并超过其本身价值 2,000 单位。由此可見，在第一部类中，生产資料被（生产性地）消費了并重新被創造出来；只是数量上有所不同：創造的比消費的多 2,000 货币单位。

第二部类則是另一種情況。的確，從價值觀點來看，在這裡工人以具體勞動把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到生產物上(2,000)，而以抽象勞動創造了新的價值——它分為再生產出來的勞動力價值(500)和剩餘價值(500)。但是從使用價值的觀點來看，在這個部類里消費了生產資料却創造了消費資料。這是第一點。第二，被創造出來的消費資料只能在這個部類里為工人和資本家消費掉1,000個單位(500v + 500m)，而生產出來的則達3,000。可是，這裡却不生產供恢復生產過程之用的生產資料。

每一部類生產的片面性是它們全面的互相依賴性和互相聯系性的物質基礎。第一部類不僅為自己生產生產資料，而且為第二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第二部類不僅為自己生產消費品，而且為第一部類生產消費品。但是它們只能按照商品流通規律來交換自己的生產物。因此，再生產沒有流通是不行的，而再生產問題便成為實現問題了。不過，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生產和實現甚至在概念中也並不相符合。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再生產是在矛盾的形式——包括生產與消費相矛盾的形式——中進行的。

III. 二部類之間的交換：

I (v + m) 對 IIc

魁 馬	奈 克	和 思
--------	--------	--------

固然，在第一部類里有足夠的生產資料來供給第二部類，而在第二部類里有足夠的消費品來供給第一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可是它們之間如何進行交換呢？在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中，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從一部類調往另一部類，也像生產本身一樣，是按照預先擬定的計劃進行的。在商品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一切則是自發地

通过无数的买卖行为进行的，这些买卖行为也包括劳动力的买卖。

在馬克思的图式中，也像在魁奈的《經濟表》中一样，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联合成为具有社会性质的广泛运动。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繼續了魁奈的思想。但是《經濟表》系建立在对农业和工业之間的不正确的划分上，系建立在仿佛劳动只有在农业中才是生产性的这一假定上。馬克思的图式則是以社会产品之完全正确地划分为生产資料和消費品作为自己的基础。

这是第一点。其次，魁奈沒有把自然因素和受历史制約的因素区别开来，他为一切經濟形态寻求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規律”。馬克思則研究資本主义生产运动的“物质規律”。

第三，馬克思是从商品、货币、資本、积累、个别資本的流通的分析上升到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分析。魁奈則反其道而行。他还没有关于商品、資本等等的明确概念，就已經企图描述整个社会再生产了。他的企图固然显得勇敢过人，可是同时它却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尽管魁奈的《經濟表》和馬克思的图式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并运用根本不同的方法，可是要把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表述为社会性质的广泛运动的这种共同思想却使它們联合在一起。在馬克思的图式中，这个运动被表现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間的运动；馬克思抽去了每个部类内部的个别流通行为，这些流通行为似乎是联合起来的，并且互相以自己的生产物即商品集体地完成交换。

交 換 的
進 程

个别企业之間和上述二部类之間的商品流通，倘无相应的货币流通，便不能完成。货币，像上一篇已經揭明的，最初只能由資本家本人投入流通。货币首先是由資本家投出以雇用劳动力。因此，

馬克思这样描述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間的整个流通进程：

第一部类的資本家支付給自己的工人 $1,000v$ 。这是第一个流通行为；劳动力被貨幣資本換去，后者在工人手中变成單純的貨幣并成为他們借以獲得消費品的工具。工人以自己的全部工資从第二部类資本家那里购买消費品。第二个流通行为即結束于此。第三个流通行为是第二部类的資本家以收回的貨幣，从第一部类的資本家那里，购买他所需要的、供恢复生产过程之用的生产資料。上述三个流通行为的总和为：（1）消費品卖掉 $1,000$ ，还剩下 $2,000$ ；（2）生产資料也卖掉 $1,000$ ，剩下 $5,000$ ；（3）貨幣返回到原先的所有者手中，也就是說，返回到第一部类的資本家手中。

但是第一部类的資本家，在这三个流通行为未完成和貨幣未返回到他手中以前，是不能延迟自己的消費的。第二部类的資本家，在他沒有把 $2,000$ 单位的消費資料卖掉（这将使他有可能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資料）以前，同样不能延迟生产过程的恢复。因此，馬克思作出假定：（1）在第一部类的資本家那里还有現款 500 ，是供他个人消費用的；（2）在第二部类的資本家那里，还有貨幣資本 500 ，是供生产消費之用的。^①

第二部类的資本家用他拥有的 500 貨幣单位从第一部类的資本家那里购买生产資料，而后者也以同額的貨幣从前者那里购买消費品。由于这两个（第四个和第五个）流通行为， 500 貨幣单位的生产資料和 500 貨幣单位的消費資料便被卖掉了。而貨幣—— 500 ——則返回到它們的原先所有者即第二部类的資本家手中。第六个流通行为是靠第一部类的資本家的貨幣（ 500 ）开始的：以这些貨幣在第二部类中购买消費品，而第二部类的資本家則以得到的

^① 这一切假設，不言而喻，目的只在于說明問題。这种分析將不会改变，即使是按照另外的比例在二部类資本家之間分配貨幣額。

貨幣購買他所缺乏的生產資料。这样就結束了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流通行為。

二部類之間的交換，因此便被歸結為七個具有社會性質的廣泛的流通行為。只有在第一個流通行為里，勞動力才為貨幣所交換；在其余流通行為里，則進行着商品同貨幣或貨幣同商品的交換。馬克思在第五節中更詳細地表述了這些買賣行為。這裡只消作一般的總結：（1）價值等於 $1,000v + 1,000m$ 的生產資料被賣掉了；（2）價值等於 $2,000c$ 的消費資料被賣掉了；（3）第一部類對消費品的需求和第二部類對生產資料的需求被充分滿足了；（4）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資本家的貨幣返回到它們的所有者手中。留在第一部類中的價值為 $4,000c$ 的生產資料被用於新的生產；留在第二部類中的價值為 $500v + 500m$ 的消費品則被用於這個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的個人消費。

社會資本簡單
再生產的規律

從上面可以看到，簡單再生產是能夠實現的，如果第一部類的 $v + m$ 等於第二部類的 c 。這也是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社會資本運動

的規律。

這個規律由於以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品的生產的自然聯系與相互制約為基礎，所以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因為撇開一定的受歷史制約的社會形式，上述的相互依賴性和制約性就無非是單純的抽象了，從其中是不能引伸出任何規律性來的。相反地，任何一個經濟形態所固有的規律性却使生產資料和消費品之間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具體內容和一定的具體表現形式。

但是社會生產之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品的生產，對其他社會形態（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來說，也並沒有失掉自己的意義。因此，列寧在答復布哈林在其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中的聲言

——“商品資本主义社会的終結也將是政治經濟学的終結”——时說道：“不对。即使在純粹共产主义中不也有 $Iv+m$ 对 Iic 的比例嗎？不也有积累嗎？”①

不言而喻，列宁所指的并不是作为不变資本、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的表現的 c 和 $v+m$ ，而仅仅是以符号 $v+m$ 來表示的消費品和以符号 c 來表示的生产資料之間的比例。这个比例即使在純粹共产主义条件下也依然存在；它也被保留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但是上述比例不能撇开一定的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抽象地加以拟定，因为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它是不同的。把馬克思的图式机械地搬用于社会主义經濟的那些人是不理解这个的。最后，必須着重指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 $I(v+m)$ 和 Iic 之間的等式是自发地、約莫地达到的并且伴随着許多危机。

IV. 第二部类范围内的交換。 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

消費品生产
的两大副类

第二部类的产量，就其价值來說，應該等于整个工人階級的工資額加整个資本家階級的剩余价值。就其使用价值來說，这个产量乃是各种各样的消費品。不过，最主要的是它們分为供工人消費的物品和奢侈品。这种划分取决于资产階級社会的階級結構，后者在分解为剩余价值获得者的消費和靠工資过活者的消費的社会消費上打了自己的烙印。

馬克思把全部消費品生产分为两大副类：(a) 和 (b)。在副类

① 《列宁选集》，第 11 卷，第 349 頁。

(a)中,生产日用品;在副类(b)中,生产奢侈品。在第一副类中就业的工人,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本身所生产的产品。在第二副类中就业的工人,只有在副类(a)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工资。这两大副类的资本家同样需要彼此提携:他们既不能光靠一些奢侈品过活,也不能使自己的消费只限于一些必需品。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a)和(b)两大副类之间的流通,马克思作出如下二式:

$$\text{II(a)} \quad 1,600c + 400v + 400m = 2,400,$$

$$\text{II(b)} \quad 400c + 100v + 100m = 600.$$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为数2,000的消费资料被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购买去了。现在仅仅需要补充,工人在副类II(a)中只以1,000v来购买,而资本家则在副类II(a)中只以600m来购买,在副类II(b)中以其余400m来购买^①。相反地,II(a)的资本家在第一部类中购买1,600单位的生产资料,而II(b)的资本家则购买400单位的生产资料。这一切的经过情况已经在前面讲过了,至于第一部类资本家不得不与两个副类发生关系的事实,则丝毫也不改变前面的分析。

第二部类的副类(a)中为数800(400v + 400m)的消费资料是这样分配的:工人消费400v,资本家消费240m(自己收入的 $\frac{3}{5}$)。

为数160的余额只能在副类II(b)中卖出。而在副类II(b)中,价值200的奢侈品里(为数400的奢侈品被售给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有40系为这个副类的资本家所消费(他们收入的 $\frac{2}{5}$),而160则必须在副类II(a)中出售。由此可见,这两个副类之间的买卖对象乃是组成副类(a)的一部分m的必需品,和组成副类(b)的全部

^① 马克思假设各类资本家都把自己收入的 $\frac{1}{5}$ 用在必需品上,而 $\frac{4}{5}$ 则用在奢侈品上。这个比例是随便定的,以便于说明问题。

v 与一部分 m (60) 的奢侈品。也就是說，一个副类的一部分 m 被实现为另一个副类的 v 和一部分 m。其經過情况如下：一、副类 (b) 的工人得到工資 100v，用以在副类 (a) 中 (从 400m 里) 购买消费品；二、副类 (a) 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在副类 (b) 中购买奢侈品；这样一来，一部分 m (400 中的 100) 的必需品便被价值等于 100 的奢侈品交换去了；三、副类 (a) 的资本家还 (从他們的剩余价值 400 中) 用 60 在副类 (b) 中购买奢侈品；四、副类 (b) 的资本家以收回的货币从副类 (a) 的资本家那里购买日用品。两个副类之間的交换于是結束，货币返回到最先把货币投入流通的那些人們手中。

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意义

消费品生产之分为工人消费品的生产和资本家消费品的生产，决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固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不仅生产必需品，而且生产满足其他需要的物品。但是，第一，后一类消费品，也会像前一类消费品那样，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第二，它們之間的依从关系将是完全另样的：其他需要只随着满足最迫切的需要来加以满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奢侈品生产的增长是依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为轉移的，这为资本家的浪费創造了条件。

II (b) (奢侈品的生产) 中就业工人的状况，比起其他工人的状况，更是依工业周期进程及行情为轉移。

奢侈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之間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两类生产中就业工人都不生产可供他們个人消费的东西；他們只能在 II (a) 中，也就是說，只能在生产日用品的地方，实现自己的工資。但是在生产资料生产和奢侈品生产之間却有根本的区别。在前者中，系生产为消费品生产所必需的东西：生产劳动工具、劳动

对象，等等。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副类(a)之間存在着极其充分的分工。后者所生产的东西，一方面不仅是这个副类的产品，而且是第一部类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它还用于供养第一部类的参加者。奢侈品生产的情况则不同：它倘无必需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便不能存在，可是它本身并不向它們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它的规模系决定于各类资本家所能达到的浪费的程度。

消费品生产之分为必需品生产和奢侈品生产，并不改变整个第二部类和第一部类之間的关系，即表现在 $I(v+m)$ 和 IIc 的等式中(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的关系。因此，对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来说，第二部类之分为副类(a)和副类(b)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却证明供生产消费品的那个部类使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怎样分配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动机是获取剩余价值。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后者完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不过即便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这个动机——个人的消费——仍是与致富的动机本身相陪伴，又与其相对立”^①。但是为了使个人消费能够充分得到实现，必须存在有奢侈品的生产。

(a)和(b)两个副类之間并不存在确切的数量关系；资本家系以自己收入的 $\frac{2}{5}$ 消费在奢侈生活上，这不过是随意作出的假定。按照我们在这里所运用的已知数(m 等于 v)，副类(a)在生产规模方面应该显著超过副类(b)；因为必需消费品的价值应该等于 $Iv + IIv +$ 两大部类的颇大一部分 m 。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剩余价值越多，从而，消费在奢侈生活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越多，则奢侈品的生产规模也越可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08页。

V. 貨幣流通在交換上的媒介作用

馬克思在這節里首先總結前兩節研究的結果。馬克思重新引用了第一、二部類和(a)、(b)副類之間流通的圖式，並以新的觀點來考察它們。

早先——在第三節里——流通是從商品運動觀點來考察的，現在則是從貨幣運動觀點來考察。

這兩部類之間的交換分解為七個具有廣泛社會性質的流通行為（這已在第三節的考察中談過了）。在其中每個行為里，商品都在脫售以換取貨幣，但是每個行為各占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們是相應資本循環中的特殊機能部分。這是第一點。第二，同一貨幣額完成幾次流通行為，但是每次貨幣完成的機能卻不同。第三，貨幣所由出發的來源是資本家自己；而貨幣就返回到他們手中。

所有這些原理，在這裡都被凝縮和標示在專門的標題中。

在第一個行為中，第一部類的資本家付給工人工資；資本家那裡的貨幣是貨幣資本，貨幣資本在這個行為中對資本家來說被轉化為生產資本，而對工人來說貨幣則是他們的商品即勞動力的等價物。在第二個行為中——工人以工資在第二部類資本家那裡購買生活資料——對工人來說貨幣系充當流通手段，結果第二部類資本家便把自己的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工人完成了 W （勞動）— G — W 循環的 G — W 階段，而資本家則完成了第一階段： W' … W'' 循環的 G' — W' 。在第三個行為中，第二部類資本家在第一部類資本家那裡購買生產資料；因此，第一部類資本家把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而第二部類資本家則把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在上述三個行為中，商品（包括勞動）被賣掉 3,000，

而貨幣只循環了 1,000。它們是被第一部類資本家投入流通的並且重又返回到他們手中；它們雖被交給工人，却不是從工人——他們在第一部類資本家那里不能購買任何東西——而是從第二部類資本家那里返回來的。

最末四個行為是只在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資本家之間完成的。馬克思在第三節中曾假定這兩部類資本家各將 500 貨幣單位投入流通——並且為數 2,000 (1,000 生產資料和 1,000 消費品) 的商品的流通是借助於 1,000 來完成的。這裡他還假定，第一部類資本家也好，第二部類資本家也好，總共往流通中投入 500。所以，流通只是由這 500 貨幣單位來完成的。

如果假設第二部類資本家開始第四個流通行為，也就是說，貨幣從他們那里出發，那末，他們便把自己的追加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購買生產資料)。第一部類資本家則用這個行為把自己剩餘價值的一半從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也就是說，他們完成剩餘價值循環的第一階段： $w-g-w$ 。在第五個行為中，第一部類資本家以 $g-w$ 階段完成這一循環，他們購買消費品；而第二部類資本家則把自己的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他們的追加資本於是返回到他們那里。在第六個和第七個流通行為中，重復着同樣的情況：第一部類資本家實現自己剩餘價值的第二半並重新完成 $w-g-w$ 行為。第二部類資本家在第六個行為中把貨幣資本(500)轉化為生產資本，而在第七個行為中則把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

如果假定第一部類資本家開始第四個流通行為，則得到另樣的結果。這些資本家“期前交付”自己剩餘價值的貨幣形式：在剩餘價值被售出以前，他們不得不把貨幣投入流通以獲取消費品。隨後，在第五個行為中，當第二部類資本家在他們那里購買生產資料時，他們便借助於自己的(原先被他們投入流通的)貨幣實現自己

的剩余价值。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这表现为“怪論”，但是当我們就整个資本家階級来看时，这便不是什么怪論了。

馬克思最后揭明造成仿佛货币并非从产业資本家本身出发这种錯觉的原因，以此結束了这一节。除了产业資本家，还有商业資本家和借貸資本家，他們在历史上先于前者。此外，国家、官吏、土地所有者只购买而不出卖任何东西。从这里也会产生一种錯觉，即国家、官吏、土地所有者也和商业資本与借貸資本的代表一样，都是最先把货币投入流通的。

VI. 第一部类的不变資本

第一部类不变資本补偿的特点

这里的研究旨在揭示第一部类中不变資本价值所借以轉移的那种生产物的特点。在生产阶段，这个部类中的不变資本和第二部类中的不变資本彼此并无区别：两者都表现为生产資料——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等。认为机器制造厂中的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等等不是像紡織厂中那样的，这是沒有意义的：生产資料即便在第一部类内部在不同企业中也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或另一个部类中的不变資本价值所借以轉移的生产物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部类中，生产物是生产資料，从而，它应该成为它所由生产出来的那个企业的（例如矿井里的煤）或是其他企业的不变資本的物质要素。在第二部类，生产物是消費品：它不能是不变資本的物质要素。

当然，第一部类的每一个別資本家只生产某一部分生产資料——煤炭、机器、輔助材料，等等。为了恢复生产过程，資本家必須出卖自己的生产物并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資料。在这方面，第一部类資本家是同第二部类資本家毫无区别的。但是如果就整

个第一部类来看，情况便不同了：在第一部类总产品中包含着全部生产资料。况且，还有着余额，这个余额是应该转归第二部类的。

可是，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不仅是按照价值而且是凭实物用产品来补偿的。在第二部类中，不变资本则是按照价值而不是凭实物被再生产出来。所以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资料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

马克思的如下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说：“如果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那很明白，第一部类这个生产物，将会同样不断地为再生产的目的，而再当作生产资料，被分配在该部类各生产部门之间；那就是，一部分直接留在它当作生产物所从出的生产部门，别一个部分就向别的生产部门移入，从而在第一部类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一种不断的反复运动。”^①

这里再次着重指出，作为资本补偿的基础或出发点的乃是任何生产的一般条件，即被消费的生产资料应按相应比例予以补偿，否则生产过程即将停止的这一情况；但是这个任何生产的一般条件在不同经济形态中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它取得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

VII. 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二规律

在第三节里，我们都知，马克思引伸出如下规律： $I(v+m)$ 等于 IIc 。在这节里则引伸出另一规律：全部消费品的价值等于全部社会可变资本加全部剩余价值。或是： $I(v+m) + II(v+m) = 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26页。

个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价值。

第二規律可以很容易地从第一規律中引伸出来。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价值，像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等于 $c+v+m$ 。現在應該把 c 代以与它相等的数值即第一部类的 $(v+m)$ ，于是便得到： $I(v+m) + II(v+m) =$ 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价值。这个第二規律无須用数学方程式就可以求出来。事实上，为了社会总产品的正常不断的流通，必須使消費品(下节再讲生产资料)获得充分实现。但是只有工人和資本家，只有所有那些或靠工资过活或靠剩余价值过活的人們，才能购买消費品，也就是說，消費品(第二部类的生产物)按其价值應該等于全部工資加全部剩余价值之和。^①

这使斯密陷入迷途，因为他断言無論个别商品的价值也好，所有商品的价值也好，都只分解为各种收入。这里——由于再生产的第二規律——馬克思再一次着重指出斯密犯了两个錯誤。首先，可以轉化为各种收入的(照斯密的說法，可以分解为各种收入的)，只有第二部类的生产物，而絕不是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其次，对于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只有下述情况才是正确的：1. 就其使用价值而論，它完全加入消費基金；2. 就其价值而論，它等于各种收入，也就是說，可以用各种收入来购买它。

在一年或任何其他期限內，新价值被創造出来，旧价值(它是在該期限以前被創造出来的)被轉移出去。分解为各种收入的只是新創造的价值、但絕不是被轉移的价值。当然，这也适用于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它的价值，按照馬克思的图式，等于 3,000 貨币单位；分解为各种收入的价值是 1,000 ($500v + 500m$)，其余 2,000——

① 必須記住，馬克思是在分析純粹的資本主义，也就是說，假定社会只分为两个階級：无产階級和資本家。固然，还有官吏、自由职业的代表，等等，但是他們都不外从工人或資本家那里获得自己的收入。

从不变資本中轉移来的价值——則不能分解为各种收入。但是因为这个价值第一包含在消費品中，第二其数量等于第一部类的收入(1,000+1,000)，所以它同后者相交換。

总而言之，第二部类的生产物乃是全部社会收入所借以实现的使用价值。然而，某一年的社会收入是由这个年劳动創造的，而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价值只有三分之一(1,000)是在一年中生产的；其余三分之二的价值則是由往年劳动創造的。所以，在 $I(v+m)$ 同 IIc 交換的情况下，便进行着新价值同等量旧价值的交換。

不过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第二部类的生产物本身是由各种收入构成的，因为它为各种收入所交換。方法論上的錯誤在于人們把收入的物质体现者同收入本身混为一談。第二部类的生产物是收入的物质体现者，而收入本身則是 $I(v+m) + II(v+m)$ 。

为了使讀者更好地掌握这个意思，馬克思把整个劳动年視為整个工人階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工人——的单一社会劳动日。这个社会劳动日分为必要劳动時間和剩余劳动時間。在必要劳动時間內，再生产着全部社会劳动力的价值—— $1,000vI + 500vII$ ；而在剩余劳动時間內，生产着全部社会剩余价值($1,000mI + 500mII$)。此外，工人还以自己的具体劳动創造了各种使用价值(从不变資本中轉移到它們上面的价值为 6,000，即 $4,000cI + 2,000cII$)。由于新創造的价值只有三分之一包含在消費品中，而三分之二包含在生产資料中，所以为了实现全部新創造的价值，使之成为收入，必須把 $I(v+m)$ 同 IIc 相交換；必須把新价值的三分之二同旧价值的三分之一相交換。从社会观点来看，或(这也一样)从整个社会的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都應該把一个部类的一部分消費品同另一部类的一部分生产資料相交換。只是由于物的这种交換，两部类才能够重新开始发生机能。

斯密在对第二部类的看法上所犯的錯誤，現在变得更加突出了。从两部类中新創造的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生产物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他作出如下結論：第二部类生产物的全部价值，和新創造的价值一样，也分解为各种收入。

VIII. 两部类中的不变資本

社会資本簡單再
生产与流通的
第三規律

在这节，也和在前节一样，馬克思特別致力于解决如下問題：每一个別商品价值之分解为 $c+v+m$ ，对整个年产品价值來說，究竟有效到何种程度。如果第二部类的生产物——消费品——表现为不包含即使一个原子的資本的純收入，那末第一部类的生产物（生产資料）則相反地只表现为不包含即使一絲一毫收入的資本。馬克思在前节里澄清了关于第二部类的錯觉，在这节則澄清了关于第一部类的錯觉。

第一部类的生产物——新創造出来的生产資料——的价值等于被消費掉的两个部类的不变資本的总额，即等于 $cI+cII$ 。这也就是社会資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三規律（第三个等式）。它也可以很容易地从第一規律、从等式 $(v+m)I=cII$ 中引伸出来。生产資料的价值分解为 $c+v+m$ ；把 $(v+m)I$ 代以与它相等的数值 cII ，于是得出：第一部类的生产物 $=cI+cII$ 。而这立刻又造成一种錯觉，仿佛生产資料的价值只分解为資本而并不包含任何收入。

从个别資本家和他所僱用的工人的观点来看，这里是沒有任何錯觉的：每个企业，不管它生产机器或印花布，都同样把出售制成品所获得的利潤提供給資本家，把工资提供給工人并偿还垫支資本。但是从社会观点来看，情况就不同了：仿佛資本是在劳动

的一个范围中生产的，而收入则是在劳动的另一个范围中生产的。在这里，资本同生产资料被混为一谈，而收入则同消费品被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依从性和相互关系完全像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依从性和相互关系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如下情况：1. 第一部类的生产物，就其使用价值来说，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并且已作为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利用着；2. 就其价值来说，它等于两部类不变资本的价值；3. 因此，它能够并且已在为 $cI + cII$ 这个价值所购买。但是它绝不分解为 $cI + cII$ ，也不是由它们所组成；像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价值一样，它是由 $c + v + m$ 组成的。

IX. 对于亚当·斯密、斯托赫、 兰塞等人的回顾

最通俗形式
的斯密教条

马克思在这里再度专门探讨了斯密的教条。他在前一章中全面考察过斯密的教条，而在这一章中事实上几乎是用全部篇幅同斯密的教条进行论战。但是在本节中，马克思系探讨被斯密的信徒们所通俗化的并奉为牢不可破的真理的那种形式的斯密教条。

过去人们断言任何生产物的价值归根到底都是由消费者支付的，也就是说，由他支付耗费在生产物生产上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利润。而消费者，由于人们把他理解为个别消费者，只能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他所购买的生产物的价值；于是仍得到同样的结果：价值完全分解为各种收入。

不过重要的是乍一看来仿佛事情真是这样。须知生产资料终究要用来生产消费品；所以，最终的消费者在消费品的价格中也应

該支付生产資料的价值。这說明了斯密教条的生命力。而且就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当中便有不少拥护这种教条的人。

这种肯定的說法导致无可挽救的矛盾：一方面，“形成一國資本的生产物是不能消費的”——为馬克思所援引的斯托赫这样肯定地宣称。另一方面，生产物的价值，也就是說，其中还有它那从資本轉移来的部分，乃是由消費者支付的。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斯密錯誤的根源所在。的确，生产資料是被用来生产消費品的，这些消費品为最終的消費者所购买。不过，就在生产消費品的同时还生产新的生产資料，这也是对的。与第二部类一起，第一部类也必須不断发生机能。

X. 資本和收入：可变資本和工資

主观主义和
自然主义

除了关于生产物价值分解为各种收入的斯密教条以外，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还确立了另一教条，即：对一些人來說是資本的

东西，对另一些人來說則是收入。这也就促成了作为私人經濟現象的資本和从社会观点來看的資本之間的臭名远揚的划分。

馬克思在整个第二卷中同这个概念作了不可調和的斗争。他从各个方面批判了斯密教条，揭露出它的荒誕无稽。他已經不止一次地指明在資本和收入（对一个人說是資本，对另一个人說則是收入）之間进行主观划分的謬誤；最后，他孜孜不倦地強調社会資本不外是个別資本的总和。然而，不仅从价值的比例关系上，而且从使用价值的比例关系上对社会資本运动所作的分析，却揭露出尚不能为个别資本运动的分析所发现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受历史制約的特点）。因此，社会資本不應該同个别資本相混淆，

不过它也和个别資本（私人經濟資本）一样，都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如果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概念，私人經濟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區別是純粹主觀的想法，那末，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區別，在这些經濟學家心目里便是完全自然主義的了。據說，資本是生產資料，而收入則是消費品。這種概念，正如在第十九章中所表明的，在斯密那里已經有了。馬克思克服了資本和收入之間的主觀的和自然主義的劃分。我們再重復一遍，這就是馬克思在全部第二卷，特別在全面批判斯密教條的上一章中所作的。馬克思在本節中則揭露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根深蒂固的關於資本和收入的不正確的概念。在這裡，根據前几節中对社会总資本流通的分析，極為清晰地揭示出上述不正確的概念的謬誤。

為了這個目的，馬克思重新探討了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流通的前三個行為：1. 第一部類資本家以 1,000 購買勞動力；2. 工人以這個數額从第二部類資本家那里獲得消費品；3. 第二部類資本家以這些貨幣在第一部類資本家那里購買生產資料。實際上，在這裡乍一看，資本和收入總是互相交錯，从一个轉變為另一個。第一部類資本家的可變資本仿佛轉變為工人的收入，工人的收入又轉變為第二部類資本家的資本，而在流通的第三個行為中，对第二部類資本家來說，資本則从貨幣形式轉化為生產形式（生產資料是由他們來購買的）；对第一部類資本家來說，資本从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再變成潛在的可變資本。

這種錯覺的根源在於不理解資本的實質，從而不善區分資本的運動形式和資本的社會經濟內容。在購買勞動力時，資本家給工人的不是資本，而是貨幣；資本系保留在他們那里；只有到購買勞動力時，資本才處於貨幣形式中，而在這個行為以後，它已經

处于生产形式中了，因为劳动力变成了生产资本的(私人)因素。同样，当工人购买消费品时，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收入交给第二部类资本家：收入仍保留在他们所购得的消费品中，而是交出货币，这些货币在他们那里是收入的货币形式，而在资本家那里则是资本的货币形式。

由此可见，这种流行的概念(对一些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收入)乃是如下现实事实，即同一物例如货币在有些人那里是资本形式的反映，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收入形式的反映。在这里没有任何主观的东西；相反地，表现在物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却客观地使这些物具有不同的形式，即对资本家是一种形式，对工人又是另一种形式。这些阶级关系，对工人来说，使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而对资本家来说，则使劳动力转化为资本(可变资本)；与此相应，货币对工人来说是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对资本家来说则是暂时潜在的可变资本的货币表现。

但是这样理解所考察的现象，对那些认为资本不外是物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对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谜：同一物对一些人来说是资本，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收入。出路只有一条：从私人经济观点把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归结为自然主义的区别。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互相补充，因为它们系由同一原因即不理解资本实质所决定的。

XI. 固定资本的替换

問 題 的 出

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前提是等式： $I(v+m) = IIc$ ；而这又以第二部类用全部2,000c (按照马克思的图式)在第一部类那里购买生

产资料为前提。但这立刻产生很大的困难：在轉移到生产物上去的 2,000c 中还有一部分固定資本（磨損百分率），这一部分不能一下子轉化为生产資料，但是應該預先以貨幣形式作为折旧基金而积累起来。假設这一部分等于 200d（馬克思用这符号表示固定資本在一年里被磨損的那一部分）；从而，第二部类对生产資料的需求只为 1,800，而来自第一部类方面的供給則等于 2,000（1,000v + 1,000m）。到这时为止，上述困难之所以能躲避掉，是因为我們一直撇开了由于固定資本磨損而在一年內轉移到年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現在馬克思便着手考察这种困难。

問題的实质被归結如下：200d 的消費品如何能够实现。固然，第一部类資本家需要这些消費品，他們那里也有貨幣供作此項用途：因为，除了貨幣資本 1,000v 以外，他們那里还有供私人开支的貨幣。不过他們所以作出这些开支只是期望他們会靠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来弥补这些开支并且貨幣仍会返回到他們那里。然而第二部类資本家應該摊提这 200d，他們不能在第一部类資本家那里购买生产資料。由于第一部类資本家不能出售价值 200 的生产資料，所以他們必須把自己对消費品的需求也减少 200。

从而，再生产便成为不可能的，因为第一，价值 400 的商品（200 生产資料和 200 消費品）沒能卖掉，也就是說，面临着生产过剩和危机；第二，第二部类不能摊还自己的固定資本，从而，不能再生产它。

問 題 的
解 決

但是問題在于第二部类資本家系依不同期限来更新自己的固定資本；同时，当更新固定資本的期限对一些人來說已經到来时，另

一些人却刚开始积累折旧基金，或尚远未完成这一过程。马克思认为这个基本事实就给解决了所提的问题。

我们要预先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用了新的数字，这些数字是同他的基本图式的数字不符的。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给阅读增加了困难。我们将只遵循图式上的数字。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们将不详述马克思所研究的一切细节，因为这对他所引伸出的基本规律来说是沒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只拿“问题才会在其中纯粹地表示出来的余额”^① 供作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换。这个余额就是我们已经在前面考察过的200d。这个余额里包含着从固定资本中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

所以，从固定资本在一切企业中并非同时被恢复的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把第二部类资本家分为两类：一类积累折旧基金，另一类则恢复固定资本。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换系照如下方式进行。在为数1,800的消费品和为数相同的生产资料被卖掉以后（这是毫无困难的），1. 应该恢复自己的固定资本并有货币来作这件事的那类资本家，在第一部类中购买为数200的生产资料；2. 这个部类的资本家以收回的货币在第二部类的第二类资本家那里购买消费品，因为这类资本家拥有上述余额200d；3. 200d的所有者在实现这个余额以后摊提收回的货币。

从以上所讲的可以看到，简单再生产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第二部类的一类资本家那里应予以更新的固定资本额等于第二部类另一类资本家应该摊提的固定资本被磨损部分的价值额。这个等式一旦被破坏，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便成为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79页。

可能的。^①

XII. 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問 題 的
實 質

金与銀作为工业原料本无须标以特殊标题：它們都是普通的生产資料。但是金銀作为货币材料和潜在货币的生产，則已經是另

一范围的現象了。

必須指出，这里研究的不是一般货币材料的生产，——这个问题已由馬克思在前几章里从各方面作了闡明——只是在对分析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有意义的那种程度內它才被研究到。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同流通着的商品数量保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鑄币被磨損了，从而，货币中的减少額必須由年生产来恢复，也就是說，在再生产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的同时，还應該再生产“流通过的机器”。

① 馬克思表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相对生产过剩即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是危机的要素的东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

“資本主义的再生产形式一旦廢止，我們当前的命題就会归着到下述一点：死灭掉的从而必須在自然形式上替换的固定資本部分（在这里，是指那种在消費資料生产上发生机能的固定資本），会逐年发生变动。如果它在某年极其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它在以后諸年就一定会依比例較小。消費資料年生产上必要的原料、半制品和輔助材料的量——在其他各种条件不变的情况——却不会因此减少；所以，生产資料的总生产，在一个場合必須增加，在別一个場合必須减少。这个情形，只能由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救治；那就是，一方面必須有一定量的固定資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另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儲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生活資料方面說，是尤其适合的。）这种生产过剩，等于是社会对于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資料的控制器。但在資本主义社会內，这种过剩是一个无政府的要素。”（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85—586頁）

對這個問題，馬克思作了明確的答復：
“金的生產，和金屬一般的生產一樣，只屬於
第一部類，那就是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類。”^①

他並且作出如下圖式：

$$lg20c + 5v + 5m = 30.$$

交換應該進行於：1. 第一部類內部，采金業和其他生產資料生產部門之間，其數額為 $20c$ ；2. 采金業和第二部類之間，其數額為 $5v + 5m$ （金生產者應該購買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在本節內只對 lg （馬克思以此符號代表采金業）和第二部類之間的交換作了分析；馬克思還打算對 lg 和第一部類內其他生產部門之間的交換作出分析，但是，根據恩格斯聲稱，在馬克思的手稿中並未曾進行這樣的研究。

在金礦中從業的工人，以所獲得的 $5v$ 購買消費品；第二部類資本家以（收回的 $5v$ 中的） $2v$ 在 lg 那里購買黃金，其餘 $3v$ 則留在他們手中。 $3v$ 未返回到它們的原來所有者即 lg 那里，這種情況並不會使黃金再生產過程停止，因為金生產者能夠重新用他們本身的产品即他們所生產的黃金來僱傭工人。在第二部類資本家那里， $3v$ 轉化為貨幣貯藏。至於 lg 的 $5m$ ，則由於剩餘價值在這裡直接表現在黃金外殼中，所以資本家能夠以消費品購買者的姿態出現，儘管他們預先並不曾是商品的出售者。而在第二部類資本家那里，這 $5m$ 最終也轉化為貨幣貯藏。

最後，我們要指出，馬克思在本節中還考察了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資本家是用什麼辦法使從流通中取得的貨幣多於他們投入流通中的貨幣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88頁。

XIII. 特斯杜·德·托拉西 的再生产学說

本节的地位
和 意 义

严格地讲，馬克思在这里所揭露的，并不是上述作者的再生产学說，而是他的利潤学說的毫无根据。按照后一学說，利潤是从流

通中得来的。这类学說早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里就被馬克思駁倒了。那里在两处注解中曾援引过特斯杜·德·托拉西，他是在分析再生产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利潤学說的。对特斯杜·德·托拉西的利潤学說的批判之所以被放在本章（本章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最末，道理就在这里。他的利潤学說的毫无根据乃是“政治經濟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怎样混乱、怎样自大的不动脑筋的例子……”^①

特斯杜·德·托拉西断言产业資本家之所以获得利潤，是因为他們按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制成的商品，而且他們：1. 互相售卖；2. 售卖給工人；3. 售卖給依收取利息和地租为生的游惰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如果說在解释个别資本家的利潤时，这种錯觉能占有地位，那末，在解释整个資本家阶级的利潤时，它就彻底破产了。須知，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正是要在社会范围内提出利潤問題。

伟大的邏輯家——馬克思諷刺地称特斯杜·德·托拉西——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事实上是处于个别企业主概念的范围內，这些企业主不仅目光短浅，而且固执地认为利潤是由消費者提供給他們的；据說他們系高于商品实际所值售卖商品給消費者。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01—602頁。

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研究的对象

在上一章里阐明了社会资本流通的机构。社会资本的流通，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基本上被归结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

流通，或（这也一样）存在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中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就其历史制约性和资本主义表现来加以研究的。在本章中，研究是循着已经开辟的途径进行的：作为基础的仍是社会生产之分为两大部类，但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面却迈进了一大步。

简单再生产只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因素；扩大再生产，其中包括简单再生产，提供了更完备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图景；作为研究的前提的仍然是：1. 商品按照价值出售；2. 资本有机构成不变；3. 价值本身不变；4. 仅仅是金属流通。不过新增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了，再生产不停地扩大，依照着螺旋形前进。

在研究简单再生产时，任务在于把握整个社会资本，在于阐明无非是个别资本运动的总和的社会资本运动如何统治着个别资本的运动并相互制约着它们。个别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应该表明社会资本的扩大和积累是如何通过社会资本运动来完成的，而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无非是个别资本积累的总和。一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系由个别资本的积累组成，而另一方面，个别资本的积累又

是在社会資本的积累的範圍內完成的，也就是說，服从于它的規律性。

积累的基本条件是剩余价值轉化为資本。但是，第一，并非任何剩余价值額都能够一下子轉化为生产資本；它須預先轉化为貨幣（潜在）資本。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貨幣的积累應該先于实际的积累。第二，只有能用于劳动过程的那种对象即生产資料以及生活資料才可以轉化为資本。

貨幣也好，生产資料也好，生活資料也好，都只能从流通中得到；而它們之所以能从流通中得到，是因为人們把它們投到那里；資本家本身把它們投到那里。可見，資本家以自己的积累創造着积累的条件。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中，曾研究过积累的階級本质，研究过积累对工人階級、工資、失业者后备軍的建立，等等的影响。因此，在那里，积累既是在資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又是在它变化的条件下来研究的，因为只有用这种办法才可以确立資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而在这里，則研究积累的价值前提和物质前提；研究例如积累是如何进行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資本循以运动的那种螺旋綫又是怎样的这类問題。

資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并不改变資本运动的形式，所以馬克思就把这个撇开不談了。

馬克思还撇开：1. 国外市場；2. 非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 and 一般說来資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一切殘余，也就是說，拿来作为分析的基础的是“純粹的”資本主义。露莎·卢森堡在自己的著作《資本积累論》中曾反对这点。我們将在后面詳細討論这件事，目前只指出：1. 在她以前，司徒卢威也反对过馬克思的抽象法；2. 列宁彻底揭破了这些反对意見的毫无根据。

馬克思首先考察第一部类的积累条件和第二部类的积累条件。这里，主要的注意力系集中在应先于实际积累的货币积累的可能性上。

在第三节《积累的图式说明》中，已经对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流通的条件作出分析。这些条件是用两个例子来研究的：1. 当 $I(v+m)$ 等于 IIc ；2. 当 $I(v+m)$ 大于 IIc 。

本章以及整个第二卷结束于以《补论》为名的片断。在这里又提出关于货币、货币积累的问题。

1. 第一部类的积累

我們已经知道，货币积累或货币贮藏的积累应该先于实际的积累，前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归结为下列要素：1. 包含在剩

余产品内的剩余价值的生产；2. 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3. 保留货币直到进一步流转以前；4. 停止货币流通。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已由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穿了。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之转化为货币也并不是一个谜。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在目前场合是第一部类的所有资本家）来说，情况却不同了；那时便发生一个问题：他们怎么都能从流通中取得货币呢？须知这只有依靠单方面的出售（没有相应的购买）才是可能的；人们会问：如果所有的人只是出卖，那么谁来购买呢？

这个问题，馬克思已经在全部第二卷中从不同方面不只一次地提出过了。在这里，这个问题是由于第一部类的积累而被提出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整个社会规模的积累，而在于依靠第一部类内部的流通所达到的该部类的积累。第一部类本身系由多得

不可勝數的個別企業組成，而在這些企業之間則進行着多得不可勝數的買賣行為。要使它們彼此賣得比買得多，如何能行呢？

馬克思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採用了他在分析簡單再生產和考察固定資本替換時曾經採用過的方法。貨幣基金的收集同樣先於固定資本的替換，不過這種替換的各個階段不是同時在各種資本家那里進行的。在各種資本家那里，資本擴大的各個階段也不是同時進行的。馬克思為了更明確起見，把它們分為兩類：1. A'、A''、A'''，等等；2. B'、B''、B'''，等等。第一類處於貨幣積累階段，也就是說，只完成單方面的出售；第二類則使積累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完成着單方面的購買。

一些資本家的單方面出售（按照價值）和另一些資本家的單方面購買的相等，乃是積累的条件。

在這裡，馬克思順便闡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始源於亞當·斯密的）著名論題，即：每個售賣者同時也是購買者。早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中分析簡單流通（W—G—W）時，馬克思就表明雖然這些形態變化是一個統一體，但卻無從認定G—W必須緊隨在W—G之後。相反地，從貨幣作為貯藏手段的機能中却得出恰好相反的結論：W—G和G—W實現的時間不同，它們互相脫離，這裡面已經蘊藏着危機的可能性。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分析不僅證實上述結論，而且還表明倘無單方面的出賣和與之相應的單方面的購買，則資本積累根本是不可能的。

追 加 的
不 變 資 本

貨幣儲藏只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個條件。一定質量與品種的生產諸要素的存在，是任何社會形態中擴大再生產的必要條件。

例如，冶金業的擴大係以存在一定品種的原料、機床等等為前提；後者不像紡織業擴大時所必需的原料和機器。

因此，如果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 $(v+m)I$ 必須大于 cII ，那末問題便不仅在于价值上的剩余，而且在于包含在这个剩余里面的那些生产資料，它們正是可以在第一部类中加以利用的。應該生产这些生产資料的，是开始积累貨幣資本、借助于单方面出售上述生产資料而从流通中获得貨幣的那类資本家。馬克思結束說：“因此，要由簡單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就要能够少为第二部类生产不变資本的要素，多为第一部类生产不变資本的要素。这种过渡常常不无困难，但第一部类生产物有許多不加分別就可以在两部类充作生产資料的事实，把困难减少了。”^①

再談貨幣問題

早先，在分析貨幣貯藏时，貨幣問題是这样提出的：既然所有資本家只是出賣，只从流通中获得貨幣，那末，貨幣是从哪里来的

呢？又是誰把貨幣投到那里去的呢？或者，这也一样：既然所有的人都在出賣，那末，誰来購買呢？現在問題是另样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系以扩大流通为前提：誰提供为扩大流通所决定的超額貨幣呢？勢必要把更多的不变資本和更多的可变資本投入运动；这两者都需要大量的流通手段。

換句話說，早先提出的問題是关于購買者的：既然所有的人都抱着积累的目的而出賣，那末，誰来購買呢？現在提出的問題則是关于貨幣的：既然生产增加了，从而，商品流通也增加了，那末，从哪里去获得供业已增长的商品流轉来用的貨幣呢？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絕不能把它們混淆起来。前者是关于狹义的實現問題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貨幣流通問題的。例如，在貨幣流通速度增加或在发行有貨幣的各种代替物的情况下，原先的貨幣量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24頁。

可为业已增长的商品流轉服务。但是如果流通的是一些金屬貨幣并且流通的速度不变,也不存在信貸制度,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购买者的問題和关于貨幣的問題就合而为一了。因为在这种前提下,新的貨幣只能由新的购买者投入流通。

至于业已增加的不变資本在流通方面所需要的貨幣,这在从簡單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解决的。因为总的商品流轉中的商品量并不增加,改变的只是它們的用途: mI 的一部分不是在第二部类中出賣的,而是在第一部类中出賣的。但是,供 mI 和 cII 交换之用的一部分貨幣系由第一部类資本家本身提供。所以,在向扩大再生产过渡的情况下,貨幣尽管获得另样的用途,却从收入的貨幣形式轉化为資本的貨幣形式,或从收入的流通手段轉化为資本的流通手段,然而它們的数量并没有改变。不过到后来,在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則呈現出对大量貨幣的需要。

现在来談业已增长的可变資本。勢必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工人是不缺乏的,有失业者后备軍永远可供資本家役使;但是必須墊支更多的可变資本,也就是說,需要更多的貨幣。馬克思指出,唯一的来源就是增加貨幣材料的开采(关于这个来源,已經在第十七章中讲过了)。

II. 积累的图式說明

第二部类中的
貨幣貯藏問題

社会資本的积累也意味着第二部类中的积累。当然,在这里,貨幣貯藏應該先于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說,所生产的剩餘价值應該轉化为貨幣,而貨幣則要从流通中获得。于是,产生了一个已为我們所熟知的問題:貨幣貯藏是怎样形成的呢?只有在第二部类資本

家將往第一部類中出售一部分消費品（自己的一部分 m ）、但不購買相應數額的生產資料的條件下，貨幣貯藏才能成立。不過那時，生產資料既不得脫售，所以在第一部類中便造成生產過剩。

根據以上所述，很容易指出擺脫“絕境”的出路。與第一部類資本家一樣，也應該把第二部類資本家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只賣給第一部類一部分供作積累之用的剩餘產品，從流通中取得貨幣，另一類則只用早先貯藏的貨幣（以相應的數目）購買生產資料。只有在第一部類中，只賣的資本家和只買的資本家之間的聯繫才是直接的： A' 、 A'' 、 A''' 為 B' 、 B'' 、 B''' 的擴大再生產提供生產資料，而後者則為前者提供形成貨幣貯藏的貨幣。在第二部類中，已擴大自己生產的資本家和只貯藏貨幣的資本家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前者在第一部類資本家那里購買生產資料，後者則把生活資料出售給第一部類的工人（他們用得自第一部類資本家的工資來償付）。但須知第一部類資本家也從第二部類資本家那里獲得所需要的貨幣。由此可見，就在第二部類中，一類資本家之所以能形成貨幣貯藏，乃是由于另一類資本家把貨幣投入流通；一類資本家之所以能只購買，乃是由于另一類資本家只出賣。總而言之，在第二部類方面，貨幣貯藏問題也應該像它在第一部類方面所解決的那樣來解決。

可是在這里，我們遇到另一種困難：第二部類資本家能把那部分消費品（他打算貯藏其賣得的貨幣的）賣給誰。須知第一部類資本家在減少自己的消費，因而，將不是他們購買那部分消費品。為了更明晰起見，馬克思作出如下圖式：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II. 1,500c + 376v + 376m = 2,252$$

假設第一部類資本家和第二部類資本家都貯藏起一半剩餘價

值，消費掉另一半剩餘價值。生產資料 $1,000v + 500m$ 便同 $1,500c$ II相交換；這是怎樣進行的，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第二部類資本家也貯藏起 $\frac{376}{2} = 188$ ；它的五分之一即 $37\frac{3}{5}$ 從這裡去到可變資本那裏^①；為採用整數起見，我們寫成 38。第二部類資本家為了獲得為數 150 的生產資料，必須出售同數額的消費品。然而誰來購買它們呢？留在第一部類中的 500m 資本化了，也就是說，它們賣得的貨幣（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形成第一部類資本家的貨幣貯藏，並且因而不能同時作為對消費品的購買力。只要消費品不能賣掉，那末，在第二部類資本家那裏便沒有可供購買為數 150 的生產資料的貨幣，他們的貯藏也就不可能。

的確，從第一部類資本家加以資本化的 500m 中，100 應該轉化為可變資本。因而，追加的工人在獲得這 100 貨幣單位以後，便以之購買消費品，而第二部類資本家則以之購買生產資料。實際上，馬克思以後在分析下列圖式時就得出這個答案。但是從這裡卻應該作出如下的重要結論：第二部類中的積累預先決定於第一部類中的積累。由於第二部類資本家總共只能賣掉為數 100 的生活資料，所以他們便不能使 150 轉化為不變資本，而且對他們說來，也並不需要使 38 轉化為可變資本。換句話說，照圖式中的數字，第二部類資本家能夠加以資本化的並不是剩餘價值的一半，而是少於一半——總共不過 $125(100c + 25v)$ 。

但是這裡，馬克思沒有討論這個，因為當時對他重要的是說明另一件事即：揭破第二部類資本家除了借在第一部類中出售為數 150 的消費品以外，還能弄到貨幣的各種遁詞。屬於這些“來源”的有：1. 工資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2. 生活資料按高於價值的

^① 在圖式中，可變資本等於全部資本的 $\frac{1}{5}$ 。和不變資本的 $\frac{1}{4}$ 。在第二式中，本應為 37.5，但是馬克思寫成 37.6，這顯然是為了在除時能得到整數。

价格卖给工人；3. 一些资本家在卖给工人商品时的欺骗行为。这一切之所以遭到马克思驳斥，并不是因为这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是在在对积累进行理论上的考察时，必须或者抽掉这些因素并假定所有买卖行为都是按照价值完成的，或者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它们在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不可能是货币的新的来源。

马克思以揭破各种各样的遁词来证明：1. 第二部类中货币的唯一来源是商品在第一部类中的出售；2. 因而，第二部类中的积累系依第一部类中的积累为转移。上述图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它们清楚地表明第二部类中的积累完全依第一部类中的积累程度为转移。

马克思以自己的对如下两个图式的分析表明积累在事实上是怎样进行的，我们现在就来考察这两个图式。

图式的分析。
第一例

马克思用两个例子分析了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流通。第一例如下：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II.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假定第一部类资本家使 $\frac{1}{2}m(500)$ 资本化。在这个假定下，为数 $1,000v + 500m$ 的生产资料和为数 $1,500c$ 的消费品首先就得供作两部类之间的流通。但是这只能保证简单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则有赖于 mI 的第二半的资本化和受这决定的两部类之间的追加交换。

$500m$ 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分解为 $400c + 100v$ 。第一部类的追加工人用这 100 在第二部类资本家那里购买生活资料。第一部类中的扩大再生产已经能够用为数 $4,400c + 1,100v$ 的资本开始；第二部类中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也给创造出来了。第二部

类资本家就用这 100 来购买生产资料，他们的不变资本由 1,500 变为 1,600；与此相应，可变资本也由 750 增加到 800。两个资本都是靠剩余价值而增加的；消费品中的 750，有 100 被卖给第一部类的工人，有 50 被卖给第二部类的工人。资本家本身则消费 600m。

到第一个生产年（或任何其他期限）終了时，在积累的基础上将得出如下图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 \text{II. }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end{array} \right\} 9,800$$

全部产量的总增加额按价值来说为 600。马克思从所采纳的前提出发，对四年的积累作出了分析①。

第 二 例

马克思把这个例子表述如下：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5,000c + 1,000v + 1,000m = 7,000 \\ \text{II. } 1,430c + 285v + 285m = 2,000 \end{array} \right\} 9,000$$

此例与前例不同之处在于：1. 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可变资本为不变资本的 $\frac{1}{5}$ ②（在前例中为 $\frac{1}{4}c$ ）；2. 第一部类中的 $v + \frac{m}{2}$ 大于第二部类中的 c ；3. 第二部类中的积累程度差不多和第一部类中的一样；在两个部类中都有一半（在第二部类中为一半左右）剩余价值资本化了。

而且在本例中，我们应该首先分开等于 c_{II} 的，也就是说，为数 1,430 的一部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依此数额的交换，使两个部类中的简单再生产成为可能。剩余价值 1,000m 有 570 仍留在第一部类（430 已经在第二部类中被卖掉）；其中 70m 为第一部

①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曾被斯特鲁米林院士概括为一个表，这个表大大便利了这些图式的研究。我们复制了这个表（见第 233 页），同时请读者参阅斯特鲁米林院士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概论》（1959 年）一书第五章，他在这章中应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编者

② 在第二部类中不完全为 $\frac{1}{5}$ ； $285 \times 5 = 1,425$ 。

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再生产年份	部类	再生产的社会費用				国民收入的分配 (P-c)			
		c	V	m	P	消費基金		扩大基金 m_2	共計 $P-c=G$
						工人的 V	资产阶级的 m_1		
原始数字 再生产.....	I II	5,000 1,580	1,000 750	1,000 750	6,000 3,000	1,000 750	500 600	500 150	2,000 1,500
第一年.....	I+II I II	5,500 4,400 1,600	1,750 1,100 800	1,750 1,100 800	9,000 6,600 3,200	1,750 1,100 800	1,100 550 560	650 550 240	3,500 2,200 1,600
第二年.....	I+II I II	6,000 4,840 1,760	1,900 1,210 880	1,900 1,210 880	9,800 7,260 3,520	1,900 1,210 880	1,110 605 616	790 605 264	3,800 2,420 1,760
第三年.....	I+II I II	6,600 5,324 1,936	2,090 1,331 968	2,090 1,331 968	10,780 7,986 3,872	2,090 1,331 968	1,221 665 678	869 666 290	4,180 2,662 1,936
第四年.....	I+II I II	7,260 5,856 2,129	2,299 1,464 1,065	2,299 1,464 1,065	11,858 8,784 4,259	2,299 1,464 1,065	1,343 732 745	956 732 320	4,598 2,928 2,130
第五年.....	I+II I II	7,985 6,442 2,342	2,529 1,610 1,172	2,529 1,610 1,172	13,043 9,662 4,686	2,529 1,610 1,172	1,477 805 820	1,052 805 352	5,058 3,220 2,344
	I+I	8,784	2,782	2,782	14,348	2,782	1,625	1,157	5,564

类资本家用于私人消费，而 $500m$ 则资本化了。后者也分解为 $417c + 83v$ ；由此可见，在第二部类中可以卖掉为数 $70 + 83$ 的生产资料，于是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也增加同样的数额。从自己方面来看，第二部类资本家能够把为数 70 的消费品卖给第一部类资本家，并把为数 83 的消费品卖给第一部类工人。在第一部类中，同第二部类的一切业务都结束了，于是有了供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在第二部类中，为了把追加的不变资本 $153 (70 + 83)$ 投入运动，还需要追加的可变资本，其数为前者的 $\frac{1}{5}$ 即 31 （取整数，实际为 $30\frac{3}{5}$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增加额，当然是靠剩余价值达到的。 $285m$ 中有 153 分给不变资本，有 31 分给可变资本；下余 101 供第二部类资本家私人消费，这稍少于他们的 m 的一半。

我们已讲过，第二例特点之一在于第一部类中的 $v + \frac{m}{2}$ （即 $1,000v + 500m$ ）比第二部类中的 c （即 $1,430c$ ）大。因此，为数 $1,500$ 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交换，对于第一部类，只意味着简单再生产（ $1,000v$ 为工人所消费， $500m$ 为资本家所消费）；而对于第二部类，这则是扩大再生产。须知第二部类资本家，为了购买为数 70 的超额生产资料，必须使同额的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此外，为了把新的不变资本 $70c$ 投入运动，他们还须把自己的一部分 m 即 $14v (70$ 的 $\frac{1}{5})$ 资本化。

马克思便这样解决了积累问题，从而，也解决了实现问题。

露莎·卢森堡
对马克思图式
的解释

按照露莎·卢森堡的意见，马克思的图式只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答案。她写道：“按照马克思的图式，第一部类采取主动：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起点。那末，谁需要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呢？这个图式回答道：第二部类为了生产增多数量的消费品而需要它们。那末，谁需要这些增多的消费品呢？这个图式回答道：当然

是第一部類，因為第一部類現在雇用着較多的工人。我們簡直是在兜圈子。為了維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產較多的消費品；並為了使這些過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產較多的生產資料——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樣作是荒唐的。”^①

然而，按照《資本積累論》作者的意見，馬克思在自己的圖式中並未對積累問題提供任何答案。首先，可能問：為什麼在這裡“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樣作是荒唐的”？當然，如果一切事都在於“使這些過剩的工人得到工作”，我們就會有權利說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樣作是荒唐的。但是須知資本家正從這件事上“得到便宜”：他們增加自己的剩餘價值和自己的資本；因而，在這裡就沒有任何荒唐之處，正是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沒有荒唐之處。

露莎·盧森堡在自己著作的其他地方使自己對馬克思圖式的主要反對意見採取了另一些形式。如所周知，馬克思分析了純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積累，也就是說，假定社會只是由資本家、工人和或靠工資或靠利潤過活的居民階層組成的。從而，全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能等於 $v+m$ ，也就是說，全部工資總額加全部剩餘價值總額。但是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一部分 m 被儲積起來；人們會問：為了誰呢？須知全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工人花掉全部自己工資，資本家花掉所有那部分預定供私人消費的剩餘價值。而在純粹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再沒有購買者了。

在這樣的說法中，反對意見獲得了更近乎情理的姿態；這裡是指沒有購買者購買那數量日益增加的被儲積起來的剩餘價值。但是露莎·盧森堡認為自己的第一個論題具有決定性意義，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復闡述了這個論題。而且她是對的：她的全部論據都包含在上述論題中。事實上，從哪里找得購買者的問題是可以借

^① 露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88頁。

增加的工人人数来解决的。給增加的工人人数以就业机会，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据說是荒唐的，——只用此种借口便能够抛开这个完全正确的答案。但是我們已經讲过，这里沒有任何荒唐之处，因为新工人的使用会提供剩余价值。

固然，还可以这样提出問題：新的追加工人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但是关于这点，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所表明的，是最不消多操心的：永远有龐大的失业者大軍会为資本服务。失业者是不好的购买者；但他一获得工作，也就变成购买者，扩大銷售市場。

《資本积累論》的作者成为自己本身的积累論的俘虏，按照这种积累論，购买的需求既應該先于生产，所以只能在资本主义环境以外，在所謂第三种人那里找到；不过那时我們見到的已經不是純粹的资本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包圍中的资本主义了。露莎·卢森堡从这里作出結論說，扩大再生产問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环境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問題：只要非资本主义环境存在，资本主义便能够扩大再生产。一旦非资本主义环境消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它的消灭，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不可能的。

露莎·卢森堡认为从馬克思的图式中可以得出：1. 危机的原因只根源于各个生产部門之間由于资本主义經濟的自发性而造成的比例失調；2. 生产和消費之間的不相适应在这里是沒有关系的。

她还认为，按照馬克思的图式，搶夺国外市場的斗争会自动地扩大国内市場。最后，她不把馬克思在本章中对积累問題的表述看作是从經濟上对资本主义灭亡的論证。

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图式的不正确的理解而引起的。馬克思在这些图式中只闡明社会資本运动的形式，而暫時抽掉对这个形式无关的一切东西。所以，这里尚未对实现問題作出具体的答案；这个答案只有在估計到修改社会資本运动一般規律的所有因素的情

况下才能做出来。露莎·卢森堡既不理解这点，也就不理解社会资本运动的特点；这也就使得她形成对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她表述为商品群）本身的不正确的概念。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社会资本是彼此交錯的和彼此斗争的个别资本的总和。沒有統一的商品群，而只有像个别资本那样的商品群。每一个资本家，由于竞争的緣故，不得不把尽量多的商品投入市場，而这便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再生产会吸收新的工人，也就是說，会同时促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増加。所有资本家行动的結果，于是正如馬克思的图式所說明的：使得生产消費和私人消費都增加了。实际上，随着生产的扩大，市場也扩大了。但这只是最一般的原理，这个原理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条件下变形了并具体化了。露莎·卢森堡把抽象分析同具体分析混为一談。

但是既然国内市場随着生产的扩大而相应地扩大，那末，为什么又发生搶夺国外市場的斗争呢？

第一，竞争迫使资本家去爭夺国外市場；須知在馬克思的图式中只提供了理想的場合，只是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在偶然的和动蕩不定的个别的资本循环中实现的。这在銷售方面也造成巨大的困难，人們通常便在国外市場中寻找出路。不过銷售困难是一回事，而不能銷售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后者則为从不正确的概念出发的露莎·卢森堡所肯定。

第二，攫取剩餘利潤的預期誘使资本家去爭夺国外市場。这在研究利潤率傾向降低的問題时会变得格外清楚。

因此，具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說，无孔不入的并以瘋狂爭夺市場和瘋狂追逐超額利潤为其本色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包括着国外市場。所以必須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馬克思的如下的斷然声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一般不能沒有国外貿易。”^① 而且在“从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一定阶段上，是絕不能把国外市場撇开不談的。但是在分析最一般形式的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时，或者（这也一样）在建立抽象的实现論时，却必須撇开国外市場，因为实现即使沒有国外市場也是可能的，它只不过困难些罢了。

第三，国外市場的吸引不会，也不能为建立抽象的实现論提供任何东西。

馬克思說：“但假設正常的年再生产是依一定的規模进行，即假設国外貿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和自然形式不同的物品，替換本国的物品，不致影响于价值关系；那就不致影响于两部类（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也不影响于不变資本、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每一部类生产物的价值，都可以分解为这三項）的关系。在年再生产的生产物价值的分析上，把国外貿易导入，不过会使我們的說明更加錯乱，而对于問題自身及其解决却不提供任何新的要素。”^②

至于經濟危机和資本主义灭亡的論证，露莎·卢森堡不是在應該寻找它的地方去寻找它，她是在資本主义环境和非資本主义环境之間的斗争中，而不是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中、在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中去寻找它。这种为一系列受其制約的别的矛盾弄得复杂化的矛盾，就能說明經濟危机。这种客观矛盾的加剧，主观上表现为階級斗争的高漲，它导致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列宁写道：“抽象的实现論假設而且应当假設，在資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部門之間，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論这样假設决不是断言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587頁。

② 同上书，第587—588頁。

例分配。”^① 在《資本論》第二卷里，作为社会資本运动因素的實現，被馬克思表現为最抽象的形态（照列宁的說法，“抽象的實現論”），并且以“資本主义生产各部門之間产品的按比例分配”为前提。在《資本論》第三卷里（生产和流通被分析得更具体了，各生产領域的資本之間使利潤率調整为平均利潤率的竞争被包括在分析中了），馬克思已經提出在社会表面上所依以进行的形态的社会資本运动。也就是說，在缺乏比例性的情况下的社会資本运动。

列宁在上面那段話的注解中，援引自己的《評論集》，补充道：“因为我們談的是抽象的理論……，所以必然得出實現是可能的这种結論。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論时，必須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② 指出种种矛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即便在理論分析的一个阶段上也絕不能撇开整个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也絕不能撇开现实的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但是，在理論分析的每个阶段上，都直接研究了資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在第二卷第三篇里便直接研究了（列宁也談到这点）實現的可能性。不过，从这里同样引伸出，實現的可能性作为資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因素，其自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和危机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指出，在馬克思那里危机理論是随着他的資本主义总理論的展开而展开的。抽象的實現論已經为危机理論提供一切必要的东西。不过，危机理論的完成則是在《資本論》第三卷里达到的，在那里資本主义总理論也完成了。

現在返回来談露莎·卢森堡。

她断言：“馬克思自己只提出社会总資本的积累的問題，但是未曾回答這個問題。固然，他以純粹資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分析的前提，可是他不仅沒在这个基础上把分析进行到底，而且正是在

^①、^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1頁。

这个根本問題上把分析給打断了。”^①

首先，我們要指出：露莎·卢森堡忽略了馬克思从第二卷开始的对积累的分析系一直繼續到第三卷，在那里还研究了資本的競争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露莎·卢森堡在同一处写道：“从理論上假定社会只由一些資本家和劳动者組成，对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例如《資本論》第一卷对个别資本及其在工厂中的剝削实践的分析）来說是完全合法的和适当的，可是当談到整个社会資本的积累时，这种假定在我看来就似乎不适用了，并且妨碍着分析了。因为积累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照我的意見，如果撇开不談这个历史现实的一切条件，那末，便不可能理解它。資本主义积累这个历史过程自始至終是在資本主义前各种社会形态的环境中、在經常的政治斗爭中和在經濟上同它們不断交互作用中发展着。在貧血的理論虛构里（它把整个这种环境、这种斗爭和这种交互作用統統宣布为不存在的），如何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个过程及其发展的內在規律呢？”^②

否定馬克思基本前提的用意

露莎·卢森堡达到了远超乎她直接希求的目标。如果存在有純粹資本主义这种假設是“貧血的理論虛构”，不利于社会資本扩大

再生产与流通的分析，那末，它也就不利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仿佛在第一卷里只作出“个别資本及其在工厂中的剝削实践”的分析，那是完全不正确的。不也談到資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嗎？須知正是在第一卷里，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趋势、資本主义的人口規律、集中和积聚的規律、一极的财富的增长和另一极的貧困的加剧。难道这一切不是历史过程嗎，怎能把它們理解为“貧血的理論虛构”呢？

①、② 露莎·卢森堡：《資本积累論》，俄文版，第389頁。

馬克思並沒有從事于貧血的理論虛構。第一，他未使理論脫離歷史。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就提供了資本主義的理論和資本主義的歷史，不過它們都擺脫了“歷史的形式和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①。

第二，馬克思在再現具體現實時，只是抽掉了在該研究階段上所不需要的、只能使理論分析複雜化並妨礙對純粹形態的現象的研究的那些因素。

但是為什麼露莎·盧森堡會犯這樣重大的錯誤呢？因為她認為在純粹資本主義中積累是不可能的。倘若如此，那末，純粹資本主義的假定便真是不利於理解歷史過程的、“貧血的理論虛構”了。而這意味着，即使在理論分析的一個階段上也絕不能從這個假定出發，因為邏輯脫離歷史是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相矛盾的。

所以，關於不可能有純粹資本主義的論題實質上是拒絕正是為理解具體資本主義而提供了如此有效成果的馬克思方法。這是第一點。第二，上述論題封閉了正確理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途徑：重心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關係上轉移到資本主義環境和非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關係上。露莎·盧森堡就以這種關係論證資本主義的滅亡、經濟危機和帝國主義。這一切已由她自己表述得那麼清楚而明確，以致不消再多費解釋。

再讓我們來談露莎·盧森堡的帝國主義論吧，以表明她那關於不可能有純粹資本主義的不正確論題如何為她封閉了正確理解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特徵的途徑。

照露莎·盧森堡的意見，帝國主義的特徵“正是在於資本的統治從老的資本主義國家擴展到新的地區，在於這些國家為這類地區而進行的經濟與政治鬥爭”^②。然而，這個特徵卻從資本主義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俄文版，第497頁。

② 露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俄文版，第389頁。

产方式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为它所固有。

如所周知，考茨基是把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想并吞农业国的意图看成为帝国主义。露莎·卢森堡更概括地提出问题：她是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图看成为帝国主义。正如我们知道的，她的论证另是一样：资本家在这些落后国家中能够实现积累着的剩余价值，积累没有这些国家是不行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考茨基的理论所提出的反驳意见，对露莎·卢森堡的理论也是适用的。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目标不仅是落后国家，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地发达的国家。第二，帝国主义的特点并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财政资本。对露莎·卢森堡说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生而与俱的寸步不离的伴侣。

所以，对露莎·卢森堡说来，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什么特殊阶段。不言而喻，这样来理解帝国主义是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毫无共同之处的。一般地讲，在露莎·卢森堡所提供的帝国主义定义中，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最重要的和最富有特征的东西统统失掉了。

露莎·卢森堡的方法，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辩证的。按照她的概念，资本主义内部并不发展，它不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尽管她反对抽象法，称之为理论上的虚构，尽管她标榜历史主义，可是她对这两者都是形而上学地来理解的。按照她的概念，资本主义一般都具有它所固有的要机械地扩展到全世界的意图。露莎·卢森堡承认资本主义的种种内在矛盾，但是按照她的理论，推动资本主义前进的并不是这些内在矛盾，注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也不是这些内在矛盾，而是给资本主义提供营养的那种外部环境的耗竭。由此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会自行消灭；当剩余价值能以其间实现的“第三种人”一旦被清除，资本主义便宣告寿终正寝。